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4 1937

9100.6594

4

國粹叢書第一集

廣  
陽  
雜  
記  
下  
冊



國學保存會刊行

廣陽雜記卷第三

偶與紫庭論詩。誦魏武觀滄海詩。水何澹澹。山島竦峙。草木叢生。洪波湧起。紫庭曰。只平平寫景。而橫絕宇宙之胸襟。眼界百世之下。猶將見之。漢魏詩皆然也。唐以後人極力作大聲壯語。以自鋪張。不能及其萬一也。余深歎服其語。以為發前人未發。紫庭慨然誦十九首曰。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非但能言人難聽者。正自不易也。

紫庭曰。有明時州縣之吏。俸薪而外。雜項公費不一而足。其大者若城池橋梁倉庫之修葺。皆有經費。故稅賦之外。雜役不派之民。而官亦不困窮。催科無術。強有力者坐而免焉。而貧弱重困。催科撫字胥失之矣。今監有明之失。無不完之糧。最為得之。獨是一切經費。盡行裁革。有司無點金之術。以供諸役而給上官之求也。勢不得不取之里下。于是雜役之派。有倍于賦稅者矣。上之人于何知之。官民之困。未知所止也。

康熙三十二年二月。上諭本朝滿州官兵。從來精銳驍勇。所向無敵。前厄魯忒噶爾丹之役。官兵不能悉體朕意。即行勦滅。致失機會。罔奏膚功。朕每念及。時罣于懷。故比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大興劉獻廷繼莊



年以來。簡閱官兵。歲凡兩舉。朕躬親臨指示訓誨。頃閱武時。見諸士卒行列整齊。隊伍明晰。進退嫻熟。嚴肅無譁。所有軍令無不遵守。該管官員號令約束既嚴且善。此皆官兵協志同心。各加奮力所致。朕心深喜。入旗前鋒護軍撥什庫驍騎兵等。各賞給一月錢糧。閒散官員火器驍騎兵亦照護軍賞給。有管轄職官賞給內庫緞匹。其緞匹戶部會同總管內務府衙門議奏。這次閱武時。官員內有降級罰俸者。俱准開復。以示朕體卹將士。申明賞罰之至意。至入旗步軍官兵。有察緝盜賊。巡理道路等役甚多。極爲勞苦。亦各賞給一月錢糧。步軍官員亦給緞匹。獎卹勤勞。用稱朕意。

兵部題晉撫噶疏稱。宣大軍站。俱係營馬改撥。止照營馬之例。春冬日支乾四分。夏秋支乾二分。今宣府站馬已增乾料。照民驛支給在案。並據管站守備舒龍韜等。比照宣府加馬增乾之例。造冊詳請。查大同十一軍站。額馬僅四十四匹不等。在昔差少之時。猶能支持。年來差使絡繹。額馬不敷。以致越站應付。瘦斃逾多。部臣照例議處。思以宣屬站每馬八九十匹。料草又照民站支領。尙有瘦缺。今大同與宣府同應一路之差。同係極衝之站。每站設馬僅及宣府之半。實不足以供差使。料草銀兩又止二分四分。不及

民驛之半。不足以資喂養。伏乞准照宣府之例。一體加增支給。具題前來。據冊自天成至殺虎口八站。每站應設馬八十六匹。除現設馬匹外。共應添馬三百五十四匹等語。查殺虎口一站。先經臣部具題撤去。其餘七站。俱設額馬五十四匹在案。今該撫既云。應將天成等七站。照宣府驛站添馬二十四匹。湊爲七十四匹。共增馬一百七十四匹。再查各屬驛站馬匹。每匹日支草料銀七分五釐。今大同十站馬正乾銀。亦照宣屬支給可也。兵部題直撫郭疏稱。宣化地方改爲郡縣。尙有宣化等驛遞夫馬名色。工折銀兩。及各屬供應車價。長安等驛應設廩糧等項。應宜改設。與各府縣畫一。便于遵行。條奏前來。一欵宣化等驛原屬把總管理。故有軍夫名色。每年夫馬工折在宣鎮兵馬冊內預撥。今既歸縣驛。工折銀兩請照順永等府之例。留支本處地丁錢糧。或有不敷。再于守道庫內權給。舊額夫馬糧料。仍動倉糧折支。其軍夫名色改爲馬損轎夫。與直省驛站同冊奏銷等語。應如議。一欵宣化屬供應車價。舊例俱赴大同請領。隔省請銀。動逾經年。應照八府之例。改爲本省支銷。并將本年車價十分先給六分。俟准銷日。照數找給等語。應如議。一欵長安鵬鶚二驛。支應勘牌廩糧。俱係各官捐賠。恐不肖官吏藉名有派累。

里民之弊。請於地方。地丁錢糧內動用。一體報銷等語。查榆林等驛。凡應付勘牌廩糧。俱准支應在案。今長安等驛。亦照榆林等驛支應。年終報銷可也。

宗夏述楊耕夫之言曰。學者豈有擇地而隱之理。隨遇而安。斯真隱矣。斯言也。予久見及之。所謂學而後知不足。居則自無求安也。然大段着力不得。學豈易言哉。

新安潘今伊著有《大易圖說》一冊。今伊不知何如人。其說不襲陳言。發自胸臆。雖不免附會穿鑿。然不可謂無見者。亦奇書也。又十三隻做式圖一冊。宗夏得之蕪湖市者。不知作者何人。發明何事。有圖無書。惟標名像。非我佳人莫之解也。宗夏留以俟予。予見之。而魂驚魄惕。此予向者意地中固有之局。何斯人之先得我心邪。其圖以一平方面。截爲十三塊。或長方。或半長方。或銳角。或鈍角。展轉那移。互相駢湊。或爲圭形。或爲磬形。或爲屋宇形。或爲橋梁形。或爲飛燕形。或爲舞蝶形。此宇宙之殊形。異相。總不出其範圍矣。予意取一平方板。從橫界畫。如碁卦。然而經緯皆以百分爲率。以便算也。然後如其式而截之。增減離合。以度求數。數無遁情矣。若更於大方之外。增四弧矢。如周禮衍羨之法。以證圍徑真旨。而方田少廣諸章。其餘事耳。嗚呼。異哉。安得遇斯人而與之。

談度數之學哉。

年來過飲。一覺之後。達旦不寢。蓋酒性熱。催血入心。故易寐。血聚於心。卽催之而入百脈。心虛而繼之入者少。故易覺耳。此亦非攝生所宜也。

乙亥春。同諸子游壑。弁本汪氏園亭。俗稱賽西湖者也。歲在辛亥。予年二十三歲。偕顧小謝初遊臨安。時予鄉達盧瑞臣。分司嘉興鹽課。予友兄弟李虎文。贅於其家。往訪焉。虎文設席於此。款小謝及予。爲終日歡。如昨日也。屈指計之。二十六年矣。瑞臣虎文。皆作古人。予與小謝亦頭童齒豁。而壑弁頽敗零落。盡改當年面目矣。自非金鐵爲懷。能不淒然泪下也。

盧子由武林人。聰明博奧。間世異人。醫道迥出尋常。著有《傷寒論金鐔》。用教典釋文之法。解仲景卒病論。精深微妙。世人不復能讀。板廢不行久矣。予來杭。不及見先生。獲與其諸子游。亦皆不能言其父之學矣。惜哉。

余在西湖。從未嘗一識玉泉寺。前在漢上。王鹿田先生極言玉泉觀魚之妙。乙亥春。特往觀之。寺在岳墳之西。池中魚色異常。多藍青色。有極大者。飛魚二。皆四翼。又有白魚。

遍身青花。儼如江西景德鎮所燒瓷器。瓌璋可觀。可謂名下無虛矣。我友梅定九。中華算學無有過之者。著有中西算學通一冊。凡若干卷。易泰西橫行之術。為直行籌。甚簡明也。

林益長著有聲位左編一冊。益長名本裕。遼左人。滇撫林天擎第四子也。向與龍友時可輩為友。龍友札予言其人。後同湯建五過吳門。訪予不值。留此書於宗夏處。益長之學。蓋本之馬盤什。馬盤什馬三寶弟二子。少年形豐偉過人。乳下垂長尺許。以巨碗藏乳下。不假係縛。行數武不脫落。聰慧絕人。不假師授。自悟等韻字母之非。更為新韻。雄視宇宙。嘗謂人曰。假我數年。以盡聲音之變。雖鴉鳴鵲噪。吾有以通其語言矣。滇黔平盤什亦就。廣陵散於今絕矣。其書已經版行。予求之數年。偽周降將皆武人。不知書。無有藏弄者。竟不可得。家忠嗣云。其父成璧亦異人。少為羣盜。未嘗讀書識之。無乃古今之世代治亂是非成敗。爛如指掌。所著見聞錄若干冊。明末清初雜事。皆口授小史。書之。文亦可觀。其籍忠嗣有之。余尚未之見也。益長之學。得之盤什為多。以開承轉縱合配宮商角徵羽。即陰陽上去入也。豎照華嚴字母十二位。別立閏位一。共十三攝橫

開二十五聲。華嚴字母之二合三合皆具一焉。別有有音無字一位。為號識之。有字音者。亦止二十二位耳。以一入聲收六平三上去入。如公。鞏貢穀孤。古故穀句。狗。穀穀是也。餘不異人意。惟六平收一入聲為舛獲耳。予向以平聲倍於仄聲。上去多于入聲。以一收三。尙未確見也。義理無盡。心思亦無盡。人苟能格致。不患其窮也。兒子阿燮。因林本善音譜一冊。不分五音。以入聲為門。每門收三韻。如穀字一門。收公句孤三。餘倣此。界畫精工。字亦端楷。宗夏在秦中。與之深論此事。互有發明。然二子皆以五聲為非。謂上去皆有陰陽。則大愚也。普天之下。皆不知有四聲。而此竅發之於沈約。沈氏四聲。平聲獨二。已伏五聲之根矣。但未確分陰陽耳。周德清蕭尺木等。確知有五聲矣。而世之言音韻者。尙多未悟。予幼未見諸家韻書。已確見此理。所定韻譜。悉五聲。馬盤什林益長之說。後聖復起。不異同也。而阿燮毅然著書。宗夏作書。與龍友辨論。宿聞習見。封錮聰明如此哉。舊冬宗夏初歸。始為之倡明此事。阿燮正不知何日方有出頭之會。嗟乎。物理幽玄。人知淺眇。安得一切智人出。興於世。作大歸依。為我啟蒙發覆耶。注疏家以經緯為星。次舍為辰。又有以無星處為辰者。非也。予謂五緯為星。經星為辰。

此非臆說也。論語以北極爲北辰。又大火爲大辰。皆可證也。記曰日月星辰繫焉。既言繫。則非次舍與無星處矣。

征誅。一大局也。郡縣。一大局也。入主混一。一大局也。其相距皆一千五百年奇哉。

一十二銖爲籥。籥管也。二管合二十四銖。二十四銖爲兩。兩雙管也。故字像之。十六兩爲斤。則三百八十四銖。故曰易重一斤三十斤爲鈞。月數也。

文勝質則史。注家以史官胥史解。皆不可通。史祝史也。惟司威儀。誠敬非其事也。

姑蘇華山之西有弇名合流。門臨小池。古樹一株。天矯盤曲。數百年物也。門額乃趙凡夫題。王百穀所書。

屠儉名澚野人。陸西朋故人之子。西朋受其父之託。而無地可置。暫寄友人家。西朋一身尙無置足之地。今又多此一番承當。心身俱累矣。吾輩最易犯此病。不可不痛自戒慎也。

顧一本作顏俊之曾識心誠和尚。云在山見古樹一枝。大數圍。爲之作禮。此真古人。何處見斯人耶。

酒食先生饌。注家皆云先生父兄也。胡不曰父兄而曰先生。且對父兄言宜云子弟。而云弟子。則先生云者。非父兄明矣。

獻字舊解云賢也。錢慎菴曰。若以賢釋獻。則文獻不足云者。豈有夏商遺老。至春秋時猶有存者邪。

武林鳳山門即正陽門也。國初改今名。

錢唐江中之舟。類湘中之扒桿。大抵灘行皆此類也。所張布帆。大約有二。一如常式。一橫張如壁中橫披。如軍中號旗。或左或右。此他方之所未有者。吾聞海舟有爲羽帆者。左右斜張。如鳥之舒翼。云甚便。此得母類之。但不審何故獨用之。此水也。

七里瀧山水幽折。非尋常蹊徑。稱嚴先生之人。但所謂釣臺者。遠在山半。去江約二里餘。非數千丈之竿不能釣也。二臺東西峙。覆以茅亭。其西臺即宋謝臯羽痛哭之處也。下有嚴先生祠。今爲營兵牧馬地矣。悲哉。

李偉公僑寓蘭溪。大書一聯曰。郭有道掃地則可。王子猷種竹不能。名士風流。居然可見。

姜子發云。曾聞朱未孩言。火炮中彈子。必於沙中磨之極圓。出砲門後。空中之氣不能阻礙。其去必遠。搗螂蚓成漿。以箭括淬之。其鋒之鈿利。過于磨錯。此二語余所未聞者。拜教多矣。

金華形勢。南北山高峙。前後雙溪之水。匯而西流。自是大國規模。然非用武之地也。子發言其令伯端公諱應甲。後更字聃翁。明季甲榜進士。家於盤上。自號盤上先生。國變。不入城市。髮。垂兩耳。著有名山四藏等書。今亦不可得見矣。景門亦言其令伯崇禎朝拔貢。鼎革後。即棄去。終老荒村。未嘗見一俗人家。貧好飲。嘗袖殘帙。提壺易酒。覽。行風雪中。絕不受。人憐。能詩。善填詞。景門誦其一二首。皆泠泠可聽。此等人物。皆當爲之作傳。無使漠漠無聞也。

總河靳輔疏言。從淮安運糧二萬石。自黃河泝流而上。以賑關陝之飢。周郎風便。直抵秦川。漂沒之舟五隻而已。此亦千古之所未有也。

子騰言。黃河之水。泥沙在上。其下乃清流也。靖逆侯張勇。令人於蘭舟橋施百尺之繩。而沈桶於河底。桶上有蓋。以機約之。桶至底而機張。蓋啟水入。繳之而上。則機復開。其

蓋濁水絲毫不混也。以之烹茶。美過金山第一泉矣。

衡陽學縣在小西門外。門臨西湖。相傳爲周元公母舅家故宅。元公會寓此。學之西偏有愛蓮祠。祀元公也。

涵齋言。朝廷今將于襄陽開河。直抵潼關。以通楚漕。大人來襄陽。會同川陝總督佛倫湖廣總督丁思孔議其事。正月十三日所差內閣學士德珠等。卽其人。

今之學者。率知古而不知今。縱使博極羣書。亦底算半個學者。然知今之學甚難也。農政一事。今日所最當講求者。然舉世無其人矣。卽專家之書。今日甚少。以予所聞。惟此帙耳。徐玄扈先生有農政全書。予求之十餘年。更不可得。紫庭在都時。于無意中得之。予始得稍稍翻閱。玄扈天人。其所著述。皆迥絕千古。然此書先生未竟之稿。而方國維方岳貢重爲編輯者也。故讀之不能暢。人間或一引先生獨得之言。則皆令人拍案叫絕。意欲摘其數十則錄于日知錄內。而卒不暇也。

意將楚水圖記所標古今沿革城池里至隄防等。更摘水經注中有合于今日者。更錄一通。分爲四冊。以江漢沅湘爲之經。而諸水緯之。亦少可觀矣。

正黃旗都統公常泰啟奏八旗每佐領添設滿州砲手一名。于二月二十日在蘆溝橋放演紅夷大砲。十日奉旨去。

直隸巡撫郭題爲申嚴盜馬之罪等事。嗣後有盜馬一匹以上者。不分官私。其竊主不分初再犯及馬數多寡。概發邊衛充軍。其牧馬人自盜私賣者。亦照盜馬治罪。

大學士伊桑阿等傳上諭。聞得厄魯特噶爾丹乏食甚窘。向伊所屬番人索食。有前來哈密信息。哈密地方與邊口甚近。應將甯夏駐防滿兵發往甘肅提督孫思克處預備。孫思克亦將伊所屬官兵整飭預備。此外伊省內就近官兵有應調遣預備之處。孫思克一面調遣預備。一面奏聞。又貝子察漢巴兄弟班第從虎諾兒來。時從西喇他喇行走邊內。會着一拉固山庫圖克圖亦從邊內出去。似此竊私行走。邊上官員如何竟無覺察。將此處亦行文孫思克將邊上官員。嚴行申飭。爾等會同兵部察議具奏。會議西安等處流民招徠復業。查順治十年定例內在盛京招民一百名者。文授知縣。武授守備。百名以下。六十名以上者。文授州同州判。武授千總。五十名以下者。文授縣丞主簿。武授把總。若數外多招。每百名加一級。其遼東地方廣闊。田地最多。招去官民。

任意耕種。俱照開荒之例。一百名每戶給播種牛一隻。并犁具等。給銀五兩。僱覓人工銀二兩。不論旗民。文授知縣。武授守備。招徠七十戶。給以播種牛隻犁具穀種僱覓人工銀兩者。文授州同州判。武授千總。招徠五十戶。給與播種牛隻僱覓人工銀兩者。文授縣丞主簿。武授把總。其招徠人送至西安府。將戶口數日牛隻穀種僱覓人工銀兩照數交給之日。布政司給發實收。該撫將所招民人花名數目造冊咨報戶部之日。移咨吏兵二部。案所招數目議叙即用。俟命下之日。通八旗包衣佐領并直隸各省遵行可也。

予寓衡時。偶過吳舜德。適有數十人來買筆。則靖州人來此買魚種者也。予問舜德曰。靖州至此甚遠。且路由寶慶武岡州萬山。道甚艱險。何故至此收買耶。舜德曰。楚省惟衡州產魚種。他處皆不生。予曰。衡州魚種產之塘中耶。曰非也。即在湘江中。上自常甯界之柏坊鋪。下至樟木市。凡一百餘里內。天地自然之利。獨鍾於此。四方之畜魚者。率于夏初來衡收魚種焉。土人居之。以罔四方之利。稅于官者不下千餘金。其利可知矣。噫。異哉。夫湘水發源粵西。歷永州衡州長沙岳州合洞庭以入江。不啻千里。誰爲界限。



獨衡之百里內產之。湘水浩浩北注。乃不移而之他邪。此亦物理之難于推論者矣。癸酉四月望後二日。舟泊昭陵。夜臥。至夜半。即覺碧天如洗。皎月自篷隙照入舟中。如白晝也。對之凄然。予嘗有詩曰。孤舟寂寂更無鄰。惟有長安月照人。亦十七夜舟中也。而苦樂之致。不啻天淵矣。

涵齋言許盛未遇時。以飲博爲性命。貧甚。衣不蔽體。涵老見其胸襟意氣。迥出儔輩。以飛將軍目之。曰。天下若亂。子必大貴。盛感涵老之言。攜魚沽酒。與涵老痛飲而別。然聞其貴後頗驕縱。涵老以此少之。

圖麟言有張道人來長沙。以元門清靜導引治病有效。圖老問之曰。予每見人因坐功而致病者多矣。未見有坐功治病有效者也。今先生用之而效何也。道人曰。世人執一死法而治諸病。如醫以一方而療衆疾。非獨不效。必致殺人。今我因病以用法。如醫者診病以處方。所以起沉疴如操左券也。予曰。此與禪波羅密合摩訶止觀中有觀病境一科即其事也。圖老曰。彼人于法門經典暨諸家語錄皆通曉。而墮此窠臼何也。予曰。道家有南北二宗。南宗不言性。北宗則曰性命雙修。南宗有五祖。北宗有七真也。真皆

祖王重陽。各有語錄。而丘長春盤山語錄爲最。其學先了心性。謂之性宗。後以坐功得丹得藥。謂之命宗。故曰性命雙修。其言曰。修命不修性。却似鑑容無寶鏡。若還修性不修仙。萬劫陰靈難入聖。其通曉釋典語錄者。特藉此以了性也。圖老曰。彼又言有添油接命之法。何謂也。予曰。此清靜而兼陰陽者也。彼以人之色身。或有變壞。或值遲暮。色力已衰。不能修清靜以了性命。則置鼎器取坎離。以補完先天。然後清靜可修。謂之泥水金丹。其言曰。竹破還將竹補宜。抱雞須用卵爲之。更有始終皆用陰陽。全不講清靜者。兩家互相是非鬭爭。未有已也。圖老曰。予復往值與人談爐火燒鍊事。曰。神丹一就服食。而拔宅飛昇。圖老問之曰。飛昇者。飛向何處。道人曰。昇天耳。君獨不見旌陽許真君之事乎。予曰。此等語皆爲列仙傳所欺耳。予因出壬申正月十八日遊南岳日記。共讀一過。至金庭王振公爲董冲陽所惑。及岫樓禹碑下云。古今人非自欺。則欺人。與爲人所欺耳之三語。以相印證。圖老大笑曰。先生可謂先得我心者矣。圖老曰。念佛以了生死。今之念佛者。只欲了死。未嘗欲了生也。宜乎舉世念佛。未嘗有一人能出生死者也。

閱紫廷所收藏西岳圖共三十四幅。乃錢塘人藍謝青所作。謝青名流筆墨。大得藍田叔家法。必田叔之族人矣。三十四幅中。法判浩關全者十之七。法李營丘范華原諸家十之三耳。蓋關全長安人。雖未作華山圖。而筆法皴染。皆從華岳來。又嘗師事判浩。合而成家。猶之李思訓生成都。便有三峽氣象。米海岳游宦京口。便多北固山色。此古人不師人而師造化之明證也。此冊多做關荆。深爲得之。第一幅爲登太華初地。東爲中方甕肚峰。西爲山蓀亭玉泉觀。由老子洞入谷。迤東爲三里厂五里關。入則靈官殿谷口竅坎鏗鏘有聲。第二幅爲希夷峽。有古木蟠根。石外飛湍瀑流。東山峭壁。一綫直下。第三幅爲莎蘿坪。東壁爲小上方大上方。鑿石攀梗而上。多樓居。迤南爲會仙臺白鹿龕。俱在雲臺峰下。第四幅爲凌雲臺。木橋高架。橫澗而渡。東上爲凌雲臺。宗武曰當作凌虛。第五幅爲青柯坪。跳石越澗。委蛇上陟。過十八盤至青柯坪。第六幅出青柯坪。眺望三峰。壁立與天接。衆山皆成培塿。第七幅雨過行雲。瀑瀉五千仞。如匹練下注。第八幅北斗坪。南爲臥虎石。北爲玉女峯。南一石廉隅方整。爲毛女拜斗石。徑下一穴。爲古烈丈夫祠。第九幅爲青柯坪而上。東折爲茅芽。北折爲藏經閣。

復東爲回心石。第十幅回心石。北上登千尺峽。從石罅中懸梯陡陟。出百尺峽。二仙橋溫神洞。折而南爲鐵牛臺。北爲胡孫愁車箱峽。抵雲臺峯。過此峰石愈崎嶇。皆偃僂磬折而行。第十一幅爲北峰。俯視城郭村墟。俱在有無中。第十二幅由石坊。附壁蟹行蒲伏。至仙人砭下。臨黃神峪。再附壁上金天洞。臨深莫測。第十三幅爲蒼龍嶺。長五六百丈。徑止二尺許。西崖峻削幾千仞。行者股票。即韓昌黎痛哭寄書處也。過此灌水仄徑。抵將軍面及五將軍樹。雖蠶叢鳥道。無以踰此。第十四幅過五將軍樹前。一巨石。若因截巔橫阻而出。又一小石。若堵虛懸徑外。皆極險難陟。踰此則見仙掌矣。愈峻愈危。有徑如括曰天門。所謂箭括通天有一門也。曰宗土祠。地形稍坦。東壑則黃神峪。飛魚諸山羅列三公山前。若拱若伏。第十五幅爲中峯頂。經茅葦石板。再上文昌閣。俯視萬松如青玉案。登西峯頂。則有摘星臺。捨身崖。飛來石。蓮花峰。南折則爲蓮花洞。爲帝之別宮。石嶺下爲帝之上宮。玉井在前。浸淫而出。凡二十八坎。注北壁瀉下爲飛瀑。第十六幅爲西峰下諸山。第十七幅爲西峯下白石嶺。曲徑層折。登老子鍊丹處。再由草徑東轉。則南峰之半。第十八幅南峰高出東西峰上。觀日出最奇。北

下而東。峰曰落雁。曰顯靈宮。第十九幅。從顯靈宮穿白石峽爲避召厓。大石偃覆若雲。內一洞似希夷像。第二十幅。東走爲雷神祠。避召厓一石坊曰天門石。徑下趨南壁。復東上曰聚仙臺。下一石中空。東南兩隙如牖。內一石榻。外一石龕。供八仙像。天造不假人工。第二十一幅。乃太華南峰之南壁。直下五千仞。卻對三公山。從天門小徑附壁走木棧。爲賀老避靜處。懸厓奇險。上峰下壑。各去數十丈。書全真厓三字。大幾如屋。第二十二幅。爲博臺。相傳爲秦昭王從天神博施。以鉤梯懸厓東峰之東徑。由華陽洞握索懸空而度。太華絕險處也。第二十三幅。玉女峰。突附於東峰之半徑。從石隙上。一巨石若龜。升立建祠。其背前一石坎。爲洗頭盆水。四時不竭。北臨仙掌。第二十四幅。東峰。下眺城堡。煙景蒼茫。清洛諸水流入于渭。渭與河合。東折注潼關。倚華麓。南扼首陽。北接中條。遙指龍門。韓邵諸山。秦晉界限于是乎分。第二十五幅。爲華岳全圖。第二十六幅。西岳圖。案漢始立時。唐乃立廟。世代屢遷。跡多湮沒。獨老子係青牛。枯檜猶在。今築城爲衛。校唐稍隘。五鳳樓前爲壁亭。左右爲坊爲門。四角爲臺爲樓。入櫺星門。爲宮門。爲大殿。次入內宮門。爲寢殿。再入內宮門。引水爲池。爲橋爲臺。臺上

爲閣。額曰萬壽。高二十餘丈。正對南峰。第二十七幅。華陰曙望華岳圖。第二十八幅。進仙谷過石梁出石門。轉東望毛女峰圖。第二十九幅。青柯坪秋深圖。第三十幅。蒼龍嶺雲氣圖。第三十一幅。玉井泉聲松韻圖。第三十二幅。西峰晚霞圖。第三十三幅。太白呼吸通帝座處。秋月爲最。第三十四幅。太華雪圖。

馥庭一作庵本向在廣西太平府。極言其山川奇秀。草木鳥獸之瑋奇。而水土大惡。外鄉人不可居。人蛇之毒最異。遇婦人未有不纏之至死者。見其來。急解裙以覆蛇。蛇即盤旋於裙而不能去。人遂得而殺之。以內典之說推之。則多淫好內者之業報也。

魏德真言砂汞入石。一遇黑鉛。如油入麪。永不得清。惟鍊丹須用之耳。此言深合予心。非久于其事者不能爲此言也。

因憶往事于白雲遷客之章。見其中之委曲。蓋有大不得已之苦衷。未可爲人道者也。余當時已見及于此。反以深求而失之。今其中尙有可疑之處。然已得其八九矣。

宗武言朝邑縣民婦羅氏。其夫鐵工也。隨大兵征雲南不歸。不知存亡。姑病革。婦禱于西岳金天聖帝。若姑病愈。誓于捨身厓投厓以報。姑病果愈。婦同其姑其兄登山完願。

登大頂至捨身崖。以裳覆而奮身而下。疾于飛鳥。其姑其兄臨崖大哭。時宗武尊人長發先生令華陰衆報縣。令人從甕峪至山後覓尸。絕無蹤跡。華陰縣存案移朝邑。逮其姑歸。而婦則安居室中矣。云投崖時已昏去。耳中聞風聲甚久。既甦則仆于其家庭中。云朝邑令回文至華陰述其事。自華山至其家約八十餘里。朝邑在華陽之北而捨身崖則華岳之南峯也時康熙十六年也。此事經華陰朝邑二縣勘核。決非虛誑。然非思議所及之境矣。

孫宗武言今世全真道人。所謂龍門法派者。皆本之邱長春。其地則王刁山也。王刁山在華陰太華之東。奇峭次于華岳。開山之祖。乃王刁二師。故以人名山。邱長春曾主其席。演派至今徧天下也。其法派凡十二字。曰道德通玄。靜真常守。大清一陽。來復本合。教永貞明。至真字輩有馬真一者。世號顛仙。言其不死。今猶在遼東云。今興復白雲觀道人王萊陽。乃其嫡派。萊陽名清止。今白雲觀已煥然非故矣。蓋宗武于華陽時已與之友。知其人甚悉。又言華陽道派有二。一太華。一王刁也。太華宗陳希夷。王刁宗邱長春。

宗武尊公諱雲錦。字長發。四川成都人。蜀府儀賓也。綏寇之亂。出奔京師。遂寄籍順天。

辛卯舉人。

華山之背。東爲潼峪蒲峪。西爲甕峪。又南則維南縣界。

王刁山之口爲杜峪。有甘露寺。寺有月季花樹。大四五圍。枝蔭一院。天下所無有也。

癸酉五月二十一日。湘水大漲。傳言永州出蛟。地陷漂沒。民居見有佛像大樹順流而下。其言匪誣。但傳言不一。未知何地。

癸酉九月初三日。茹經之子蓮舟。同衆飲酒大醉。至初四夜猶不醒。移出二堂。予診之。六脈俱絕矣。至初更時死。異哉。予今而後知酒之能死人矣。

余枚吉詳述其尊人去世之異。枚吉尊人字西厓。卒于六月十五日。兩手結印端坐。三日夜。垂鼻玉筋。至腹頂上。氣蒸如火。更有風雷之異。予問枚吉先生平日作何等工夫。云。先人素不信內典。一日客淮安靜土庵。恍然有悟。曰。吾幾錯過矣。自此持誦金剛經不輟。遂能作禪家語。辛未春夢游佛國。偏參數萬金身云。

圖麟述其前日見里巷鄰家有喪。往來雜遝。而已獨立門前。蕭然無事。援筆書云。世俗之禮不行。世俗之人不交。世俗之論不畏。然後其勢孤。勢孤然後能中立。予聞其語。亟

令圖老書其語于便面。以贈伯筠。蓋此語乃伯筠對鍼之妙藥也。

李殿公先祖諱□于。崇禎末爲臨洮總兵。屢立戰功。與曹文詔齊名。詳載綏寇紀略。

殿公極言覺羅準大之賢。準大一名朱克。號松厓。隨簡親王南征至廣西。忽有志于學。

與殿公友善。殿公偶與臨桂巫山隱者王佐人雨中相遇。見其貌而知其賢。同僧渾融

入山訪之。留信宿而返。遂請其入城。爲松厓講論語。松厓從此識義理。有志於聖賢之

學矣。一日郊行見張別山墓。荒蕪不修。問知別山爲明末死事忠臣。遂大慟。歸出橐中

金并毀金銀酒器。共得百餘兩。大修別山墓道。立碑碣。置田若干畝。招農夫一家六人

爲之守冢。事竣。招諸賓設祭。禮畢。自拜。守冢者又以銀六兩并禮物贈之。涕泣而去。嗚

呼。仁心爲質。慕義無窮。松厓有焉。又有辛公者亦滿洲人。讀周易。深有所得。自廣西

出兵滇中。窮不能辦行裝。能義命自守。隨寓而安。後歸粵西。蕭如也。

僧渾融者。督師何雲從之部曲也。何督師亡後。遂披薙爲僧。

觀音巖在永興縣西五六里。巖高數十丈。臨江壁立。懸厓覆洞。山足至洞頂。高八丈許。

洞之厂上附頂處。架木爲龕。可布三四席。中奉普門大士象。懸梯以登。梯凡三十四級。

下臨江處爲僧舍。遠望之如方壺蓬島。自庵後循梯以登。龕梯三接。皆陡立。自下望之

如登天。登龕縱目遠眺。心神爲之條暢。江中巖前有師子石。爪牙頭目逼真。水漲時。舟

遭之立碎。耒人以形家言鑿碎其唇齒云。庵之西別有靜室一所。爲樓三楹。亦在懸厓

之上。有平地丈許。鑿石級三層。不可鑿者補之以梯。去平地有六七丈。壁有石坎。大如

斗。中有泉水盈一掬。冬夏不涸。鐫觀音泉三字。靜室之結構猶未就也。

永興城中地高於城牆者丈許。亦一奇也。

永興以上。山益奇峭。無寸土。溪流曲折。層累而上。多灘險。舟行甚艱。東南五里許有彈

子厓。石壁臨流。壁上有小孔無算。員如彈窩。俗云漢李廣過之。彈壁而成。此荒誕可笑。

又東二十五里爲侍郎窾。石厓下有穴可泊舟。俗傳唐韓愈謫此云。

程江口在永興縣東九十里。有程江水。自東來流。入耒水。案程江水發源有四。一出回

龍山。一出梧鳳山。一出九峰山。一出周源山。合流而西。至程江口入耒水。其地出煤炭。

賈舶所聚也。

郴州地當騎田嶺嶠。高在天表。相傳郴地與南岳祝融峰齊。理或然也。自瓦窰坪而東

南。山皆秀麗。林木叢茂。溪流湍激。漩覆處爲轉水之車。設架置軸。貫一輪于軸端。外巨于內十之一。有奇。輪周列三十幅。絙藤爲之。以湊于軸。兩輪之間相去約六七寸。編竹爲方筩。置之兩軸之間。以爲齒。以水之高下爲低昂。沒于水際者十之三。齒端橫竹筩如輻之數。外軒而內輕。軒者低留節而竅其輕之端。順水之勢。而斜帶焉。湍水激其筩。筩行而輪動水。只知帶筩而流也。而不知筩之反出水而上矣。只催前筩之上也。而不知後筩之復水而下矣。只知帶筩而動也。而不知筩之已攜水而生矣。筩攜水而升。勢既低斜。水必下注。迭出迭入。迭注迭轉。刻木爲槽。橫于輪旁。以受水焉。承之以規。分灌田間。名曰筒車。此法不用人牛之力。而水自升。亦水法之最善者矣。中原江浙地水平衍。但有山水處。即堰壩而爲之。惜無講究及此耳。郴諺曰。一灘高一尺。十灘高一丈。仔細思量起。郴州在天上信矣。

蘇仙橋有郴江祠。祠祀柳毅。俗傳毅郴人也。

郴州湧泉門烏石磯在溪側。平地突出一磯。嶙峋秀皴。亦一奇觀。若移此石於中原。不知受米老輩幾許隆重也。

烏石磯旁有斷碑一片。題曰唐宰相劉瞻故里。郴土俗傳有九仙二佛。劉瞻九仙之一也。瞻爲唐名臣。以直諫顯。乃有劉氏三仙之說。不知何據。

郴州城東橋井觀。爲蘇瞻故里。道書中第十八福地也。宮觀規模。稍存古意。庭前古柏二十圍。滑澤無皴皮。夭矯三十餘尺。趙宋以前物也。橋井在庭中。甃砌嚴整。古跡中之最有據者。

義帝家有祠。乃郴州舊學宮。故碑數十座。略無可觀。天下廢物。無過於善知識語錄。與學宮碑碣者矣。登隴讀古碑。乃元至元中所立者。義帝滅秦興漢。爲世界升降之機樞。擬作一詩以悼之。

江南僧廓然者。建庵于宜章中途。武勇絕人。與賊鬪皆披靡而去。或有歸依爲弟子者。蘇仙山上爲靜思宮。中爲中觀。下爲白鹿洞。靜思宮在山巔亦頗高。中奉蘇眈母子像。屋宇皆堅緻。略無登眺之致。宮後有亭。亭中一石臨崖。垂垂欲落。鐫沈香石三字。云蘇眈跨鶴昇仙處也。亭中有蘇眈跨鶴像。鶴形肥胖如鵝。見之令人失笑。其上更有茶盤石。此地稍可。然苦無水。中觀門臨流水。絕勝靜思。然屋宇頹敗。僧亦不堪。上一層有小

閣。可以眺遠。觀前地有仙桃。乃土中石子掘得之。云磨服可治腰痛。又云能治百病。此物形如腰子。治腰腎痛。理或有之。白鹿洞。石秀絕。洞宏敞。東南向高丈餘。深尋常。石乳所結。如華蔓下垂。東北一小洞。可偃僕而入。云極深遠。可通永興。瓌瑋可游覽。使在下江。不知裝點何似矣。洞前一亭。乃州牧陳允臣所建。石壁上鐫宋淳熙中諸人名氏。字亦可觀。予爲之徘徊流連而不能去云。

郴州吏目陳思安。初隨大兵駐荊州。後從奮威取寶寧。乃僅得此一命。功各之會。難言之矣。昔人言軍功河功。爲古今取奇之二竅。一往語耳。

思安言郴州脚夫盜取廣客貨物。變怪百出。皆有至理。如廣錫式如門檻者。曰門檻錫。每塊約重五六十觔。廉隅方正。鑿之印記。亦非負之而走。烏能干中盜取分毫乎。其法取錫塊以繩纏縛入釜中。水煮百沸。錫塊周圍雖極熱。然爲水沃則不得烝化。其中心去水既遠。熱氣所逼。全在乎是。則已化爲汁矣。取錫離水。以熱鐵箸透取一竅。而軒輕其兩端。錫汁從孔中流出。取足而實其竅焉。錫塊周圍不改舊觀。而中心可虛矣。又廣錫每十口爲一捆。捆載而過嶺者。踵相接也。先置最小者一捆。而易客之次小者。所爭

分寸耳。客固不覺也。既又以次小者。易差大者。層疊偷換。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不數番化。最小而爲最巨矣。嗟乎。盜亦有道。不止妄意室中之藏。稱聖已也。天下事。未有不從格物致知入門者。觀郴賊之盜錫。可知而今之讀書學道者。皆鹵莽滅裂。以從事。何怪乎。役役終身。而無所得也。爲之浩歎。

萬壽念禪師之道場。在興寧界上之萬壽山。

憶予年十四時。始見南華。便有放翻宇宙之眼界。所苦者字句之間。時有空碍。遂搜諸家注釋讀之。家塾之中。藏書不廣。郭向古注而外。惟副墨與會解耳。會解乃明烏程潘基慶良紹氏之所集。以內七篇爲宗。取諸家之注總注于每篇之後。又以外篇雜篇。各以類從附之。即以莊注莊也。逍遙游則附以繕性至樂。外物讓王四篇。齊物論則附以秋水寓言盜跖三篇。養生主附以刻意達生二篇。人間世附以天地山木庚桑楚漁父四篇。德充符附以田子方知北游列御寇三篇。大宗師附以駢拇徐無鬼則陽三篇。應帝王附以馬蹏肱篋在宥天道天運說劍六篇。而以天下一篇冠於冊首。曰莊子自序先君所藏。本只有逍遙齊物養生之三卷。後四卷徧覓不得也。後遊吳門。見金聖嘆先

生所定本。亦依此序。而刪去讓王漁父盜跖說劍四篇。而置天下篇於後。予嘗問金釋弓曰。曾見潘本會解否。釋弓曰。唱經堂藏此本。今籍沒入官矣。則聖嘆當時印可此書可知。予求茲全帙。久而未見之也。寓榔時于無意得之。自人間世以後。皆當日所未見者。道德會解。則節取古今釋道典籍。及諸家注疏。拉雜佐之。無義例倫次。殊不足觀也。南華會解人間世篇。引羅勉道曰。莊子爲書。雖恢奇佚宕。于六經外。譬猶天地日月。固有常經常運。而風雲開合。鬼神變幻。要自不可缺。古今文人每奇之。顧其字面自司是末時語。非後世所能悉曉。然尙有可徵者。如正獲之間於監市履豨。乃大射有司正。匪獲。見儀禮。解之以牛之白頰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之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乃古天子春有解祠。見漢郊時志。庸子乃掌堂涂之子。猶周王侯之子稱門子。義臺乃儀鄭。臺司農云。故書儀爲義。其脰肩肩。乃見攷工記。曰梓人爲磬。文數目。顧脰。肩卽顧字。如此類不一而足。而士無古學。不足知之。作者之意鬱而未伸。剽竊之用。轉而多誤。苟非迴出人情之外。必不能成大計。若夫王道本人情之言。爲天下人言之也。

王騰蛟家有一狗。斑爛其毛。呼曰班狗焉。每月初二十一二十一必齋三日。值齋日則

不食。終日糞穢。水漿略不入口。置飯于其前。必臥而守之。有雞猫等物來食其飯者。必起而逐之。復臥而守之。如故。至次日始食。百不失一也。

計數之學。不能獨恃明悟。必假器以爲加減乘除之具焉。若古之六觚之籌。今之七珠之盤。皆所記繁多之數。補記載所不及者也。余以爲凡物之有數者。皆可用以爲計數之器物。之大者。莫如蒼天。然彼蒼者。特寰宇中一大算器也。何以言之。渾天之形。兩極不動。赤道中分界而爲二。是計數之一大盤也。宮次十二。縣象昭然。三百六十五度。井然不紊。是盤中之三百六十五位也。二曜五緯。參伍錯綜。或入北陸。或出南陸。少者二十七日。一周于天。多者二十八年。一周于天。則位位皆具算珠。而二曜所以紀總。五緯所以紀零也。于是章部氣朔定。而百千萬世之歲月時分秒。莫不可紀矣。彼聖人者。敬授民時。俟百世而不惑。豈有異能哉。不過以蒼天爲一大算子耳。

王元穎題畫竹二首。削盡穠華。是此君。碧欄銀沼。醉氤氳。全憑出格幽微韻。體出無聲太古文。定裏只消風引月。夢來惟覺水依雲。襪材寫盡湖州派。清影知他聞不聞。一解籜初篁葉未開。紛紛何物點蒼苔。非關何晏眉閒落。應是湘娥淚裡來。無力豈堪題漢



署不妝空自散梁臺。王猷正喜看新綠。飛雪還驚墮酒杯。二野語云古有數九九之語。蓋自至後起。數至九九。則春已分矣。如至後一百六日爲寒食之類也。嘗聞判太史局鄧宗文曰。豈特此爲然。凡推算皆有約法。推閏歌括云。欲知來歲閏。先算至之餘。更看大小盡。決定不差殊。謂如來歲合置閏。止以今年冬至後餘日爲率。且以今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冬至。本月尙餘八日。則來年之閏當在八月。若小盡止餘七日。則當閏七月。若冬至在上旬。則以望日爲斷。十二日足。則復起一數焉。推節氣歌括云。中氣與節氣。但有半月隔。若要知仔細。兩時零五刻。假如正月甲子日子時初刻立春。則數至己卯日寅時正一刻。則是雨水節也。推立春歌括云。今歲先知來歲春。但看五日三時辰。謂如今年甲子日子時立春。則明年合是己巳日卯時立春。若夫刻數。則用前法推之。凡朔望大小盡算。悉有歌括。惜乎不能盡記。然此亦歷家之淺事耳。若夫精微則非布算乘除不可也。余歎舊歷乃爲此等歌括之所限。其疎漏不合天行可知。然亦不可不知也。

明宏治十六七年間。荆塗峽間忽有水怪作孽。阻拒峽口。淮水不得泄。則壅而旁溢。春

六濠潁之間田廬沒。商船至湖時。遇怪風浪多顛覆往。來棹渡小艇或至中流或近岸若旋風起。大浪三四掀逐而來。人艇俱沒。以是土人名其怪曰趕浪。相諱不敢犯。又或夜靜月明。梢人見有物若巨木偃臥沙際。方報告驚諦。則倏然入水。風浪遽作。于是又名神木。如是者又四五年。正德以後患息。人復見于渦河中。已巳歲渦河乾涸通騎。相傳又徙于潁水。後潁水復涸。或又傳入黃河中。墨談曰。此物或卽巫支祁也。余聞洞庭湖中。近亦有巨木作怪。蓋木有生性。較飛潛之物。特未脫根於地耳。不如金石之冥頑也。木既經數百年之久。其得于天者既厚。而復脫根于地。又漂沒于水中。常得水土之滋。其爲怪也不亦宜哉。

汝州之治諸井。皆以夾錫錢鎮之。每井率數十千。問其故。一老兵曰。此邦饒風沙。沙入井中。人飲之。則成瘻。夾錫錢。所以治沙土也。楮記室曰。因思惠山泉清甘于二浙者。以有錫也。余謂水與茶之性最相宜。錫瓶貯茶葉。香氣不散。錫壺煎水久。則土下沈。皆成鹹也。

古者一井之地。以二十畝爲廬舍。因爲市以交易。故曰市井。楮記室引調言云。

宋崇寧年西都修築者。患苑中池水易涸。或云置牛首池中。則水不涸。置之果然。元朝末年官貪吏污。因蒙古色目人罔然不知廉恥。爲何物。其問人討錢。皆有名目所屬。始參曰拜見錢。無事白要曰撒花錢。逢節曰追節錢。生辰曰生日錢。管事而索曰常例錢。送迎曰人情錢。勾追曰賚發錢。論訴曰公事錢。覓得錢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補得職近曰好口窟。漫不知忠君報國之爲何事矣。劉繼莊曰。若明初吾不知也。明季耳目之所睹。記何一不然耶。

全邊略紀。桐城方孔昭潛夫之所著也。潛夫于崇禎初。爲兵部職方郎時所著。共十二卷。其書略錄一代事跡耳。未見歷朝實錄。聞見淺陋。而諸邊形勝。道里遠近。暨諸堡塞。毫無考訂。明末人留心邊計者。胸襟眼界。只于是耳。可歎也。

古人以謂飲茶始於三國時。謂吳志韋曜傳。孫皓每飲羣臣酒。率以七升爲限。曜飲不過一升。或爲裁減。或賜茶茗以當酒。據此以爲飲茶之證。案趙飛燕別傳。成帝崩後。后一日夢中驚啼甚久。侍者呼問方覺。乃言曰。吾夢中見帝。帝賜吾坐命進茶。左右奏帝云。向者侍帝不謹。不合啜此茶。然則西漢時已嘗有啜之說矣。非始於三國也。

衡州六十里泉溪。五十里挿草。五十里小江口。六十里新城街。六十里快

一本牌頭。四作狀。

十里耒陽縣。十里阜頭市。六十里上寶街。六十里瓦窰坪。四十里郴州。

吉坦然江甯人。流寓衡陽。其尊人扈從永歷帝上雲南。坦然時尚少。亦隨之往。甲午開科中式。授大理府雲龍州知州。後改授姚安府姚州知州。清兵至。投誠。授蒙自縣知縣。坦然隨其父往來于迤東迤西諸處。知滇事最詳。後出滇流寓粵東移衡陽焉。余問以滇中諸事。坦然多目擊者。永厯之自緬歸也。吳三桂迎入坐輦中。百姓縱觀之。無不泣下沾襟。永歷面如滿月。鬚長過臍。日角龍顏。顧盼偉如也。有滿洲人見之。以爲眞天子。遂有密謀以圖中興者。事泄。誅四十餘人焉。予曰。我向聞其人。而遺其人之名。先生猶憶得否。坦然曰。亦忘之矣。然于法場上見爲首者。長七尺餘。形如虎豹。皆言其膂力絕人。騎射爲滿洲之冠。永歷以此益不得更延時日矣。予曰。聞帝崩之日。天有風雷之變。果然否。曰。吳三桂既得密旨。請帝于北門庫飲弈。遂弑。百姓初不之知也。是日天極晴朗。忽有黑雲起。風雷交作。城外里許有金汁湖。在歸化寺側。民儲水灌田者也。有龍出于中。蜿蜒升天。頭角爪牙皆見。衆方駭觀。忽喧傳帝崩于北門備梓宮矣。嗟乎。人心。

天象如此而明竟亡。天道果不可測也。

本朝賜吳三桂四滿洲婦。凡行軍必隨往。此清制所以寵異諸王也。

通天塔。即自鳴鐘也。其式坦然。瓶爲之。形如西域浮屠。凡三層。置架上下。以銀塊填之。塔之下層。中藏銅輪。互相帶動。外不得見。中層前開一門。有時盤正圓如桶。分爲十二項。篆書十二時牌。爲下輪之所撥動。與天偕運。日一周于天。而盤亦反其故處矣。每至一時。則其時牌正向于外。人得見之。中藏一木童子。持報刻牌。自內湧出于中層之上。鳴鐘一聲而下。其上層懸銅鐘一口。機發則鳴。每刻鐘一鳴。交一時則連鳴八聲。鐘之前有韋駝尊天象。合拿向外。左右巡視。更上則結頂矣。此式未之前見。宜供佛前。以代蓮花漏。予懇坦然拆而示之。大小輪多至二十餘。皆以黃銅爲之。而製造粗糙。聊具其形耳。小用即壞矣。坦然未經師授。曾于唵答公處見西洋人爲之。遂得其竅。然于幾何之學。全未之講。自鳴鐘之外。他無所知矣。

坦然善醫。涵齋頗稱之。予未暇領教。然甚言其難。似可與論此事者。

唐子霖言華山道士范上右。明季司禮監秉筆太監也。與王山史游。有詩云。非求不死。

樓名岳有媿。貪生遠帝宸。亦中官中之有品節者。

紫廷言有明弃大寧。奔河套。奔哈密。而邊事日非。土木之變。不至于靖康者幸也。余曰。其。崔。浩。之。論。劉。裕。克。長。安。而。不。能。守。將。急。歸。以。成。篡。弒。明。英。宗。之。得。歸。燕。都。之。不。陷。不。但。于。少。保。之。功。亦。因。也。先。謀。圖。普。化。思。結。好。于。中。國。精。神。之。所。注。射。在。彼。不。在。此。也。紫。廷。爲。予。擊。節。

紫廷論趙宋規模。遠遜漢唐。今之稱復三代者。當日漢唐明。不當曰漢唐宋也。宋只可比司馬晉耳。予曰。然。邵堯夫已見及于此矣。客有問國祚于堯夫者。堯夫以晉史封示之。後世只知神堯夫能預知靖康之禍。與懷愍一轍。而不知兩宋之事事合符兩晉也。周獻之言其嬪之舅。姓沈。字龍陽。山陰人。在都門。妻懷來人。生一子。不茹葷。得錢即買香以供佛。年十八。以疾卒。其將死也。父母環而哭之。子曰。吾非父母之子也。吾前生乃老僧。寄靈于父母家。今去矣。後十年。吾更送一子。以還父母。送老人之終也。十年後。母年已將六十。復生一子。生三歲而獻之南來。音信斷絕。不知其後何如也。

揭仲翔云。福建邵武府太寧縣。有石網山。四周危峰峭壁。中圍平地八十餘里。惟一逕。

可入。一逕可出。百物畢具。惟乏鹽耳。恐桃源不能過也。彭躬菴曰。他日功成歸老。鑑湖一曲。吾已卜之石網矣。

涵齋曰。聞廣東省出兵。傳言剿謝厥夫之餘黨也。厥夫閩人。爲盜于海上者。

黃明亦閩人。前聚衆于黎平。官軍征討平其衆。得其首上聞。然實非其首也。

虛谷大師本無錫秦氏。其祖爲長沙太守。遂流寓衡山。宗族間已久不通音問矣。師年七十有六。而精健如少年。視聽尙不稍衰。其教下法派。則本之二楞一兩固賢首也。曾聽南華內七篇于耳觀。師有省。自此深好外典。爲人直逼前古。好學之誠。出于天性。更能誨人不倦。毫無覆藏。見處亦自超脫。嘗受等韻之學于語拙韻主。韻主真定鉅鹿縣人。爲黃山第二代教授師。當明中葉等韻之學盛行于世。北京衍法五臺西蜀峨眉中州伏牛南海普陀皆有韻主和尚。純以唱韻開悟學者。學者日參禪爲大悟門。等韻爲小悟門。而徽州黃山普門和尚尤爲諸方之推重。語拙師幼不識字。年三十矣。入黃山充火頭。寒暑一衲。行住坐臥。惟唱等韻。如是者六年。一旦豁然而悟。凡藏典繙繹無留難者。遂爲第二代韻主教授師。歲在丁卯。傳法南來五臺。韻愚和尚甚器重之。桂王聞

其名。延入藩府。執弟子禮。學等韻。後養于南岳以終老焉。虛谷師嘗從之學。深有所得。受付屬迄五十年矣。嘗抱人琴俱亡之懼。逢人即詔之學韻。聞余至甚喜。予于聲音之道。別有所窺。自謂頗竊造化之奧。百世而不惑。然于等韻必殷殷訪問者。則以唐宋元明以來諸書切脚咸宗等韻。苟於門法稍有齟齬。則不能得字。而未經唱誦。則聲韻不真。三四十一年以來。此道絕傳久矣。間有一二人留心此事者。未經師承口授。終屬模糊。不足學也。大師始遇予于康甲夫家。爲余唱誦通釋一過。梵音哀雅。令人樂聞。確有指授。非杜撰也。余既願學。大師復不吝教。留彼數日。而等韻之事畢矣。

余髫年於燕都仁壽寺遇蜀僧大悅。自言善唱等韻。少少爲余言其梗槩。不及學也。後至吳門。與朱姓庵爲友。姓庵精音律。而于等韻未有傳授。橋李陳嘯菴先生著有皇極統韻一書。亦精唱韻。余雖得一晤。而不及久作盤桓。其後訪之緇流。竟無一人矣。

虛大師言攸縣人陳五篋。字逸子。別號南雲拾殘。有憇岳吟。于南岳死已久矣。虛師藏其手書一卷。出以示余。猶是性靈之作。東南不睹此音久矣。余錄其自西山路歸文殊庵紀異一首。太乙司元精。天地受悃幅。人有一雙眼。正能悃幅中。視天地數作敬身理

為無。一山數里宕神奇。安得不凜然肅穆以為造物之險夷。西山兩日雪。客予正其期。眠餐非細故。主人賴扶持。主人忽有行。客亦匆匆就道去。禦寒雖有衲。力弱還存杖。投杖于水不能止。衲亦隨身墮樹底。森竦荒冽。險邃荒否。用杖扶身杖不起。四顧維目泉塞耳。將欲開口何所語。但見鳥無巢。亦見虎有蹤。深澗冰腹泉生齒。祇畏生勇忿。還于寒威相料理。縱然步步成傾。我杖我足不受恥。穿林得疎竹。樹間殘紅子。口心亦覺適然喜。方過溪頭渡遠水。唐突瀾漫煙四起。警咳震谷岳未大。安知乾坤莽莽界。灑灑肅肅神頑樸。冥冥昧昧從所觸。眼光咫尺落樹根。將憑何物為身尊。注聽山犬吠無聲。徘徊何處是山人。由來此山抱惺惺。怨尤攝盡收靈明。倏然西林見一樹。石出溪流不知煙去處。振柄拂杖到谷口。見籬逢橋如逢叟。杖亦逸。衲知寒。還坐石頭看林巒。他家童子遠道回。遇我問我何處來。我將語其故。為我言昨日不到野雞潭。前山後山晴顆顆。我行其間曾僕僕。言時未已山真晴。五峯擁出太陽精。沾衣炤襟靄停停。我吟童笑度高磴。神怡氣爽閱一純。向時過處無雞鳴。南天門上微風雨。穿袂收汗庾浸浸。杖得東指到于城。恍如有家作歸人。十步百步易玄妙。變隼又似西山道。西山道。窈冥一作茫從

此發深峭。鶴雀飛起衣帶邊。奔泉吼怒使之鳴不全。蒼復蒼。玄復玄。須鬢依然白懸懸。吾聞元化所居混沌所游。又聞須彌頂日月出其半。麟鳳不敢遭。赤帝駕言馳驟。一作驅我是俗下頑魯質。獨趣橋上看波激。前此橋。跌雙足。今日與杖謀。寒杖不能立。催我急下層。層石將抵文殊庵。又是燦燦雪苔映水晶。玉界道。引我登堂坐堂奧。此詩運筆造語。無不奇肆。足見其人。集中尚有數十首。俱瓌璋可觀。不及錄矣。

逸子有句云。將心與岳安。悠悠可思。

虛大師又述一人句云。一家寒露葉。萬事暮秋蟬。

甲夫言吳氏軍中有樂器。曰知一作本花角以竹為之。如銅招軍式。上安箬叫子。以吞吐為高下。其聲悠揚悲壯。調以宮商。前此無有也。

衡岳岫嶺峰。古禹碑在焉。乃昌黎朱張諸君子亟思一見而不可得者。神奇恍惚。雖不可以理論。然非晚近物也。

小嵩山有靜室。衡陽先輩陳正典有書萬卷。藏弄其處。前方遜一曾為予言之。許為予覓其書目來。不知何故杳無音問。或其家人不肯以書目示外人。

雙石峰有雙石寺。神禹跡在焉。予主康甲夫時往游之。三五里外。望見雙石峰。有瀑流如匹練垂天半。石橋當其前。橫跨空際。奇秀如唐人畫。土人云。此名禹王橋。過此卽雙峰寺逕矣。余謂二子曰。此何異海上三山也。昔人有若作一日神仙卽死亦甘心之語。少時從此橋經過。詎非一日神仙耶。山下有石在田中長丈餘。其形如魚。頭尾鱗鱗畢肖。曰鯉魚石。又一石形狀大小如前石。而半身埋土中。前半出土外。想見通州漫叟石魚湖上之樂。取路登山。更半里至禹王橋。卽山下之所望見者。橋在半水嶺之前。石壁陡立。瀑流挂壁上。橫飛斜挂。萬態千狀。俗傳此水爲羅漢運糧處。鄙俚可笑。聖元曰。時有魚自下逆水而上。乘水勢沿石壁而登其巔。不知其爲水往也。此爲雨兆。若自上順流而下。雖久雨必晴矣。余曰。必鮎魚也。曰。然非鮎魚卽黑魚耳。過禹王橋折而下。有方巨石二。相距一二尺。曰仙人對弈石。更半里至雙峰寺。寺在兩山相夾處。扁曰禹閣流聲。坐處黑暗。熱鬱不可耐。南岳名山而無精舍。缺陷世界也。

聚元言衡山草市人單循良。少習舉子業。長棄去。無賴。以事到官。知縣孫維震見其儒雅。詢知其爲讀書。命題爲文。稱賞之。賞以銀。令其歸讀書。後爲弟子員。其人知音律。自以其意譜漢魏樂府入調。皆合律呂。嘗乘舟夜泊湘潭。月明如晝。叩舷歌離騷。聲裂金石。鄰舟數百。多寢者。皆起聽。無不泣下。沾襟。歌竟。東方已白矣。自此疾作。竟不起。今其墓已有宿草矣。循良奇士。惜其生于衡。無所聞見而早死。使其今日尙在。相見時必有一番絕世講究。而今已矣。衡山人或有知其學。他日入縣。當悉訪之。

仲翔言福建口氏之事。壞于易明。明舊包衣人也。仲翔知之甚詳。

婁勝功構竹屋于筏上。隨水上下門。有聯云。接天煙水橫三楚。映水樓臺別一家。座中聯云。水底有天行日月。座中無地着塵埃。問之其令姪筆也。今寓中湘云。

聽唐子騰與唐子霖談寧羗州王輔臣之變。助之亂者雖有董九疇李國梁李國棟等。而先殺寧羗知州者。蔡元也。子霖甚悉蔡元前後事。叙其取秦州守關山。及關山失而復取。困清兵于內。後由階州入川。求救于王屏藩。取漢中以通歸路。王平涼與官兵對壘。嘗獨騎追貝勒于入連營十三座。無有嬰其鋒者。聞之令人勃勃有生氣。今此公總兵于古北口矣。不勝浩歎。

聽子騰談趙勇略王奮威不合始末。蓋自勇略鎮寧夏時也。入川相遇于寧州。幾成吞

并奮威亦危矣。余謂子騰曰：古云山東宰相關西將，今之將帥半皆閩人。然靖逆勇略，奮成功業，尤爲俊偉。三人皆秦產也。極西北與極東南豪傑皆爲時出，吾徒亦何爲哉。衡州苦瓜，即北方之癩葡萄。江南之錦荔枝也。閩廣滇黔人皆喜食，味甚苦，非虛寒所宜也。

亦舟以優觴款予。劇演玉連環。楚人強作吳歛，醜拙至不可忍。如唱紅爲橫，公爲庚，東爲登，通爲疼之類。又皆作北音，收口開口鼻音中，使非余久滯衡陽，幾乎不辨一字。余向極苦觀劇，今值此酷暑如炎，村優如鬼，兼之惡釀如藥，而主人之意則極誠且敬，必不能不終席。此生平之一劫也。

康繼武吉安安福人。予因問以安福風物。繼武言姪孫康放仁奇士也。放仁字雲孫，天資過人，性穎悟，家貧無書，曾經其目者，無不通曉。通音律等韻，天文歷法，不經師授，自能解了。占驗未來事多奇中。平西昭武中，知後必復康熙年號，終身絕意仕進。嘗自言腹有藁二十二卷，囊括萬象，未經筆之于書。繼武兄弟雖其叔也，而以師事之。嘗欲授之以學，曰：汝等稍有出頭日，當爲我覓寫書人數十輩，春半年糧，以成此書。書成，走下

江請政于諸大人先生，然後藏之名山以待其人。繼武曰：余兄弟以奔走衣食，沈酣舉業，口八比之外，他無所言，歲月悠悠，以爲有待，不意其遽爾長逝也。逝之時年五十二。今年亦不過五十三耳。死于去年辛未之季春，無諸疾苦。時寓一僧庵，先一日呼其子至。子年尚幼，無所知，屬曰：吾卽死，汝歛我以白布二匹，以還我潔白之體。買棺只須銀一兩餘，不得至二兩也。無他屬。次日死，其子于研池下得一紙，乃細書其死之時日并諸未完事云。其妻不得于舅姑，自父母死後，終身不見其妻。少時留心禪學，晚年乃言禪學無用。余意其或得聞佛典也。繼武曰：曾來南岳訪破門筆墨，幾欲狂死。使今日尙在，得先生來把臂入林，不知何許盤桓也。異哉余之此行也。如此人物，正予日夜之所禱祝而求之者。縱千里萬里，猶將買草鞋得而往，乃在安福取道江西路陸之所必由者耶。余意其人遠勝王而農，其學不由聞見而入，得之于天者爲多。且名心淨盡，不假外飾，眞吾友也。先余來而歿，不及一載，而更無一人傳持其學者。生旣同時，且來其地而竟不得一見，令人氣盡。因思天下之大，億兆之衆，安能必其無絕倫超羣之人。好學深思，心知其事者，然眞實學問之人，必不奔走風塵以求名譽。我旣不知如此人物。

乃在何許。而彼亦不知。天下有余相須甚殷。而會合無由。彼蒼蒼者。性與人殊。不惟不足以恃。且似有意播弄顛倒者。然不知餘生尙能得一二。人以摠懷抱。否寫至此。不知涕泗之何從矣。安福更有吳翁水者。名雲。年八十矣。以文名深于理學。大全綱目皆有纂述。久客都下。今歸老山中矣。明末明經也。又有管珏者。字石楠。善畫竹。亦先朝明經。此二人者。爲世所知。今皆在安福。然此等人。又非余所敢亟見者。

繼武言安福之西六十餘里。袁州之界有武功山。高與南岳齊。而險峻過之。中多古道。觀朝山者。四時不絕也。又有蛤山。山有洞曰石城。深遠莫知所止。潛通閩廣諸省云。中有大川三。有舟可濟。游者秉燭。入數十里。至風花雪月四洞。炬恐不繼。多屆此而返者。更前則阻水。跋涉維難矣。風洞中四時晝夜。常有風花。洞中石五色陸離。嵌空如雕翮。至此儼人萬花谷。雪洞中石白如霜雪。瑣細如堆鹽墜絮。月洞上有一竅透空。天光所照。儼如半月。亦天下之至奇也。先朝郡人劉孔當字喜聞者。未第時讀書於此。嘗見二老者相對坐石上。縱跡之忽不見。如是者數四矣。後覓隱處以待之。見其來也。迫而就之。二老者走入洞。追而求之。洞由此開。前此未聞也。此洞中寬衍宏敞。遠勝包山之林

屋。而世人尙多未知。孔當後爲名進士。箸有五經難字。五經叶韻。共若干卷。上附琉球紅夷字。甲夫家有其書。曾見之。余聞此不勝驚歎。前在甲夫家一住數日。乃不知有此異書。難字叶韻。不關有無。若紅夷琉球。則正余所懸金而求。募賊以竊者。乃面失之于康甲夫也。紅夷文字必用蠟底諾語。以合其土音。必稍有異同。琉球字又不知宗何國矣。歸途當更過清溪以訪之。瑚案開石城洞者乃劉瀟蕭非劉喜聞也。瀟瀟諱元當。見先師日記。

繼武又曰。放仁昔同繼武在書舍。其鄰即繼武之叔。日修之所居也。時當八月晚。露坐納涼。日修年方壯健。醉後呵罵奴婢。放仁聞其音。謂繼武曰。日修叔祖不久矣。音與神離。當不出兩月也。後一月餘。果暴疾而卒。

安福西門外明三百年科甲。不可以更僕數。至爛木橋而止。爛木橋無有登甲榜者矣。橋東地名魚鱗。劉氏聚族居焉。烏兜陳氏。則在橋西。陳二止先生。晚年靜極而慧生。有來訪者。必先知之。或不當晤。身先避去。

于途中思得譜土音之法。宇宙音韻之變遷。無不可紀其法。即用余新韻譜以諸方土音填之。各郡自爲一本。逢人即可印證。以此法授諸門人子弟。隨地可譜。不三四年九



州之音畢矣。思得之不覺狂喜。由此而思方輿之書所紀者。惟疆域建置沿革山川古跡城池形勢風俗職官名宦人物諸條耳。此皆人事于天地之故。概乎未之有聞也。余意于疆域之前。別添數條。先以諸方之北極出地爲主。定簡平儀之度。製爲正切線表。而節氣之後。先日食之分秒。五星之凌犯占驗。皆可推求。以簡平儀正切線表爲一則。諸方之七十二候。各各不同。如嶺南之梅。十月已開。湖南桃李。十二月已爛漫。無論梅矣。若吳下梅。則開于驚蟄。桃李放于清明。相去若此之殊也。今歷本亦載七十二候。本月令。乃七國時中原之氣候也。今之中原。已與月令不合。則古今歷差爲之。今於南北諸方。細攷其氣候。取其確者。一候中不妨多存幾句。傳之後世。則天地相應之變遷。可以求其微矣。余在衡久見北風起地。即潮溼變而爲雨。百不失一。詢之土人云。自來如此。始悟風水相逆而成雨。燕京吳下水。皆東南流。故必東南風而後雨。衡湘水北流。故須北風也。然則諸方山之背向。水之分合。支流何向。川流何向。皆當案志而求。彙爲一則。則風土之背正剛柔。暨陰晴燥溼之徵。又可次第而求之矣。諸土產此方所有。他方所無者。別爲一則。而土音譜合俚音譜共爲一則。而其人性情風俗之微。皆可案律

而求之矣。然此非余一人所能成。余發其凡。觀厥成者。望之後起之英耳。

烏兜二陳。高風被于鄉里。至今烏兜二十餘里。人皆化之。耕讀不應科舉。深衣幅巾。見官長亦不變。此風海內無有也。

陳狂奴舊字元聞。劉渤字巨溟。前劉益其言之。然遺其名。并譌其字。今正之。

安福城東門有復真書院。鄒東郭先生祠也。祠中藏書甚富。東郭爲姚江門下第一人。在龍谿之上。

安福武功山高大與南岳等。千峰萬壑。皆用南岳之名。如祝融天柱石廩。亦有馬祖磨鏡臺焉。古跡之可笑類如此。

石城洞。鵠湖之水出焉。故曰鵠山。非蛤山也。武功皆道院。有僧舍曰白髮庵。皆耆德之所駐錫。四方耆宿至。以銀數十兩貯常住。衣食不外求矣。蘄濟言。

衡山之西南。地名白杲。在中山之後。行鹽之市井也。今有北來僧寓其地。書大字以筆縛于肘。濡墨而運之。不以手極奇。

昭代典則。晉江黃克叔所編輯。共二十八卷。自太祖高皇帝至穆宗莊皇帝。做朱子綱

日例。然詳于制度。略于事跡。雖聞見疎陋。而體例尙有可觀。秦優新聲有名亂彈者。其聲甚散而哀。

子騰言流客木雅零者。本姓朱。河南天潢也。能製奇器多異技。有鐵標十二枚。藏兩袖中。舉手即發。又有屏風置座後。中藏萬弩。機在座下。軍中下營施之。座後猝有好穴。舉足萬弩齊發。又有摺疊船可藏巾笥。有急欲渡。即湊合而成篷。旄云。今其人尙在。嘗爲木牛流馬。人以爲怪而毀之。即其子亦不傳也。人有求其法者。曰。以寶劍贈佳人。烏乎用之。

壬申之夏。于衡州署中初定韻譜。先立鼻音二鼻音爲聲韻之元。有開有合。各轉陰陽上去入之五音。共十聲。而不歷喉。腭舌唇齒之七位。故有橫轉而無直送。橫轉爲平上去入。而平聲則有陰陽故五等韻。惟不達此。故多重疊。次定喉音四。爲諸韻之宗。太西蠟等話以○阿呬嗚午之五音爲韻父。然午即烏之橫轉上聲。女直國書則有六音。而第六字實即第五字也。蓋外國皆不知有橫轉之五音。故有此惑。惟梵音十二字恰合此式。然喉鼻不分。則父子無別矣。今定○爲喉之喉。開之開。阿爲喉之腭。開之合。呬爲

喉之齒合之開。嗚爲喉之唇合之合。吾音定而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聲。舉不出其範圍矣。是之謂正喉音。又從○字追出○字爲○之半音。從阿字轉出而字爲阿之轉音。從呬字想出○音。而見之于齒之○思茲雌。故○之伏音從烏字究至于字。于爲烏之送音。○而○于田字爲變喉音。又以開口鼻音爲韻。分配○阿呬烏。則爲鴛鴦英翁。此四音爲東北韻宗。又以開口鼻音爲韻配。以○阿呬烏。則爲西南韻宗。此八韻立。而四海之音可齊矣。次以喉自互交合。凡得音一十有七。喉鼻相互交合。得音一十。又哀癡二音。有餘不盡。三合而成五音。共三十二音。爲韻父韻歷二十二位。則韻母也。橫轉各有五子。子凡若干萬。有不齊之聲。無不可資母。以及父。隨父而歸宗。因宗以歸祖。由祖而歸元。天地之秘藏。一朝啟之。歸山後次第成書也。

紫廷與余露坐蕉陰下。論周易乾坤二卦。深有理會。其論四德。實見傳義之謬。紫廷論內政軍令。有心得焉。

壬申五月二十八日奉 旨點心。每佐領下挑擺牙喇八名。鎗手二名。噶把什一名。共十一名。候 旨備邊。

李默齋諱而熾。與之談醫。似有所見。盛稱休寧人汪昂所著醫方集要之妙。又言隆萬間黃州人萬全字密庵者名醫也。所著有萬氏家傳。又名醫心法。醫家秘要也。臨川爲撫州附郭。在江西之東南。與福建交界。陽明當日駐于此。

李默老言寧都有卞醇。醇者黃冠有道士也。今化去矣。

默齋又言興化莆田縣。萬曆時有林龍光者。以三教名。有三教堂。今其法派猶有存者。默齋有其書。多至數百卷云。

方鑰紀要默齋所著。注古方也。以方爲鑰。而溯通乎立方之意。以盡其變。爲類一十。曰表曰裏曰寒曰熱曰虛曰實曰氣曰血曰痰曰火曰鬱曰廣嗣。類各若干方。方有若干變。共爲目錄一卷。

傷寒纂舊胞與堂祖陶節庵六書集之爲歌。凡四十五則。蔣仲芳從而和之。加入十則。共五十五則。默齋爲之更訂者。二十一則。又增補四十五則。共爲百則。分爲九門。傷寒六經本證八則。傷寒正病二十三則。類傷寒症六則。傷寒瘥症三則。婦女胎前傷寒四則。產後傷寒四則。則分幾條。條下補注。注內錄法。法辨同異。注後紀方。通爲凡例一卷。

明醫規則亦默齋所注。曰規則自序。曰慎藥擇藥法。曰求病之原。曰上清下補說。曰南北異宜。曰處方調劑十八法。卽古之十劑。而增入溫清慎和推斷安養以佐之者也。曰陰火棄位。曰垣聽。曰追非集自序。曰問心錄自序。共爲一卷。而垣聽爲妙絕。問心錄追非集二書。惜不見全本。然如此立題。必有可觀。

西安將軍馬喇特。差筆帖式阿蘭圖。於壬申五月二十日申時。至暢春苑奏云。愍頓私自逃走。將軍馬喇并提督孫令肅州總兵官潘有龍。遣發官兵追殺。并祝囊來京等語。上聞大喜云。朕當日說愍頓要逃走。今果然逃去了。他跟的人少。官兵追趕。必定殺得他。又云將軍馬喇將祝囊親身從內地帶來甚好。余曰祝囊爲西域中雄傑。無素奈爾定合骨氣。則夷狄中之聖賢也。二人竭力以奉其主。愍頓爲邊患者十餘年。乃一旦爲人所擒。如縛雞然。則又何耶。愍頓雖逃去。得脫與否。尙未可知。然吾聞祝囊信儒生言。勸其主以讀儒書。親近儒者。則其爲人所擒宜矣。子騰尙不解余言。紫廷則不以爲河漢也。

偶閱戎政便覽。見四川巫山營游擊有名于成龍者。因思今天下有四于成龍。皆循良

吏。此于成龍未知其人何如也。

子騰言陝西諸帥。如陳福西寧人。即為西寧總兵。後加提督。趙勇略亦西寧人也。為西寧總兵。亦加提督。王奮威固原人。為固原提督。乃千古之最少者。予問張靖逆何處人。乃臨潼人也。

夜夢同一人攜儒兒在一處看雲。有赤色如丹砂。成龍形如彫鏤刻劃。頭角爪牙鱗鱗纖細畢具。正南向下。自南而來北。久之而歿。其一人者不見。惟予與儒兒見之。少頃又有赤雲自南來。亟呼其人同看。而雲形如馬。纖細生動。如前龍也。則三人同見也。境界

靈異瑰璋。此何祥耶。瑚按龍乾象也。馬坤象也。或者以此歟。

問涵齋以蔡長仁之為人。長仁。蔡元字也。元自海上投誠。投而復反。反而又投。後授陝西平涼守備。黃九疇標下。飲酒不事事。王輔臣怒。欲以軍政填黜之。元曰。當太平時。無用元為。若一旦邊廷有警。恐無覓元處也。輔臣奇其言而止。

紫廷誦關中劉石聲詩曰。華岳三峰如虎踞。黃河一綫下龍門。關中形勢。彼此二句寫盡。而雄渾高亮。名句也。又唐昭陵聯云。健兒莫縱秋山火。褒鄂英靈不可當。蓋褒鄂二

公皆從葬昭陵云。又李子德愛妾換馬句云。十斛五花加反掌。驚鴻飛兔不同行。可謂妙絕千古矣。

與紫廷偶談及經略海圖至平涼。初與王輔臣合圍平平。兵勢不可當。海放驢馬三五百匹衝之。平涼兵亂。奇兵乘之。大敗平涼兵。城北虎山原平瞰城中。且為餉道。海疾趨取而據之。城中乏食。遂克平涼。

子騰言四川多狻食猴者也。鼻孔反上向天。見雲起。聞雷聲。即趨避隱處。取樹葉以覆其鼻。少雨滴入。輒死矣。

子騰又言平涼靜寧之間。有物如貓。而首大色黃。人呼曰黃妖。家貓見之。即隨之去。飲於河。以滌其腸胃。至妖前聽其食。妖以舌舐之。毛隨舐落。磔貓而食之。此不知何物。偶後檢字書。穀字呼木切。烘入聲。犬屬。似豹而小。郭璞曰。似鼪而大。腰以後黃。一名黃腰。

漢書音義曰。穀白狐子也。案此即子騰所言之黃妖。妖乃腰之誤。久不讀爾雅。不意於此遇之。當更檢爾雅注疏及漢書音義耳。

紫廷言人君之治天下。惟是非賞罰喜怒好惡為之樞機。是非賞罰隨喜怒好惡則亂。

喜怒好惡。隨是非賞罰。則治。紫老好讀管子。以爲與聖經相表裏。此等語皆深有得於管氏者也。

壬申五月二十一日甘州提督孫密題夷情奉 旨。愍頓等。屢諭勿令其逸去。前旨甚明。官兵旣尾襲愍頓。何故復令遁去。該總督嚴察具奏。餘着兵部理藩院會同議奏。

紫廷言太平府當塗縣有曹先生者。而遺其字。理學家兼精醫藥。有神奇之目。與王山史相與甚深。紫廷嘗請其診脉。曰脾胃疾也。待其發痔。則自愈矣。後果然。

紫廷吟其舊句云。燕安階泥溼。花遲檻露溫。余謂此遲字當作去聲讀。音稚若平聲。卽遲速之遲。不如此解。

陸龍患眼痛藥不愈。有眼科黃冠師前治藍橋甚效。其方亦了不異人。惟用皂角子數枚。必有傳也。

紫廷偶述奧府之言曰。精神生于喜悅。智慧生于精神。名言也。奧府乃彭樹廬先生所著。余未之見。當覓觀之。必能益人神智也。

子騰向有嗽疾。端午後吐血一二日。服山羊血及山漆而血止。然病日深。胸脅痛不可轉側。嗽益甚。夜臥精神恍惚。此非參芪不能回陽。余先用八味地黃湯二三劑。已有起色。又感冒風寒。用發散藥一二劑。汗出甚多。虛弱已極。亟用六君子湯加附子一劑。已愈其半矣。然每爲寒邪所傷。輒病。余問之曰。背寒。少冷。即從背寒至四肢矣。余悟曰。此督脉爲病也。須用鹿角膠或鹿茸即愈。從紫廷處覓得兩許。始服一劑。而精神迥異。平日此事難知。余滋懼焉。

子騰言平涼一帶夏五六月間。常有暴風起。黃雲自山來。風亦黃色。必有冰雹。大者如拳。小者如栗。壞人田苗。此妖也。土人見黃雲起。則鳴金鼓。以鎗炮向之。施放卽散去。或有中者。必灑血雨。雲則漸低而去。入山穴中。人逐其迹。圍其穴。以火藥薰之。久之其物死。掘而出之。非大蛇則大蟆也。口中腹中皆冰塊云。

賜姓公未得臺灣也。積蓄皆貯海澄。鐵甲十萬副。穀可支三十年。藤牌滾被銃炮火藥。皆以數萬計。公時在廈門。黃梧降 本朝。海澄失。公聞之神色不變。 本朝封梧

爲海澄公。世襲四十餘代。施煥起身行伍。隨鄭飛虹字于隆武時爲將。後隨賜姓在廈門取臺灣。將不利於賜姓。賜姓覺。煥降 本朝。後卒滅臺灣云。

紫廷欲作四瀆入海圖。取中原之地。暨諸水道。北起登萊。南至蘇松。西極潼關。爲一圖。苦無從着手。余爲之用朱墨本界畫法。以筆從橫爲方格。每方百里。以府州縣按里至填之。府州定而水道出矣。

夢中忽悟。歸乘算術之理。歸之而盡者從乘來。歸之不盡者不可乘也。有實于此。不知其從橫之數。以開方法求之可得也。

紫廷家藏楚地全圖。從橫皆丈餘。張挂甚難。流覽亦苦。紫廷欲改爲書冊。可置案頭。以便披閱。而請其法于予。予爲之先造經緯表一通。從橫相遇。可合可離。亦圖中之變調也。

紫廷言襄陽總兵王化行。昔于隴州上山攻賊。不得上。將退矣。慮敵之尾其後也。先令一半以銃仰攻。一半先退。數十步立定。仰攻先攻者退數步。仰攻先退者復退。更番而下。退畢不失一人。滿洲見之。以爲諸葛復生云。

魯監國世子今開墾于許州五女墳。

涵齋言黃庭漳州人。善戰持重。百戰不敗。賜姓之攻金陵。庭留守夏門。于康熙二年。以五千鐵甲投誠。封慕義伯。後令其開墾於鄧州。

涵齋又言海澄公黃梧。既據海澄以降。即條陳平海五策。一遷徙沿海居民于內地。距海三十里。不令人居住。一言鄭氏祖墳風水甚美。當令人發掘。一鄭氏有五大商在京師。蘇杭山東等處。經營財貨以濟其用。當察出收拿。一鄭氏雖居海中。而其田產財賄皆在漳泉等處。當察出收官。一造八漿小船數十隻。無風時出海以取夏門。四面環攻。令彼疲于奔命。上然其策。惟遷海一條未行。鄭氏始祖之塋在泉州之石井。發掘時不得尸。在漳州者無遺骸矣。梧漳州平和縣阜隸也。與門役賴玉謀潛通賜姓。殺知縣以降。賜姓用二人以爲將。使守海澄。而梧之報賜姓也不遺餘力矣。三藩變後。鄭氏攻破海澄。梧已死久矣。發棺而修其尸。尸用汞殮。肢體猶未僵也。其子投井中。出而副之。人見其眼胞睫睫不已云。賴玉爲泉州提督標人所修。遷海之策。施琅覆言之。始行。

向聞陳亮工有天下驛路圖。而未之見也。更須留心購求。

向欲取天下水道。依水經注體例爲一書。以川水爲經。支水爲注。分合起止。悉以見在者爲據。久之未得下筆。今因料理楚地全圖。三楚江山。燦如列眉指掌。副本雖已寫就。

究不如原本之善。乃就原本造楚水圖記。以江漢湘沅為經。而貫串百川。琴之十三徽。猶十三經絡之穴也。以泛音觀之。乃天地自然之妙。非人力所能為也。張一絃于弓。鼓之作泛音。與琴之十三徽無異。琴之定徽中疏。而兩端密。乃變員為方之法。以七徽居中。左右各六分之。故有十三也。法以規作半員。平分十三格。變為直線。則成疏密之度矣。聲音之體本員。見之于器。則不能不方也。此前所未言者。

紫廷言 朝廷設駐防兵一千于漢中。而西安荆州江寧。各添駐防兵一千。昔將軍圖海議于漢中荆州。各設駐防。誠為局外要着。後撤去漢中兵。今因飢荒流離。復添設焉。綢繆牖戶之計。蓋本之圖公云。

吉坦然為子騰定一方。以歛肺止嗽為主。用知母蜜貝母人乳桑皮人乳沙參艾仁飯上訶子薄荷肉桂沉香白潤白散。後復來診。言前潤白散用白丑一兩。煎湯浸之。晒乾而服。以引肺氣下行。余曰。此即張子和于壯陽藥中加牽牛之意。坦然以余為知言。

紫廷發興作衡山五言古詩一首。共讀之而樂也。衡岳自杜韓而後。鮮見作者。余嘗言

諸大題目。如所讀等。決不可率意落筆。題詩一首。世人只為不知利害。隨意塗抹。以貽笑于大方。浣花先生為此事中絕類離羣之聖。而于岱宗西華南岳皆題望岳。不敢正作。我輩何人。顧敢為浣花老人所不敢為耶。紫老亦頗見及于此。故于泰華諸題皆無題吟。今忽技癢不禁。邀余同賦。余不能辭也。

道林古刹。員悟勒洪覺範。皆嘗主斯席。有明中葉。有楊指揮者。陰圖風水毀其寺。今之道林興復未幾也。

長沙北門外有關帝廟。神座下有石。上有自然之文。儼如梅樹根也。紫廷破二十子全書。以管子四冊貽余。管子雖不全。出敬仲之手。而其經世尤為一家之言。自是宇宙間不可少之大章句。三代而後。經綸天下者。俱不能出其範圍。儒者過信孟軻氏之言。束之高閣。不思仲尼以仁許管仲。是何意旨。可歎也。

文墨師出詩集一編。標題云。錢荆山先生集。予不識荆山為何如人。乃一會稽陶姓自浙東攜來者。大約亦浙人也。詩雖不入彀。而筆力甚雅。每每出人意料。近人中不數見者。集中有朱竹垞范季友詩。則斯人年亦不高。而復有送雪嶠大師詩。似亦非後輩也。

夫。

長沙西臨湘水。浩浩北一本注。無泊舟地。故四方船筏輻輳中湘。昔興中丞撫軍時。曾于開福寺前開一河套。為泊舟所。工未就而罷。王撫軍因之大興版築。開渠繞開福。引湘水東北流。復注于湘。可半里許。則四方舟楫。無風濤之虞。做工者人給錢六十文。米一升。又柴菜錢三十文。故人樂于趨事。有訟于官者。先令原告出賞督工待審判。而負罪者量其輕重罰之。出賃做工。今北門沿湘一帶新造草屋。儼然如市矣。先築隄塘數十丈以遏水。余此來見星沙氣象甚旺。迥異春初。此渠開則中湘之勝。將移於此。然亦不過一時計耳。日久坍塌。漸就堙塞。可計日而待。若能大興工作。更引流渭之水西來。沖制汙塞。方為永久之計。然去劉涓稍遠。且多岡阜。工費浩煩。非此公所能辦也。  
瑚憶先業師有云長沙西臨湘江苦無泊舟之處故四方商賈皆聚中湘而省會之地舟車不便撫軍于北門開新河道亦一星沙之急務與此河互相

管子雖不純乎一家言。自是經世奇書。自劉向校讐訂為八十六篇。後有唐房元齡注。而語頗淺繆。恐不出元齡手。或曰出唐博士尹知章也。蘆泉劉氏續間為補訂。簡明貫

穿。多所發明。又有趙用賢校本亦可觀。明天啟間宣城文學梅士亨一本亭有詮次管子成書十五卷。以其言之純者高一字。其解說暨駁雜者低一字為傳篇。皆附以論說。雖未必一一皆當。然用心亦云勤矣。紫老深好此書。前與余談上下千古。至管子。語多與余合。紫老驚曰。先生亦好讀此書耶。予曰。三代而後。欲經綸天下者。非穎上遺言。何從著手。諸葛孔明為千古一人。其學術全從此書出。紫老灑然異之。出其所刪定之者以示余。更惠白文一書。乃照其刪定者塗乙之。

吳錦霞言崇明開基者。為王顧董施宋陸六家。而王施二家皆巨族矣。崇巴從二百里。橫五十里。周五百里。數年前兵萬人。臺灣平後。裁汰至四千矣。  
 長沙藥王宮後有竹圃小亭。幽寂可愛。亭聯集杜句云。身世雙蓬鬢。乾坤一草亭。甚佳。岳濤持小葉鹿含草一握來。此草性同肉桂。有引血歸經之功。佳品也。星沙在處有之。楚中佛事。鈸鼓之外。加以銅鑼哀雅。梵音之中。忽聞此聲。令人驚悸。問其所誦經卷。則普門品暨三官經也。嗚呼。彼三官者。乃五斗米賊所設之教。顧有經焉。此地且與普門並駕而馳矣。



廬州人陳繼緒言。確出開封歸德二府所屬八縣內。不在亳州也。煙壳紙出鉛山縣。

貴竹黎平有賴崗高崗。皆生苗。有漢人往賈。爲所殺。官差旂牌吏目往問之。不服。亦皆爲其所殺。貴西道副使張奇抱往撫。而巡撫衛旣齊已具題矣。今朝中差大人往審。聞將調兵往勦。此撫軍之失算也。

廬州人呼牛作阿有一本孟一音亦奇

倪用照嘉興人。嘗爲廣西柳州前營守備。亂後罷官。僞周時改授融縣尉。又調懷遠尉。未幾辭官遁入曹頭土司。亂定後。載其母柩將歸嘉禾。至中湘阻夏逢龍之亂。暫寓湘潭。今已六七年矣。予問以粵西諸事。用照多身歷之。其言多可聽。用記一二事以備參攷。

孫延齡。孫大堂之子也。大堂爲定南中軍。定南旣死國事。孔四貞尙幼。已曾許字延齡矣。被虜後。亂定。流入滿洲家。詢知爲皇姑也。遂送之入京。蓋四貞曾爲太皇太后義女云。

上問定南舊人四貞曾許聘人否。衆皆言延齡。遂嫁之。以延齡爲將軍。平西之叛也。四貞延齡俱少不更事。諸都統皆定南故部曲。多戰功。延齡其後進也。四貞待諸人禮儀如定南時。諸將皆以跪拜四貞爲恥。尤不能爲延齡下。積怒非一日矣。延齡有婢。其父千夫長也。婢還其父家。父嫁其女于漢人。而不告延齡。延齡知之。怒執其人。杖之三十。王都統以延齡之責其官也。亦怒唆其人告之巡撫。更懷利刃欲刺延齡。延齡遂以其事上奏。四貞亦具疏請于上。

上命大人來粵西審其事。罪坐王都統。餘皆免究。大人入都覆命。收王都統于獄。未幾滇南告變。

上命宥都統仍管滇南主藩事。征雲南。延齡內不自安。而四貞又平西義女。反謀遂決。一日請諸都統入府議事。議畢而出。伏兵于門。盡殲焉。投桂林城反。時提督馬雄駐柳州。延齡使人持高脚牌往招之。雄故不爲延齡下。見牌益怒。曰。豎子無禮。碎其牌。縱其使。延齡提兵往攻。爲雄所敗。然平西勢日甚。雄亦不能守。曰。吾降平西。不解延齡也。乃使使自間道往松滋請降於平西。平西大喜。以雄爲懷甯公。然雄與延齡怨如故。屢相

攻平西左右多不喜延齡。延齡又不能調和議用事者。平西心亦疑之。命吳大將軍往爲二家講和。密授之意。使殺延齡。吳大將軍至桂林駐城外。使人請延齡議事。議畢。出營將上馬。使人自後斬之。孔四貞遂以冊籍出降。後送四貞于雲南。而吳大將軍守桂林。未幾長沙勢敗。桂林亦震。遂棄桂林。退守南甯。而傅宏烈之兵乘隙遂入桂林。宏烈向爲司馬時。曾疏言平西必反。以毀謗親王。流之嶺南。當延齡之叛。宏烈自土司出見之。延齡授以守備。簡使守梧州。江西人劉曉向宏烈在土司中相與結爲昆季。宏烈謂曉。吾有取粵西策。然必須面皇上言之。然吾不能離此土。須一人爲我行。曉卽請往。從間道走京師。見

上密陳其策。

上大喜。以宏烈曾言平西。深信其忠。遂以七千人餉給曉。使于廣東收兵以應宏烈。曰捷以汝爲平樂知府行監軍道事。久之值吳大將軍退南甯。而簡親王之兵猶未至。桂林城空。宏烈以七千人先據桂林。平粵西功第一。

上授以撫蠻滅寇大將軍印。巡撫廣西。後平西死。僞周軍退入滇南。馬寶守風木嶺。

清兵攻之不下。相持甚久。粵東人黃聖昔爲黎平參將。平西之變。使守岳州。林興珠投誠後。以書招之。誤投他人。平西削其職。後逃入粵西。與傅宏烈爲友。及宏烈入桂林。聖聞之。由土司中來說宏烈曰。今馬寶守風木不下。天下豪傑皆思下滇南。將軍幸辭巡撫印。說馬承印令提兵入雲南。將軍將兵由古泥出通道至靖州。則出風木嶺後。大兵攻其前。將軍斷其後。馬寶兵必潰而走。將軍追之。直至滇南。取滇南如拾芥耳。此不世之奇功。千古一時也。宏烈爲然。時馬雄已死。其子承印襲父職。守柳。已降于清矣。宏烈發兵出古泥。率二百餘人往說承印。恐多人起馬氏之疑也。馬氏諸將有王明。劉爛然。范大頭等。皆梟傑。不肯爲清。宏烈說承印已有成說。泊舟江口。以待會兵。宏烈之意。必待馬氏之兵出境而後走古泥。時王明等必欲反。清而承印年少。不能自主。遂劫執宏烈以歸僞周。周授以司農。不受而死。方巡撫之辭。巡撫提兵入滇也。惟劉曉諫不宜往。而宏烈不聽。時曉已爲平樂府矣。後曉陞浙江糧儲道。罷官疏寓江南他州府。清兵復攻柳州。承印之叔若弟。皆先薙髮。促承印降。而王明等軍皆在外。清兵既入柳州。明等皆隔江遙拜馬氏。率衆走慶元。劉爛然以不給軍餉爲其

下所殺。范大頭亦走死。惟王明遜入八萬。屢攻之不能得。後報明已死。得其首。然非真也。明亦不知所往矣。

岳濤云。張又瞻之僕陸其標者能服信石。余問之云果然。自祖父以來皆能服。以砥爲末。可盡二錢。能却寒暨諸虛寒瘡疥之疾。但夏日不可服。若人食之發熱。以豆腐一塊。拌皮確食之即愈。若未經久服之人誤食而中其毒者。但采烏柏葉四五斤咀食之。吐清水一二碗即解云。柏樹葉又能治蛇咬。取葉搗汁燒酒沖服。以渣貼傷處。無不愈也。若無病飲此汁。則能害人。余向亦聞烏柏葉能解批毒。但未得試。今知其果然矣。昔讀神農本草。見諸金石毒藥條下。多云可以服食延年益壽。頗疑之。而歷代名醫亦皆以爲不可信。客歲舟中楊符五言有人服巴豆者。今又見服信石者。不益奇乎。益知天下事經緯錯綜。決非印板所能印定。而出格之語。不可與拘墟者道也。

涵齋言見邸鈔。有理藩院郎中馬迪。奉旨差往噶爾且處。提督孫思克差守備一

員。肅州總兵潘育龍差千總一員。共三十餘名。往送之哈密。遇噶爾且夷目領兵殺馬迪。拘守備千總于哈密城。惟贖通事人逃回。提督奏聞其事。

上云前理藩院二郎保已奏聞矣。前有噶爾且使者來。今已差人隨之而往。拘其通事人于肅州。待使回發落也。此事甚奇。難以擬議。須覓全鈔一看。

張振先自街坊叫一賣藥。人至。有浙人吳姓者。與振先同寓。欲售。藥以治之也。人姓戴。地近岡州。其人能漢語。值余雍頭未及看其所用何藥。岳濤云。人背負藥籠。出剉藥刀一把。口作呪。觀藥片下。即知病愈之遲速。配成二劑。加燈心桃仁火酒爲引。余問涵齋云。吾聞臺灣向爲紅夷地。鄭芝龍得而復失。賜姓公復取之。有諸乎。涵齋曰。非也。臺灣向爲番地。嘉靖中紅毛國人取其一角。爲諸國貿易之所。蓋紅毛國人領其主之船隻。于各國占地爲市。而歲輸租賦。地多爲大者加官焉。臺灣口岸故巨。其西則淡水。山石林立。不可泊舟。惟東南有水濼折而下。可通舟楫。紅毛人築城于內。曰赤瞰城。有山對峙如鹿耳。曰鹿耳門。舟必從此入。紅毛人于彎環處皆有砲臺。設巨礮以守。不可攻也。臺灣之名。蓋取之此。賜姓公江南之敗。復回廈門。念廈門金門不可守。海澄公黃梧又議無風時出小舟環攻。疲于奔命。遂思東取臺灣。本意原欲由澎湖入。而一夜風起。濤漲。諸石皆沒。前此所未有也。由淡水徑至赤瞰城下。鹿耳之險。無所用之。使

求救于本國。而往返須三年。圍城兩月。食盡而降。賜姓縱其舟歸本國。臺灣遂爲鄭氏有。後紅毛國合。清兵以巨舟來攻。鄭氏以小舟往。而釘小舟于巨艦之旁。人沒于水。而火其舟。此後不敢復至云。自廈門出洋。七更至澎湖。入師嶼泊舟。必待順風。一日而至臺灣。凡八更。而更約六十里。否則爲海溝急流所漂而東矣。此臺灣之大略也。涵齋又云。向在辰州遇一僧曰天放。雲南人。膂力絕倫。飲啖甚健。人問曰和尚何不持齋。曰假和尚方持齋。余真和尚也。持齋何爲。假和尚人前持齋。私下食肉。余則人前食肉。獨居持齋。何爲不可耶。爲雲南衛指揮之後。曾殺人亡命出家。左手出鐺一。蓋其母命之以戒其性云。亦異人也。

廣陽雜記卷第三終

廣陽雜記卷第四

舟過中湘石頭。洪涵齋立鷓首。呼余出。言此地僞周時

大興 劉獻廷 繼莊

本披朝甲五百人駐此以絕其糧餉。有舟過以巨炮打之。後以去長沙遠孤。軍不能久駐。即撤回。今其上猶有寨基存焉。有石灘橫截江中曰過江龍。其上爲柞樹市。

德山在常德。龍潭在澧州。瀉山在寧鄉。德山瀉山。今日規模尙在。

何楷字玄子。思文時曾彈鄭飛虹。并及賜姓。玄子歸爲盜所傷。截其耳。人云鄭氏使人爲之。何鄭自此爲世仇矣。後賜姓據廈門。有人來閩。玄子必捕之。其第三子常涕泣而諫其父。人皆知之。玄子死。三公子爲賜姓所禽。置之獄中。因曾勸其父也。得以不死。勒令造鐵甲千二百副而後釋之。比較時曾受刑杖。玄子著有周易訂詁。奇書也。

鄭飛虹幼姣好。其父爲府吏時。知府蔡善繼園有荔支樹。飛虹同其弟自牆外以石打荔支。誤中善繼之頭。善繼怒呼其父子至。一見飛虹而怒解。後飛虹蒸其後母某氏。其父欲殺之。逃往海盜李旦舟中。有寵於旦。旦死欲置主。卜之于神。飛虹卜皆吉。遂立

以爲主。其弟莽二名之豹。梟勇絕人。遂雄踞海上。弟之彪。後改名鴻遠。

楊晉叔夫人。郭氏也。父名郭羲。與陳秀皆飛虹同時人。鼎足而立者也。後不相能。歸誠後。皆世襲精奇尼哈番。夫人因長沙之亂。合家避居于官山。四王兵至。搜山。家人皆走。夫人獨不去。自縊死。後晉叔于星沙大作佛事。以資冥福。僧以旛往官山招魂。有鳥如燕而長尾。隨旛飛至星沙。棲庭樹上。每旛繞壇。鳥輒隨旛飛轉。畢復棲樹上。凡三日夜。佛事既畢。化紙送佛訖。即飛向官山而去。夫人平日事姑事夫。孝誼備至。宜乎有此靈異也。涵齋嘗爲之立傳。

王明亦閩人。在廣西提督馬雄標下爲參將。孫延齡之攻柳州。雄數敗。雄素輕明。茲忽自薦。請以三百騎往衝其營。雄初不許。後聽其以百五十騎往踏延齡營。四層而返。不失一騎。延齡自此不支。而明聲震粵西矣。

李卓吾晉江人。爲府前李氏。與林氏同宗。蓋其祖本姓林也。故泉人有林李同宗之語。今李厚菴。乃其族人也。

賜姓攻金陵之前。經營海上。舟泊羊山。山在普陀之東。有鷄山羊山。鷄山一山皆鷄。羊

山皆羊也。其地有龍不可泊。賜姓曰。吾有命在天。龍何能爲。事苟有成。自有百靈擁護。不成死此耳。舟泊。金鼓作。龍起震蕩。見紗帽紅袍人揖賜姓上小舟。風吹小舟上岸。得不死。舟覆甚衆。精銳十喪五六矣。

世廟時有呂四官以力聞。爲暴于鄉。不容于閩閩。走海上。引倭時入寇。四十餘年。後年八十矣。更來閩省。其父母墳墓。人皆不識。曰。吾呂四官也。流寓他鄉久。今暫一歸省耳。即去。人亦不敢蹤跡之。

衡山之大堡。煙火一百八處。行鹽之市井也。

柚出閩廣。蓋橙類。大如巨升。色黃如梨。案柚一名櫛。亦曰條唐。本草曰。壺柑。食性曰臭。橙。亦曰生欒。李時珍曰。柚色油然。其狀如卣。故曰壺。亦象形。今人呼其黃而小者。正此意也。柚樹葉皆似橙。其實有大小二種。小者如柑橙。大者如瓜如升。有圍及尺餘者。亦橙之類也。今人呼爲朱欒。形色圓正。都類柑橙。但皮厚而粗。其味甘。其氣臭。其瓣堅而酸。其花甚香。南人種其核。長成以接柑橘。云甚良也。爾雅有欒音廢。郭璞云。欒大柚也。范成大云。廣南臭柚大如瓜。可食。其皮甚厚。染墨打碑。可代氈刷。且不損紙也。爾雅亦

曰。積音賈。列子云。吳越之間有木焉。其名爲櫟。碧樹而冬青。實丹而味酸。渡淮而北。化而爲枳。廣雅謂之櫟。櫟亦柚也。皆此物耳。予在衡州時買而食之。亦可口也。

予在衡署中度歲。日聞堂中競擲陞官圖。喧笑。不知此中有何意味。而諸公耽之至此。予欲取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宋元之選舉職官各爲陞官圖一紙。陞官圖說一冊。置學舍中。節日暇時病餘課畢。以此消遣。久之而歷朝選舉職官考課銓選之法。皆了了矣。亦讀史之一助也。賢于博奕遠矣。

癸卯年工部題清河縣仲家莊開池下陶家莊地方。建一石閘。估計銀三萬四千九百二兩零。此閘與仲家莊相去不遠。令該閘官就近兼管新建閘。擬名康濟仲家莊石閘。改名廣濟。奉 旨依議。

舊春上元在衡山縣。曾臥聽采茶歌。賞其音調。而於辭句。懵如也。今又來衡山。于其土音。雖不盡解。然十可三四。領其意義。因之而歎。古今相去不甚遠。村婦稚子口中之歌。而有十五國之章法。顧左右無與言者。浩歎而止。

川陝總督佛倫籌奏第四疏。謹陳潼關收糶米糧。請敕鄰省督撫動帑招商販抵關。亟

濟被災兵民事。戶部議于潼關地方。選委賢能道廳等官。酌動捐納銀兩。隨米價消長收買。再令直隸山東河南山西湖廣五省督撫各動庫銀十萬兩。招股實商人給發。令于糧賤處。無論米穀麥豆收買。抵潼關糶賣。其多出利息不計。止將原給本銀收取可也。 旨依議。

紫廷家廢書套甚多。委積壁角。以飽蛇鼠耳。虞臣取而裁之。製成研匣。一傳會之以膠漆。錦不可得。即以油紙飾其外。下藏小匣。可以貯墨函。蓋相稱廉隅端直。儼然成器矣。自此與吾周旋。晨光夜火。形影相接。又不知其歷幾年月也。夫天下之良材佳質。委之無用之地者。不知何限。念之惘然。

川陝總督佛倫奏欽奉

上諭將西安納米事例。移在商州捐納。而西安在于司庫止令捐銀。但捐納米石數目。如仍照三十一年八月以後十分之數。每石折銀六兩捐納。恐數多而捐納者少。請將西安捐納。仍照三十一年八月以前。以十分減四。每石折銀六兩。準于西安司庫捐納。至于商州既通水路。其捐納米數。應照三十一年八月以後之例。在西安則納銀者衆。

而商州得以積貯米糧矣。

工部題請

昭陵寢殿傾請重建造。

旨依議。

山西巡撫葉題欽奉

上諭截留漕糧二十萬石。分貯秦晉蒲州等處。布政司舒書稱兩省之員在孟津等處。公同斛米。運至觀音堂。交晉接運。兩省官員于潼關蒲州等處。公同斛米。先將秦省應貯之米十萬石。于十二月初三日。運至蒲州等處。同豫員交兌取獲秦省貯米之韓城朝邑華陰潼關衛。並晉省貯米之蒲州滎河臨晉。各收米實收詳報。

東壩。有上下二壩。上壩地名廣通鎮。有小石碑。言地古名良林鎮。初築隄以障水。易今名。其地四通八達。東至鄧埠無錫。西至高淳蕪湖。南至廣德泗安。北至溧水江寧。東南至溧陽宜興。東北至金壇丹陽。西南至寧國。西北至太平府。向無此壩。宣歙廣德建平諸水。一由蘇州出劉家河。一由吳江出松江入海。洪武初水沒吳中田禾。戶部題請築壩引水。由太平蕪湖入于江。遂將高淳黃池一帶田沒成湖。其地糧稅加派于蘇松二郡辦納。案此壩顛末。尙未究悉。當于地志暨實錄中攷之。

梁山卽所謂天門山也。二山橫截江中。東西對峙。正當采石。西南天設。此山爲金陵門戶。蹲踞江邊。如二餓虎。隔江眈眈相向。山上長松古柏。鬱然參天。山後人家參差。隱見于松柏中。風帆盤于兩山之間。予以玻璃鏡照。毫髮皆見。采石鎮閭閻相接。不下萬家。臨河人家。隙地皆接以白石欄楯。壯麗如畫。此天下所無也。

立人言江行順風至六百里。則釘板俱熱。不可復行。行則虞其敗矣。虞臣未信其理。予爲之往復推論。始得豁然。

采石磯有然犀亭。晉溫嶠然犀照水處。此事史載甚詳。予嘗思之不得其解。古今相傳如此類者多。皆別有其故。非好學深思者未可與共商此事也。

采石磯臨江有三元洞。在山半石壁中。下瞰大江。土人施木架閣于洞穴中。洪大慈尊像。顏曰妙遠。有巨鼠數千穴石壁中。游人來僧擊壁呼鼠。道人鼠應聲出。不畏客。以飯飼之而去。蓋人無害鼠之心。故鼠亦不懼也。唐人詩曰。童子亦知善。衆生無懼心。悠悠可思。昔錢龍友嘗爲予言之。而吳游亦曾阻風過其地。予入楚時嘗至其洞。見窗几蕭然。萬里江流。橫過窗下。佛前燈火熒熒。老僧正在定中。令人肅然畏仰。其地雖幽邃。而

往來過客以阻風故。多來訪之。非真阿練若也。予問鼠道人安否。僧曰前年有客放爆竹驚之。今不至久矣。可歎也。

高孔霖有頴上風物記一書。約五六十葉。記頴上風土人物甚詳。其輿地攷之二十一史及方輿記。要皆有原委。

孔霖所作五言古詩。逼真唐人。歎此調今人不彈久矣。李于鱗曰。唐無五言古。而有其五言古。斯言一出。而世皆趨漢魏。遂不復見唐五言古矣。哀哉。

王望文扇頭有崔嵬牀詩。先生的筆也。學道人同霹靂居。電光轉處一身餘。戰爭文字秋墳骨。見爲神仙搦素書。一塵閣糟邱樣子殊。罡風正厲片時無。因緣隨受罡風轉。大笑攜燈照暗衢。二嚴冷人難浪得名。浮雲久謝大虛爭。但尋寂寞山川裡。定有漁樵掉臂行。三。大事難明心正哀。能明此事慎旃哉。人生共許生悲仰。何用閻羅對面來。四。蓮花火裡鬪新妝。白日看天不用忙。自有阿師家具在。碎捶磁枕飽黃粱。五。雲內雄雞叫五更。孤懷如月向誰明。秦家鸞鏡無年月。簫歇而今子晉笙。六。

望文又誦嵬牀題燕十磯一絕云。大江蜃浪鼓漁罾。石上苔花繡幾層。燕子不來今又

去。邨堪西望是金陵。久不見先生詩。舉目所見皆青燐。傾耳而聽皆鬼嘯也。見此如睹青天而聞霹靂。

星維言有婦人患小腹中痛氣衝上不得臥。百藥不效。已骨立矣。有吳人診之曰。此乃經時不謹所致。用白芍二兩。香薷一兩。豬外腎一對。煎湯。滑石白礬各五分。共爲末。以豆腐衣包之。煎湯送下。下黑血甚多。一劑而愈。亦異方也。龔首驤夫人病頭風已數年矣。每發時痛欲死。骨節間格格有聲。已壞一目而痛不止。今發愈甚。延予入內診之。予一劑可愈也。出定一方。用酥炙龜板二錢。麻黃一錢。梔本一錢。甘曰。是不難。草五分。後更爲定一方。用何首烏苡仁牛膝。令服二劑而愈。

望文誦閻古古贈陳伯史詩。海上生還九死餘。老親未葬故踟躕。絕無世上彈冠想。待有年來卻聘書。伏臘不關新晦朔。湖山猶伴舊樵漁。侍郎若問田園事。先帝邱陵亦已墟。

子儒言明末高郵有袁體菴者。神醫也。有舉子舉于鄉。喜極發狂笑不止。求體菴診之。驚曰。疾不可爲矣。不以旬數矣。子宜急歸。遲恐不及也。若道過鎮江。必更求何氏診之。



遂以一書寄何。其人至鎮江。而疾已愈。以書致何。何以書示其人曰。某公喜極而狂。喜則心竅開張。而不可復合。非藥石之所能治也。故動以危苦之心懼之以死。令其憂愁抑鬱。則心竅閉。至鎮江當已愈矣。其人見之。北面再拜而去。吁亦神矣。

予寓維揚時。聽望文談。崔默庵醫學。默庵太平縣人。余寓白雲觀時。聞鏗一庵數道其人。述其醫多神驗。而望文嘗從之學醫。有時疫流行。與傷寒不同。方論一書。實前人所未發。有一少年新娶。未幾發疹。徧身皆腫。頭面如斗。諸醫拱手。延默庵診之。默庵凡診一症。苟不得其情。必相對數日。沈思數問。反覆診視。必得其因而後已。診此少年。時六脉平和。惟少虛耳。驟不得其故。沈思久之。肩輿遠道。時已饑餓。即在病者榻前設饌對食。見病者以手擊目。看其飲啖。蓋日眶盡腫。不可開合也。問曰。女思食否。曰甚思。奈醫者皆戒予勿食。何也。崔曰。此症何礙於食。遂命之食。而飲啖甚健。愈不解。久之視其室中牀廚卓椅。舉室皆新漆氣薰人。忽大悟曰。予得之矣。亟命別遷一室。以螃蟹數斤生搗。徧敷體上。不一二日。腫消疹見。則極順之症也。蓋其人為漆所咬。他醫皆不識云。崔默庵論疹症曰。今人治疹。率用升麻葛根湯。使其毒氣盡升頭面。後多難治。戒升麻

勿用。多用葛根及橫解之劑。少加桂枝。令其毒氣散于四肢。即險逆之症。亦可為矣。其治血熱之症。用蘇木三四兩。濃煎一碗。頓服用之。無不應手愈。一婦人患眼症。用大黃四兩。酒煎少許。服之立愈。此等方法。行於世上。皆能益人神智。故備記之。

張枚臣武陵人。諱錫信。其尊人弘載先生諱嗣隴。初任無為州同知。甲寅隨征授福清縣丞。與戴文開為中表兄弟。文開火攻之學。半得之弘載。枚臣令祖少室先生。與孫大東同事。少室先生字惟照。少室其別號也。仁和縣籍。由材望。天啟六年。四月。授守備陞廣東游擊。奉命取西洋大砲製造施放。崇禎辛未。計功陞參將。又陞江東副總兵。又陞大凌河挂印總兵。左府都督同知。賜蟒玉。又調山東。壬申七月二十三日。登州失陷。殉難。

子龐扇頭有黃自先詩五首甚佳。錄之於此。薊北重陽雪已飛。何人蕭颯不思歸。風號萬里寒吹角。月霽千門亂搗衣。秫酒棗糕香野店。蟹螯鰕菜薦魚磯。送君引我家園夢。惆悵西山黯淡暉。一憐君廿載歷風塵。落落何求獨此身。元亮歸來寧傲世。梁鴻熱處不因人。豹斑自信應能變。龍性難云尙未馴。別去試觀東海上。狂波不動日華新。二日

暮鴉羣集禁園。天南孤雁獨高騫。歸從熟路經淮海。遊待來春過太原。韓信祠荒秋短草。武侯廟拱塞長垣。臨歧駐馬登臺望。動地西風別緒繁。三手揲神著自轉環。目縣冰鏡照人顏。頻聞鼓角心猶壯。每卜勳名鬢欲斑。定遠玉關飛食肉。伏波銅柱老征蠻。古人器業拋章句。別後雕蟲取次刪。四與君對月兩回圓。此別重逢未定年。江左名家尋顧陸。謂幼鐵西明二子天涯老將滯幽燕。千杯綠酒醺僧舍。一路黃花送客船。途遇洪遵如許我。依然長劍倚青天。五後書秋九月望客燕門永寧僧舍送子龐先生還南兼懷洪去燕。

夷陵頗苦土司之橫。而

朝廷則最左袒土官。蓋由吳三桂在滇時。以土司為魚肉。

上主先入之言故也。有永美宣慰司田順年者。驕悍異常。

朝廷嘗 詔入陛見。

加以宮保。今亦少戢矣。

符五舟中攜寒沱石硯三方。石出夷陵。中有花紋如筍。石淡黃色。而筍潔白如玉。石橫截之。紋極圓無少偏欹。儼如世之圖太極者。但石質堅硬。不受墨。非硯材也。

符五言荆西有蝦蟆洞水坑石黑色。貴州飯甑山有金星石。皆硯材之良者。金星石予

家有之。未知出飯甑山否。若蝦蟆洞則從未之聞也。

符五云有查如龍者。下江人。弘光朝曾為部郎。後流落江湖。未嘗一日忘天下也。康熙初年。偽造天下督撫提鎮書札。官封印信花押圖章。一一逼真。書中之意。皆聯絡聲氣。共圖舉事。恢復中原。皆有報書草稿。彙為一冊。辭皆俊偉。攜之走滇南。寓山中僧舍。去省不遠。為血書一通。上平西。言天下督撫提鎮及朝中大臣。皆有同心待王。為盟津之會。王華人也。當年之事。出于不得已。今天下之機杼在王。王若出兵。以臨中原。天下響應。此千古一時也。令一童子于王府上之。其意欲露布此書于人。魯王以不得不從之勢。童子至王府。不得其門而入。逡巡歸。後以假銀事敗。露于曲靖府。曲靖知府李率祖號素園。向與平西有隙。得此甚喜。然見其書稿牽連天下。無一遺者。遂取而焚之。唯以上平西血書。申督撫聞之于朝。命千總董三綱解之入京。如龍臨發時。呼三桂曰。我死。爾九族之滅。亦不遠矣。至京。凌遲處死。朝廷之疑滇。自此愈深矣。

劉玄初蜀人。為蜀王劉文秀幕客。蜀平。平西王復羅置幕中。癸丑閩粵二王皆上書請解職東歸。吳世子應熊使人啟平西曰。朝廷久疑王。今二王皆有辭職疏。而王獨

無。朝廷之疑愈深。速拜疏發使來。猶可及也。平西命玄初具稿。玄初曰。上久思調王。特難啟口。王疏朝上而夕調矣。彼二王辭者自辭。王永鎮雲南。胡爲效之耶。不可。平西怒曰。予疏即上。上必不敢調予。具疏所以釋其疑也。怒劉出爲鹽井提舉。未幾有貴州之變。三桂思玄初言。以之留守學士。至夷陵。駐兵松滋。三月不進。玄初上啓曰。愚計此時。當直搗黃龍而痛飲矣。乃阻兵不進。河上消搖。坐失機宜。以待四方之兵集。愚不知其爲何說也。意者王特送諸大臣入朝爲王請乎。諸大臣辱國之臣。救死不暇。烏能爲王請也。若曰待世子歸乎。愚以爲朝廷寧失四海。決不令世子返國也。夫弱者與強者鬪。弱者利于乘捷。而強者利于角力。富者與貧者訟。貧者樂于速結。而富者樂于持久。今雲南一隅之地。不足當東南一郡。而吳越之財貨。山陝之武勇。皆雲翔。集于荆襄。江漢之間。乃案兵不舉。思與久持。是何異弱者與強者角力。而貧者與富者競財也。噫。惟望天早生聖人。以靖中華耳。平西不報。未幾玄初亦死。

符五曰。予少年曾夢一比邱尼。攜之禮懺。起見一菩薩如觀音大士。而鎚其衣。符五問其名。尼曰。默慧菩薩也。菩薩厲聲曰。默慧汝身是也。遂恍然而覺。未幾有愚山知止和

上建大悲懺。爲符五取法名明心。號默慧。適符夢境。亦大異矣。又五六年前夢中甚覺心癢。取刀剖之。中有六鼠隊地散走。遂縫合如故。此即彼法中所謂六識六賊也。余平生不信釋氏之學。而夢中所見如此。殆不可解。然夢雖如是。而予之不信如故也。予意符五聰明絕世。而夢境又神異如此。必再來人無疑。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必有其時矣。符五有友劉子喬。少年有才氣。英穎過人。曾夢至一處。見禪牀几杖蕭然。而閭無一人。牀前書一聯云。彌桃餘味今安在。董袖遺香孰可留。凄然而覺。劉最癖美男子。自疑前生必是破戒沙門。然而不能改也。

螃蟹磯在江中不見形。而水石相激之聲。轟轟如雷。去里許聲猶在耳。名曰螃蟹。必一小石而猶若是。瞿塘三峽如象如馬。又不知當何如也。

荻港居人不下數千家。百物皆具。市井駢接。屋宇宏麗。有石橋精緻。如大內之製。遊擊開府于港內。門境蕭然。太平景象可樂也。

符五云雲南有土司三家最強。一曰龍鵬。一曰黎世屏。一曰黎思進。皆有衆數萬。火器兵仗。堅利絕倫。而黎世屏尤爲强悍。此南土之隱憂也。

武昌賀逢聖門前有石坊曰天恩重閣。後石折中斷。宗人有戲爲聯者云。承不起天恩。當不起重閣。斷斷乎有理。上不能致君。下不能澤民。默默乎無言。

雲南永歷朝丁酉科舉人江彧。才望士也。洪經略入滇。彧將隨公車北上。會試謁見經略。經略不許。云崇禎朝舉人許會試。永歷朝舉人不許會試。彧曰。若以大清龍飛之日計之。則自天命元年始。將萬歷泰昌天啟崇禎四朝舉人皆將不許。若曰崇禎固中國之主也。永歷先帝聖子神孫。西南半壁。固大明之江山也。奈何所取之士有異于崇禎之朝乎。吾知之矣。崇禎先帝曾爲公設御祭九壇。固公之恩人。其所取士。得爲舉人。許其會試。所以報也。永歷先帝。公之仇也。所取之士。亦仇也。其不許會試。宜也。公怒。命扶出。

辛未八月朔日舟泊大通。大風雨不能開船。聽符五談沙定洲妻萬彩雲事。萬江西人。初生時有彩雲覆其屋上。其父見之曰。若男子必非常人。惜其女也。長隨父入滇南。家于臨安。美而豔。土官普明聲見而悅之。娶以爲小妻。與其室異地而處。生子曰小普。彩雲有機智。未幾普氏之權盡歸掌握。明聲死。小普嗣。剛很淫亂。而彩雲亦多淫行。常蓄

美男子數十人。以次入侍。小不當意。輒殺之。有沙氏子。土司之後也。彩雲悅其魁吾。寵之專房。一日彩雲早起他出。沙子尙臥帳中。小普潛入室內刺殺之。彩雲哭之如喪伉儷。後又得定洲寵過前沙。定洲生于貧賤。然有權略知書。時小普已死。普氏之業遂歸定洲。後乘亂逐沐天波而踞滇省。彩雲助之也。彩雲亦人妖矣。

王輔臣本姓李氏。河南人。少爲宦官家奴。後聞其姊夫在流賊中往依之。驍勇善戰。而擄蒲一擲。饒有劉毅之風。嘗一夜輸銀六百兩。其姊夫知而謀殺之。彎弓于門內以待。輔臣歸。一發不中。反殺其姊夫而逃。後流入姜瓖營。爲料某帳下健兒。有王進朝者無子。與料善。問料曰。汝帳下人有可爲我義兒者否。料曰。此有二人。其一知書。一不知書。惟公擇。不知書者則輔臣也。王擇不知書者。自此爲王氏子矣。輔臣長七尺餘。面白皙。無多鬚髯。眉如臥蠶。如世所圖呂溫侯像。勇冠三軍。所向不可當。號曰馬鷄子。清兵之圍大同也。輔臣乘黃驃馬時出剽掠。來則禽人以去。莫有撓其鋒者。清兵遠望黃驃馬。騁而來。輒驚曰。馬鷄子至。即披靡走。輔臣與白成功葛秉貞三人。更迭乘黃驃馬出。清兵亦不辨乘馬者之爲誰也。見即走耳。城克。姜瓖降。八王子以輔臣爲蝦隨入都。都中

滿漢無不以一識馬鷄子爲榮矣。八王得辜死。輔臣沒入身者庫久之。章皇帝親政。嘗拊髀謂敖拜曰。聞有馬鷄子者勇士。今不知何在。安得其人而用之。拜亦不知也。一日拜之僕騎而過市。遇一少年下馬而避道左。僕怪而問之。曰。我馬鷄子也。向者于某所識公。公忘之邪。僕喜曰。我主甚念爾。爾來朝不可不早來謁。歸以啟敖。敖亦喜。俟其來。卽率之以見上。

上大喜。立授御前侍衛一等蝦。未幾洪承疇經略河南。

上命侍衛二人隨侍。一爲張大元。一則王輔臣也。大元敖慢無禮。經略待之少不如意。輒悻悻見于詞色。嘗曰。我奉朝廷命來隨女。豈女家奴。勞苦如是不當題我爲一鎮總兵耶。經略亦微聞之。輔臣事經略惟謹。經略未食不敢食。未衣不敢衣。視經略所向。經略行輒左右之。遇險阻必下騎。自執其轡。有岡巒泥滑不可行者。必背負經略而過。雖家人不是過也。勤敏謙恭。未嘗以御前人自居。經略絕憐愛之。曰。兒埃有好缺。我題女官。輔臣輒泣曰。臣奉命隨相公。死隨相公耳。相公勤勞王事。臣安忍離相公左右。而安居好爵耶。經略對之亦泣下。經略以夷陵爲川湖要地。土司雜處。題請設鎮。以大

元爲請。雖酬其願。亦卽爲輔臣地矣。大元之鎮。經略攜輔臣上雲南。雲南平。設援勦五營。而題輔臣爲右營總兵。轄雲南迤東地方。駐曲靖府。後經略歸朝。遂隸平西王藩下。輔臣之事平西。無異經略。而平西之待輔臣。有加于子姪。念王輔臣不去口。有美食美衣器用之絕佳者。他人不得。必賜輔臣。輔臣爲人。恭以事上。信以處友。寬以待人。而嚴以御下。然有功必賞。雖嚴士亦樂爲之用。嘗奉平西命征烏撒。與諸將會食于馬一棍營中。吳應期亦在坐。應期者平西之姪也。爲固山額真。飲酒薄醉。將飯矣。輔臣飯盂有死蠅焉。王總兵者見之。呼曰。飯有蠅。飯有蠅。時馬一棍爲主人。御下酷厲。每以微過責人。一棍立斃。故有斯號。輔臣恐其以死蠅故而殺庖人。曰。我等身親矢石人也。得食足矣。安暇擇哉。倥匆之際。死蠅我亦嘗食之矣。王總兵性愚蠢不解輔臣意。乃曰。公能食此蠅。吾與公賭輸。吾坐下馬。輔臣念言旣出諸口。遂勉強吞之。吳應期在旁曰。奈何。王兄馬直如是好騎耶。人與兄賭食死蠅。兄便食之。若與兄賭食糞。兄亦將食糞耶。輔臣怒罵曰。吳應期女侍王之猶子。當衆辱我。人懼女王子王孫。吾不懼也。吾將食王子王孫之腦髓而嚼其心肝。挖其眼睛矣。遂揮拳擊食案。案之四足皆折。案上十二磁盞暨

菜碟飯盃酒杯等一一應手碎。左右侍從以百數皆辟易。應期乘間逸去。諸人亦勸輔臣歸。來朝酒醒氣平。亦自悔之。左右勸輔臣往謝。應期曰。固山之言。本出無心。公怒罵過甚。往謝而解可耳。王甫出門。而吳已飛騎來矣。執手入拜。伏不起曰。昨以酒故無狀。出語傷兄。兄罪吾誠是。願兄恕之。無藏怒。王亦拜。掖之起曰。我醉出語傷兄。兄不罪我。何反自責爲。遂招諸鎮來開筵痛飲。極歡而別。從此相好如初。無間言矣。或有以此言聞之平西者。詞多溢惡。平西不善也。適曲靖差將官入省領餉銀事。畢辭平西歸。平西勞之曰。女歸言吾問爾帥衆各營將士無恙。更語爾主前征烏撒時。與吳應期酒後爭嚷。少年兄弟使酒罵坐。此其常事。乃至老拳相向。亦復何妨。誰是婦人腹有私孕。懼其打落耶。打即打耳。何必牽引老夫。乃云女是王子。吾將食王之腦髓心肝。此誠何語。令他人聞之。揜口笑我曰。吳三桂老子。平日愛惜王輔臣如珍寶。今一旦思食其腦髓。豈不令人寒心。歸語爾帥。今後更無作此等語。王輔臣聞之亦怏怏曰。我與女皆朝廷臣。豈女家人而受制于女。女自向女之姪。視我爲外人。天下無不散之筵席。安能鬱鬱久居此耶。乃密遣人持金錢入都。徧賂朝廷左右。暨用事者。人人交口王輔臣。

上聞之亦耳熱矣。適平涼提督缺出。

上以邊鎮須材。特點王輔臣。報至滇南。平西聞之。如失左右手。歎曰。小子費亦不貲矣。家私幾何。乃如此胡爲耶。及至省辭王。王待之愈厚。執手涕泣曰。爾至平涼。無忘老夫。女家貧。人口衆。萬里迢迢。何以當此。遂出帑二萬兩以爲路費。輔臣至都。久不得陞見。蓋其平日專用力于近侍之人。閣部九卿全不留意。故滿漢大臣多少之。無人引見。兵部曰。事關儀制在禮部。禮部復曰。提鎮引見。兵部事也。兩相推委。而王輔臣又不肯受。以金壁賄賂部臣。惟隨衆常朝而已。一日朝。

上賜羣臣茶。有近侍曾識王者。行茶至前。私問無恙。曰。來幾時矣。曰。久。匆匆不得款語。後

上燕居。偶念平涼提督何久不至。近侍奏曰。至矣。前常朝。賜茶時。奴親見其坐班。

上曰。何不引見。亟令人出外訪問。立詔之入。

上坐內廷以待。望見。喜曰。有武臣如此。朕復何憂。自此恩澤頻加。賞賚屢及。

無日不詔入。語必移時。廷臣駭然。不知其何自也。都下哄傳以爲平西有密語。令

王入奏。又訛馬鶴子爲馬兒頭。種種不經之語。令人發笑。上問輔臣出身。曰身者庫。

上驚曰。如此人物。乃隸身者庫耶。立命出之。改隸旗下。因謂之曰。朕欲留女于朝。朝夕接見。但平涼邊庭重地。非女不可。其命欽天監擇好日以行。時值歲暮。而定期歲內。

上又謂之曰。行期近矣。朕不能舍。上元在邇。其陪朕看燈。過而後行。更命欽天監再擇吉日。于上元之後。屆期入辭。溫語良久。授以方略。重加賞賜。御座前有

蟠龍豹尾鎗一對。

上指謂輔臣曰。此鎗

先帝所遺以付朕者。朕每出必列此鎗于馬前。以無忘

先帝。汝

先帝之臣。朕

先帝之子。它物不足珍。其分此一鎗以賜女。女持此往鎮平涼。見此一鎗。如見朕。朕見

此鎗。如見女矣。輔臣拜伏于地。泣不能起。曰

聖恩深重。臣卽肝腦塗地。不能稍報

萬一。敢不竭股肱之力。以效涓埃。涕泣而出。癸丑平西王反。念陝西爲天下之脊。而王輔臣張勇實握兵權。又皆舊部曲。輔臣尤爲親密。雲南援勦右營標下聽用官汪士榮。向爲輔臣之所親信。三桂訪得之。以書二通。箭二道付士榮。令其從間道走平涼。以致輔臣。而令輔臣以書一箭一轉致張勇。不別遣使。輔臣得書。立使人拘執士榮。令其義子王吉貞賁逆書二通。僞箭二道。解逆使汪士榮。星夜入朝。

上見之大喜。置士榮于極刑。留吉貞于朝。晉職爲卿。而嘉輔臣之忠貞也。張勇聞之。怒曰。吾二人事同一體。女即欲作忠臣。亦宜先使知會。同遣使入。乃背我獨獻忠于

朝廷。令

朝廷疑我。是賣我也。我看女作忠臣者。作至幾時。自此張王遂成參商矣。

秦州之變。世多知之。茲不具記。然初非輔臣本意。方其下之謀爲變也。輔臣以死自誓曰。甯殺我。無負朝廷。言之至再。迨變局已成。而輔臣亦無如之何矣。平涼之兵。旣殺

經略。陝西督撫以反狀上聞。上亟召王吉貞入內。曰。女父反矣。吉貞曰。不知也。

上卽以陝撫之狀示之。吉貞戰慄。噤不能言。

上曰。無恐。朕知女父忠貞。決不及此。由經略不善調御。平涼兵變。脅女父不得不從耳。女宜亟往宣朕命。女父無辜殺經略。罪在衆人。女父宜竭力約衆破賊立功。朕赦衆罪。不食言也。吉貞星夜歸平涼。時輔臣尙在秦州。平涼居守諸將技癢。正不可奈。忽見吉貞歸。歡呼曰。大總爺至矣。擁之入城。奉爲總兵。設官分守焉。吉貞亦將

上命置腦後。自吉貞歸平涼。而王氏之反勢成。輔臣既殺經略。詎不思疾取西安。而張氏雄踞西陲。耽耽虎視。一舉足而東。則張氏卷甲尾其後。躊躇首鼠。退保平涼。而大兵已四集矣。輔臣初在大同。城破之日。有結髮妻自縊而死。後貴復置妻妾七人。平涼被圍。時輔臣顧七人而歎曰。死大同者。今無其人矣。七人聞之。同時皆自縊而死。輔臣出戰。雖屢勝。而孤城坐困不支。經略圖海招之降。與之鑽刀設誓。保其無它。輔臣出降。隨經略轉戰有功。事多不具錄。事平。

上撤經略還朝。卽

召輔臣入京。鞍馬已具。行有日矣。乃出其後妻。自七人縊後。輔臣復娶一女。至此忽與之反目。怒不可解。登時欲出之。召其父來。與之決絕。而密語之

曰。領汝女亟離此。他方遠嫁。我出汝女。所以保全之也。有工匠隨征久。具呈于輔臣。求批歸省。輔臣取其呈。手裂之。曰。汝歸卽歸耳。尙須此物耶。汝歸不宜復來。逢人不可道一王字。命取銀賞之。工匠涕泣辭去。隨命司計者取庫中銀多少分之。各爲一封。多以百計。少或數兩。一一標識。餘一二萬金。置之庫中。以印條封之。更錄簿一冊。記銀數并諸雜物。曰。吾爲提督久。豈無餘貲。令人動疑。累女後人也。取舊帳目悉火之。召諸將卒親隨人等至前。曰。女等隨我久。東西南北。奔走犯霜露。冒矢石。亦良苦。今我與女等辭。女等宜遠去。隨其人之功績。各以銀一封與之。曰。女持此。願歸田者。亟歸。願入行伍者。速投他鎮去。無言向在我處。衆皆哭。揮之行。曰。速去。我事自當無累女等。從此決矣。既發遣衆。乃命酒獨酌。高歌。飲訖。見盛魚銀碗在案。重二十餘兩。沈吟曰。此物當與誰。適有童子捧茶至。顧曰。女在此幾年。曾娶妻否。童子曰。未娶也。遽命取石槌碗。令扁以授童子。曰。與女歸娶一妻。勿更來矣。復酣飲。高歌二三日。問門下尙有幾人。則惟數十人在矣。召之來共坐。呼酒歡飲。至夜半。泣謂衆曰。我起身行伍。受朝廷大恩。富貴已極。前迫于衆人爲不義。事又不成。今雖反正。然朝廷蓄怒已深。豈肯饒我。大丈夫



與其駢首僇于市曹。何如自死。然刀死繩死藥死皆有痕跡。則將遺累經略。遺累督撫。遺累女等。我籌之熟矣。待我極醉。繫我手足。以紙蒙我面。冷水噴之。立死。與病死無異。女等以痰厥暴死爲詞。衆哭諫之。怒欲自刎。衆從其言。天明以厥死聞。後經略入朝。後問王輔臣。經略言反非其本意。

上怒曰。女與王輔臣一路人也。圖海懼吞金而死。惟張勇坐鎮河西。始終不變。三秦賴其保障。

上嘉其忠。封靖逆侯。世襲。人謂靖逆之功。實王輔臣激成之云。

江西風土與江南迥異。江南山水樹木雖美麗。而有富貴閨閣氣。與吾輩性情不相浹。洽。江西則皆森秀竦。有超然遠舉之致。吾謂目中所見山水。當以此爲第一。它日縱不能卜居。亦當流寓一二載。以洗滌塵穢。開拓其心胸。死無恨矣。

岷江萬里奔流至江南。已就坦途。逶迤東去。若安慶以上。其浩蕩之氣猶未盡。又受彭蠡之流。阻以小姑之險。瀕洞震動。不可方物。江南兩岸固不乏山。亦皆寬衍平舒。此則層巒疊嶂。與江勢爭雄。峭森秀。如荆關之畫。而情爲之移。

湖口縣下石鍾山。石無巨細。皆挿空壁立。如吳郡范墳萬笏朝天之狀。石壁數百仞。下臨無地。秀極絕勝。震澤之石公。有漁人爲棧道于壁間者。望之如飛仙。予與虞臣叫絕。符五云。先生若入蜀。寸寸皆是物也。久之亦厭極矣。何奇之有。予思自幼熟讀少陵詩。若不入蜀。便成唐喪。倘遂茲願。則一草一石。皆別有妙悟。斬新更讀一部活杜詩。其境當何如也。唱經堂于病中無端。忽思成都有詩云。卜肆垂簾新雨霽。酒壚眠客亂花飛。餘生得到成都去。肯爲妻兒一灑衣。想先生亦是杜詩在。入識田中作怪。故現此境。不然。先生從未到成都。何以無端忽有此想耶。

酈道元所謂石鍾山。東坡泊舟於此。作記者乃上石鍾山也。

下石鍾山有閣曰江聲。在山半。踞石壁上。南望彭蠡。西對大江。游覽之地。于斯爲最。乃其地爲公所。荒蕪不治。北牖下有槽櫪。馬矢堆積。令人歎絕。此與才士流落不偶者何異。若此閣在吳下。所遇不知當何如也。

同舟有劉公者。庚午曾隨征阿魯得。辛未隨朝廷之舫。戲愚北鹵。信有之矣。

湖口縣南望彭蠡。不見涯際。鞋山峙湖中。浮圖如筆挿天。大孤山尙縹緲雲外也。上下二石鍾山。爲湖口名勝。萬歷時宦官李道奉設關權稅于此。于上鍾山大治臺榭。顏曰學圃。後李去關撤。其地亦廢。今無片瓦存矣。山塢中草深數尺。堯峰僧坦然。自京師歸。訪友于此。不值。有窮途之哭。囊中惟錢十八文耳。日坐江邊賣藥。以度朝夕。環視石鍾。惻焉心動。髯蘇舊跡。渺無存者。不有梵刹爲山靈羞。即毅然以募建爲己任。乃坐于關使者之門。晝夜不臥。凡二十五日。使者心動。施銀十兩。公卽募人薙草除礫。築地爲基。而架木於其上。覆之以席。禪誦于內。值使者解任歸泊舟山下。見而異之。曰。吾以女得銀他往矣。乃果爲此難成之事耶。復施銀二十兩。書吏人役等。各以其力。衆擎而舉。此庚午夏秋閒事也。爲庵一。顏曰潮音。中奉大悲尊像西向。像前燈火熒熒。庵之後半厦爲公禪栖處。面絕壁。而開東牖。旁一小厦。爲香積屋。止此耳。庵前尙無牆垣。旁有隙地。而無鄰屋。恐其易傾。以木支之。山風時來。吹落簷瓦。公之願蓋未竟也。符五云。打仗之際。刀惟一掠耳。不可直斫。斫必傷刀。爲他人制矣。馬上槍法決無向前直刺之理。惟有回身一槍耳。打仗不可不多備鷓子鞋。鞋須穿過二三日者方妙。新恐

與足不相得也。必備乾飯一包與肉脯置腰間。飢時食之。精神十倍。更帶米一二升。若飯盡。可于地掘一小坑。築土令緊。水溼之。鋪樹葉一層。置米上。米淘過。更以水溼之。米上覆之以樹葉。葉上鋪土。以火煨之。即成飯矣。此法大妙。非獨行伍人當知也。帶白蠟米一包。硃砂少許。遇暑熱暨急難撲跌損傷時食之。可以護心不死。若兵散。不可晚入人家。語皆從經歷中得來。故親切而有味也。

蘄州道士泐在江之西南。山極奇峭。有蘭若臨江。樹木叢茂。大石數十丈踞江邊。舟過其下。仰望之。復自看。身在舟中。舟在江中。恍如畫裡佳絕。

武昌縣在江之西南岸。卽古武昌鎮也。陶侃庾亮所鎮皆此地。東坡游赤壁時所望亦此。今之武昌則江夏也。

辛未秋予寓漢上。時臥處共有四官象。及天地水火也。三官始于黃巾。而道士家因之。不知何時益之以火。漢口皆是也。天地水火爲四正。益以風雷山澤爲八卦之神。亦是一說。

冰鑑和上。爲費隱和上之孫。而獨冠敬和上之法嗣也。冰鑑嘗參天童密老人。天童曰。

荆州有天王道場。女能重興之。不勝如親近老僧耶。天王即道悟之道場。廢久矣。惟存一鐵塊耳。基皆爲人所侵占。和上遂于此發願尋訪。久之而後得其遺基。竭力恢復。今已輪焉奐焉。儼然一祖庭矣。愚按天王天皇。音既相同。其人又皆名道悟。皆在荊州。亦一奇也。由此濟洞二宗。各以其所見。互相是非。浴血而戰。兵連禍結。至今猶未已也。夫豈所謂鬪諍堅固者非耶。洞庭橘香同岑和上洞下尊宿也。嘗謂予言天皇實非其人。自古未有以天皇名寺者。濟宗所據之鐵案。以五燈會元邱玄素之碑爲證。夫邱爲荊州節鎮。考之唐書。實無其人。夫節度豈無關者。而史遺之耶。濟洞二宗之子孫。各祖其祖。門戶既立。則兩造之言俱不可信。埃予少暇爲彼攷之。自有定業矣。漢陽渡船最小。俗名雙飛燕。一人而盪兩漿。左右相交。力均勢等。最捷而穩。且其值甚寡。一人不過小錢二文。值銀不及一釐。卽獨買一舟。亦不過數文。故諺云行徧天下路。惟有武昌好過渡。信哉。

龜山卽禹貢之大別。形肖龜。故俗名之。

黃鶴樓建漢陽門城樓上。巍巍百尺。西向大江。樓前有白石浮圖。工麗無比。如西番阿

育王塔式。四周皆鐫大梵書。恨不能譯其語。南向建石坊。題曰勝像寶塔。大元至正中。威勝王太子建。樓南之臺曰湧月。有粗黃石大書湧月臺三字。高古適媚。俗以爲曹孟德所書。夫曹公未嘗至此。其說附會可笑。

黃鶴樓中層層皆奉純陽像。黃鶴仙蹤。乃費文禕事。與呂洞賓全無干涉。呂咸通中人。而崔考功之詩作于天寶。有何難攷。而昧昧至此哉。蓋文禕無人知之。洞賓則名喧天壤故也。人不可無名。神仙猶尙如此。又何怪今之人趨走如鶩邪。予嘗謂佛菩薩中之觀音。神仙中之純陽。鬼神中之關壯繆。皆神聖中之最有時運者。莫知其所以然而然矣。舉天下之人。下逮婦人孺子。莫不歸心向往。而香火爲之占盡。其故甚隱而難見。未可與不解者道也。

潘太邱弟燕邱。紹興上虞縣人。流寓都門三世矣。尊公明季乙卯北闈舉人。任太原府同知。國初補江西崇義縣。太邱昆季來武昌。入籍府學。順治初拔貢。出爲雲南黑鹽井提舉。陞雲南鶴慶府劍川縣知縣。縣在西南極邊。與麗江府界鄰。麗江知府乃土官。有瀾滄江。渡江而西。則西番烏斯藏大寶法王地界矣。先生在滇久。見吳三桂所爲多不

法。知必爲亂。遂歸武昌。未三年而變作。夏逢龍之變。人爭出城。入山逃避。先生獨閉門飲酒高歌。曰無能爲也。即平矣。先生之識。加人一等矣。

漢口不特爲楚省咽喉。而雲貴四川湖南廣西陝西河南江西之貨。皆于此焉轉輸。雖欲不雄天下。不可得也。天下有四聚。北則京師。南則佛山。東則蘇州。西則漢口。然東海之濱。蘇州而外。更有蕪湖揚州江甯杭州以分其勢。西則惟漢口耳。

漢口三元庵後有亭曰快軒。軒後高柳數百株。平野空闊。渺然無際。西望漢陽諸山。蒼翠欲滴。江南風景秀麗。然輸此平遠矣。

漢水之西南。距大別之麓。皆湖渚。芟蘆菱芡。瀾漫蒼莽。江口築隄走龜山之首約里許。自西達東。石甃平整。循隄而東。南望湖渚。有江南風景。

大江自南池北。武昌城在北。即古江夏地。城南爲鸚鵡洲。漢江夏太守黃祖欲殺禰衡。處洲近南岸。而江流遶出其東。洲北武昌。南流而之大江者曰鮎魚套。使無此洲。則江勢之浩淼爲何如耶。

龜山有鍾子期聽琴臺。不知在何許。古跡謬妄。概不足訪。昔神禹道漢水至于大別會

于江。俗呼大別爲龜山。以形似也。隔江有山蜿蜒東出。俗曰它山。遙遙相望。半生以來。登覽之勝。無有踰于此者。蓋山雖不高。而當江漢之匯。四顧空闊。潛沱數重。環拱于此。支交脈會。左右盤據。目窮于應接矣。案尙書禹貢。漢水南至大別入江。左傳定公四年。吳師伐郢。楚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曰大別。漢東山名也。在安豐縣南。杜預釋地曰二別。江漢之名無緣。乃在安豐也。桑欽水經。沔水自沌陽縣北。又南至江夏沙羨縣北。南入于江。酈道元曰。沌陽處沔水之陽。沔水又東經林障故城北。晉建興二年。太尉陶侃爲荊州都督鎮此。庾仲雍曰。漢口一名沔口矣。案地記。漢水東行觸大別之陂。南與江合。則與尙書相符。但今不知所自矣。予嘗謂酈善長。天。人。其。注。水。經。妙。絕。古。今。北。方。諸。水。毛。髮。不。失。而。江。淮。漢。沔。之。間。便。多。紕。繆。酈。北。人。南。方。之。水。非。其。目。及。也。小。別。不。知。在。何。許。埃。更。攷。之。

自鐵門關西上爲龜山首。有樓巍然曰晴川。與黃鶴對峙。蓋取崔灑詩以名樓也。旁有禹稷廟。毘陵人。毛會建刻南岳岫嶽碑于廟前。而紀其事。樓臨江東向。軒豁開爽。遠勝黃鶴。蓋龜山之首走江中數百步。而大江橫過其下。左右無遮蔽。與市廛稍遠。縱目所

之。山水之情。與精神融治。不如黃鶴之散漫無章。可謂後來者居上矣。予意黃鶴樓。即黃鵠磯。後人訛鵠爲鶴。而附會以費文禱事。一經崔考功題。而青蓮閣筆。已成千秋鐵案。乃今又轉而爲呂純陽。字經三寫。烏焉成馬。天下事已往者皆成冷風。蕩煙又何是非之可論。只要事理燦然悅人耳目。吾亦任之矣。又安從起古人于九京。而問其果然果不然耶。無奈展轉荒謬。詞不雅馴。令人難爲聽耳。

酈道元曰。黃鵠山。林澗甚美。譙郡戴仲若野服居之山下。謂之黃鵠岸。岸下有灣。目之爲黃鵠灣。黃鵠山東北對夏口城。魏黃初二年。孫權所築也。依山傍江。開勢明遠。憑壙藉阻。高觀枕流。上則游目流川。下則激浪崎嶇。實舟人之所艱也。對岸則入沔津故城。以夏口爲名。亦沙羨縣治也。予意桑欽之所謂歎父山。魯山與酈善長所謂翼際山者。皆今之所謂蛇山一帶耳。有鸚鵡洲口爲據矣。黃鶴樓旁湧月臺。有小石碑云。此山卽元之高冠山也。高冠二字。未之前聞。意者因酈注有高觀枕流四字。元人于此置觀。後遂因之名山。復訛觀爲冠邪。不然。山自太古。何獨隸之元邪。當更攷之。黃鶴樓後有道院。其精麗。其額顏曰覺岸。內塑純陽睡像。亭曰仙棗。邯鄲道上盧生與

純陽各分半席。而酣寢大覺。而後知大夢祖生之鞭。必有先之者矣。亭南有小門。下距地數百尺。施磴道曲折而下。蓋漢陽門建于它山之首。而黃鶴樓復建于城上。據地最高。它山逶迤東去。茲則南出。故陡絕耳。門上有官告諭。禁人往來。蓋茲地爲漢陽捷徑。若不禁止。熱中者羣趨於此。商山佳處。即成通衢矣。

它山界武昌城爲南北二區。巡撫布政皆開府于山北。而總督公署。則在山南藩司之前。鑿山脈而斷之。建鼓樓於其上。爲南北通衢。用形家言也。漢陽大別之鐵門。關亦如是矣。妖言邪說。殃及山川。此天地之靈。乃世之號爲儒者。以窮理格物爲宗。亦樂其說而娓娓言之何也。

洪山寺建于武昌東門外。蛇山之麓。爲明楚王所建。道場宏麗。爲天下第一。照牆有碧琉璃交龍。壯麗晃耀。牆宇高峻。如都門西山。諸梵刹製。南向爲山門。爲執金剛殿。爲四天王殿。爲彌勒殿。有豐碑一座。在鐘樓前。紀年景泰。開山爲碧空鑑禪師。餘文不暇詳也。至大雄寶殿。已山半矣。南望數十里。湖光潏澗。與岡阜互出沒。殿宏麗如大內。乾清宮三世天人師三十二相。圓滿具足。勝妙殊特。絕如寶山阿難迦葉。侍立左右。諸大菩

薩退坐天人師後。諸聲聞衆。列坐兩廡。二穢迹金剛神捧寶杵東西向。各長二十尺。金甲胃威猛如生。殿柱皆合抱蟠龍。梁棟椽題。悉施金碧。耀人心目。平生所見莊嚴佛土。未有若斯之至者。吾恐天台智者大師。於大蘇山入法華三昧。前方便親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亦不過爾矣。大雄殿後爲彌陀殿。中供無量光世尊。而觀音勢至左右之旁。列二十四諸天像。安養淨土。遜于鷲嶺。殿之東上別爲一區。有亭二進。爲上官往來游觀飲讌地。其後浮屠七級。則登臨之最勝處也。

予在武昌。見鹽店招牌。書曰重硯白鹽。余不知硯爲何物。思之久而不得也。問之宗夏。宗夏曰。硯秤錘也。音租。鹽每包重八斤四兩。製權兩之而衡其輕重曰硯。如其數者爲重硯也。

酈道元博極羣書。識周天壤。其注水經也。于四瀆百川之原委支派出入分合。莫不定其方向。紀其道里。數千年之往跡故瀆。如觀掌紋。而數家寶。更有餘力。鋪寫景物。片語隻字。妙絕古今。誠宇宙未有之奇書也。時經千載。讀之者少。錯簡脫字。往往有之。然古玉血班。愈增聲價。但其書詳于北。而略于南。世人以此少之。不知水道之宜詳正在北。

而不在南也。余在都門。爲崑山定河南一統志。稟遇古今之沿革遷徙盤錯處。每得善長一語。渙然冰釋。非此無從問津矣。北方爲二帝三王之舊都。二千餘年未聞仰給于東南。何則。溝洫通而水利修也。自五胡雲擾。以迄金元。淪于夷狄者。千有餘年。人皆草草偷生。不暇遠慮。相習成風。不知水利爲何事。故西北非無水也。有水而不能用也。不爲民利。乃爲民害。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漂沒民居。無地可濬。而無道可行。人固無如水。何水亦無如人何矣。元虞奎章奮然言之。郭太史毅然修之。未幾亦廢。有明三百年。更無過而問之者矣。予謂有聖人出。經理天下。必自西北水利始。水利興而後。天下可平。外患可息。而教化可興矣。西北水道莫詳備於此書。水利之興。此其粉本也。雖時移世易。遷徙無常。而十猶得其六七。不熟此書。則胸無成竹。雖有其志。何從措手。有斯民之志者。不可不熟讀而急講也。

水經注。千年以來。無人能讀。縱有讀之。而歎其佳者。亦只賞其詞句。爲游記詩賦中用耳。然亦千萬中之一二也。吾友虞山黃子鴻。獨能沈酣此書。參伍錯綜。各得其理。好學深思。心知其事。吾于子鴻見之矣。千世之後。復有子雲善長。抑何幸與。更得宋人善本。

正其錯簡脫訛。支分縷析。各作一圖。其用心亦云勤矣。惜其專于攷訂而不切實用。尺有所短。無可如何。予東歸後。思以此本照宋板割裂改正。裝裱成書。命門人鈔錄其圖。并二十一史輿地志攷。而顧景范有讀史方輿紀要傳。是樓有一統志稿。皆輯錄之以爲疏水經注之資云。

古書有注復有疏。疏以補注之不逮。而通其壅滯也。酈道元水經注無有疏之者。蓋亦難言之矣。予不自揣蚊思。負山欲取酈注。從而疏之。魏以後之沿革事蹟。一一補之。有關於水利農田攻守者。必攷訂其所以而論之。以二十一史爲主。而埒以諸家之說。以至於今日。後有人興西北水利者。使有所攷正焉。予既得景范子鴻以爲友。而天下之山經地志。又皆聚于東海。此書不成。是予之罪也。當與宗夏勉之。

歷代史冊浩繁極矣。苟不提挈其綱領。便如一屋散錢。無從着手。如春秋通鑑目錄大事紀。皆苦其太略。而朱子之綱目。又多書迂闊不切之事。關係重大者。反多遺漏。前人之書。縱極盡善。不經我手。如觀他家寶。與予無益也。予最愛竹書紀年。有絕人之識。春秋而外。別爲一家。久思取竹書以後迄于有明。照例勒成一書。以備遺忘。年來奔走四

方。無一日之寧。更有十倍于此者。亦皆置之高閣。况此考訂編輯之末乎。兩日兀坐僧房。看倪黃二子閱通鑑大全。此等書不知出于何僮之手。乃託文章巨公之名。以誑世之聾瞽人家子弟。輒奉以爲聖經賢傳。不敢別置一喙。聞人出一議。輒搖手閉目。以爲侮聖人之言。嗟乎。學者識古今之成敗。是非以開拓其心胸。爲他日經濟天下之具也。乃以此等糞穢瓦礫。填塞心胸。牢不可破。求其磊落軒天地者。又胡可得邪。哀哉。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然取之以攷年月紀姓名。亦胡不可。乃其中謬譌亦復不少。予令宗夏置簡二冊。上橫書甲子。每簡二十二行。後一冊每簡十行。自堯甲辰始。每年紀其年號。并大事。上一冊紀唐虞三代。其事簡後一冊。則入通鑑事煩矣。故止十行。寓中無他書。惟據此耳。聊以此爲續竹書紀年之草稿。經營一過。諸事皆有頭緒。他日可以讀史矣。倪黃二子學史。實自此日始。

通鑑託始于周威烈王戊辰。初命三晉爲諸侯。其距春秋獲麟尙七十年。所以避續春秋之嫌也。通鑑以前事。則宋京兆劉恕有通鑑外紀。起三皇本紀至周共和。又一蘭溪金仁山履祥有通鑑前編。起陶唐至威烈。所以補通鑑之未載。令學者知古今之全也。

乃外紀則取諸子書暨讖緯之說。以圖畫虛空于洪荒之世。今之小部率取此二書。合爲一冊。牛鬼蛇神紛然滿紙。不復可以寓目矣。言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

自堯甲辰至舜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共一百二十六年。是爲乙酉。而夏禹即位則在丁巳。中間相去七年。此七年者當何所屬。抑果如孟子之言。辟之于陽城耶。抑別有故邪。今亦不記。皇極經世書以此七年歸之于誰。而竹書紀年有異同否耶。

外紀記商王紂三十二年以長歷通之。是爲戊子。而武王即位則書乙卯。若是則紂之二十三紀也。夫武王卽位于己卯。而謂紂亡于戊子邪。無書可檢。故提綱仍以己卯推之。

予寓漢上時。漢陽令張壽民招飲。竹箸瓦杯。寥寥五簋。庭中黃菊粲然。二白鶴飲啄于其側。叔度清風。蕭然可樂。世風一變至此。天意誠不可測也。歸與宗夏言而歎之。

林障山有故城。晉建興二年。太尉陶侃鎮荊州治此。後移沙羨。此處遂廢。今土人呼曰城頭山。在漢口之西三十里鄂家口。人煙輻輳。百物皆具。宗夏言此地近日氣象日隆。人物趨此。漢口衰象已現。漢衰此其昌乎。蓋上游繁盛。古說荆襄。後則團風鎮。明季移

于武昌。漢口之興利在清初。今鄂家口又將繼漢口而起矣。

長湖口漁簪數百里。星羅碁布。更是一重境界。予嘗言渡江令人雄毅。人湖令人深靜。驗之于此。益信然矣。

荊州護國寺莊嚴華整。殿後有大鼎一座。以石臺承之。古色斑斕可愛。俗云大禹九鼎之一。不覺失笑。

報國寺乃關壯繆祠。極其壯麗。江陵舊城。乃羽所築。祠之宜也。而遂以江陵爲古荊州。相去遠矣。

謂宗夏曰。余平生以來。未曾見花。惟見竹耳。六七歲時曾見山水。少長不更見矣。前在石鍾大別。依稀如隔羅縠。不謂之見。此語索解人不得。

煥章云。荊州沙市。明末極盛。列巷九十九條。每行占一巷。舟車輻輳。煩盛甲宇內。即今之京師。姑蘇皆不及也。今則寥寥一帶爾。盛衰變遷。令人感慨係之。

荊州城最窪下。江水經其東南。以長隄障之。故溝洫皆壩。斷不能相通。決江水則荊州之人可使爲魚鼈。不可守也。曇瑞師言襄陽穀城縣牧豎穴地得古延慶寺道場。有殿



三層皆在地中。前殿亮樞。皆鑿石爲之。後有延慶祖師塔。曇公不記其何代人。又不知何故陷于地中。滄海桑田。高岸深谷。信然矣。

巖頭道場在武昌西南門外過渡處。德山鼇山。皆在常德。

荊州南門外五里許。卽大江。名曰御路口。江正東西流。江之北限以長隄障江水也。江不甚闊。而流頗急。已有川江之勢。案江陵卽古之南郡治。其地東南傾。故緣以金隄。自靈溪始。桓溫令陳遵造隄。遵善于防攻。使人打鼓。遠聽之。知地勢高下。依傍剏築。略無差失。夫陳遵之測量。以耳不以目。予嘗見瞽者張浩庵以舌銜銀。而知銀色之高低。則五官未始不可以互用。不獲圓通。祇是心粗耳俗。傳明初馬后至江陵。于此登岸。故名其地爲御路口。江洲載蘆荻。率于此泊。捫入江陵焉。

澤口別漢入潛之地也。屬安陸府。與潛江縣治。相距不過十餘里。宗夏云。若向西北沂漢而上。則向鄖陽襄陽漢中矣。由澤口向西南。順流而下。三十里。至梅家嘴。若再順流而南下。則出大江達新隄漢口等處。欲至荊州。則自梅家嘴復逆流西上也。

四絕名藍者。天台玉泉棲賢靈巖也。栖賢在潤州。今隸江南境。靈巖在兗州。今山東。玉

泉在當陽縣。今湖廣。天台在台州。今浙江境。皆智大師道場。棲賢靈巖尙俟攷訂。

金粟寺乃吳大帝赤烏年康居僧會所建。僧會于江南建三刹。一金陵之保寧。一太平之萬壽。一海鹽之金粟也。

荊州大暉觀兩廡畫壁圖。寫靜樂國太子降神出家修道上昇諸聖蹟。大約依倣悉達雪山事而爲之。不知剏自何人。膽大乃爾。然亦天地自然之致也。嗚呼。今諸山知識。往往互詆爲魔。釋迦之預記胡不爽。乃爾耶。然諸公自不識魔字。魔字之義壞于梁蕭衍之不知妄作。譯場微意。失已久矣。

黃二玉言人中藥箭者。細嚼黃豆塗之。可不死。立愈奇方。

沙翁偶述雪嶠老人語。風居句云。糧空夜雨滋黃獨。屋漏春風補翠藤。近代尊宿之能詩者。無踰老人。恐無可齊已。不是過也。

章華臺在荊州沙市古城隍廟東。約二里許。路北有閭曰古章臺。未知何故。去一華字。自此而北。長隄里許。隄旁有廢刹曰章華寺。南望蒼然。寺之東北有智井一口。甃砌周緻。曰沈香井。土人言此爲楚宮故蹟。數丈之下。始有水。倒影杳然。人影在下。俯而上窺。

自井畔口上而東折。路盡。有地隆起。上建八角石亭。屹然孤立。相去不過一箭道。至逶迤曲折。有路轉峰回之致。亭之東北。湖水斷續。水落之後。猶有數畝澄波。縈帶其側。殘荷敗艾。飄零水際。予與宗夏頗賞其位置。土人以此爲古章華臺基。又云此亭爲前藩司李公所重建。欄楯皆精麗古雅。夾隄梅桃彌郊野。由此而東北。二百里中。皆蒔夫渠。春夏間。乾坤繡錯。後吳三桂兵駐松滋。時大軍適屯此地。蹂躪蹴踏。梅柳桃杏。無一株存者。臺基輒石崩圯墮落。此與武林之西湖同一傷感。今西湖稍復舊觀。此地廢興。當亦有其時矣。郡志言章華有二。一在沙市。一在監利縣離湖之側。予攷之舊冊。在監利者乃章華臺。此則所謂楚王釣臺也。酈道元曰。江陵城西南有赤坂岡。岡下有瀆水。東北流入城。名子胥瀆。蓋吳師入郢所開也。謂之西京湖。又東北出城。西南注于龍坡。古天井水也。陂北有楚莊王釣臺。高三丈四尺。南北六丈。東西九丈。今覈之正在沙市。又曰揚水。又東入華容縣有靈港水。西通赤湖水口。地多下湖。周五十里。城下陂池皆來會同。水東入離湖。湖在縣東七十五里。國語所謂楚靈王闕爲石郭陂。漢以象帝舜者也。湖側有章華臺。臺高十丈。基廣十五丈。左邱明曰。楚築臺于章華之上。韋昭以爲章

華亦地名也。王與伍舉登之。舉曰。臺高不過望國之稜。祥。大不過容宴之俎豆。譏其奢而諫其失也。言此瀆靈王立臺之日。漕運所由也。此則監利之章華臺矣。監利古華容地。今離湖之迹猶在也。

因讀史謂宗夏曰。古之諸侯。即今之士司也。後之儒者。以漢唐宋之眼目。看夏商周之人情。宜其言之愈多。而愈不合也。

破封建而爲郡縣。固時勢之不得不然。孟子已先言之矣。天下烏乎定。曰定于一。李斯之說。必受之于荀卿者也。

沙市之西有觀音寺。中有浮屠五級。甲寅之變。大軍與平西之兵隔江而陳。浮屠遂爲瞭望之所。浮屠之東。少北有石尊勝幢。浙江僧卓然言此地舊有龍潭。毒龍居之。大爲民害。自無方禪師建幢于此。其患永息。今成平陸矣。予意此潭即天井水也。天井水亦曰龍陂。酈道元曰。廣圓二百餘步。在靈谿東江隄內。水至淵深。有龍見于其中。故曰龍陂。以方隅求之。毫釐不失。亦可樂也。

煥章言蜀中黃連蛇乃近時新出之異藥。流行尙未徧中土。醫家猶不能盡知。此蛇產

黃連地中。形甚小。惟食黃連花。土人取而陰乾。性與連同。而功什百。用時以水蒸之。水氣成露者。黃色作連氣。一匙之水。勝黃連數錢。予習聞之。而未經目見。昨在都門吳侍御翼生自蜀中攜來者。予亦未及索看。煥章處亦有一條襲而藏之。苦不甚佳。以其形稍大耳。茲一寓目。他日舉以示人。不爲塗說矣。

煥章談江陵形勝往跡。亦略知其概云。荊州西上有萬人隄。最爲險要。若掘此隄。則荆人皆魚鱉矣。昔曾有人以此說進三桂。三桂惜此百萬生靈而不用也。予爲沈吟感歎者久之。

予以小時多事。手未肯認筆。故艱于拈弄。學者若欲筆墨成章。須一二年苦功。眠食于此。他日自能操縱如意。橫視一世矣。若其中之提挈綱領。批隙道窾。予雖不能。而知之無有復過于予者矣。

近人文字。目中所見者。惟燕峯暨易堂耳。燕峯孤立。未見有與唱酬者。易堂文雅。邱邦士集予未見。然當推躬巷爲第一。莽蒼浩瀚。有大氣以舉之。南宋以來。未之多見也。

涵齋言大人託賴等奉 旨至貴州審黎平府高崗土司金倒一案。即將黎平府知

府張濂城守副將侯奇立刻處斬。更有武弁三四員。問絞監候處決。蓋大人已奉

嚴旨而出也。總督范承勛降四級綢用。巡撫衛旣齊革職。覆 旨後。更命部議衛旣

齊擬斬。奉 旨着解來京更議。蓋自三藩平後。今上于諸土司加意撫卹。以反

平西之所爲也。

汪杲叔徽人。名關。字尹子。一字東陽。以篆刻游于婁東。得錢隨手散盡。不事家人生產。終于玉峯。其學原本秦漢。雜以宋元章法。何雪漁而後。亦近代之傑出者。

張未園名瑔。嘉定人。黃陶菴先生之門人。未園稍豐于財。嘗齎三百金。衣錦繡泛舟金陵。收古書籍。滿載而返。中流舟漏。以襟袖拭之。通身淋漓。漏猶不止。遂仰臥于漏所。以背抵之。舟得近岸。艫之而行。前輩風流。今猶溢人齒頰也。

再生和上。初名澄如。嘉定人。精修苦行。常食淡。刺血寫經。因出血過多。昏去百日。後復活。故易今號。崑邑之新漾江東。有長者王國良。豐于財。其子病瘵垂斃。長者入城完官稅。日暮出城。以子故必欲抵舍。至江干爲渡船所苦。遂露宿江漣。平明始得渡歸。而子死久矣。長者恨子死不得一見也。遂發願于新漾江造橋。以便往來之利涉。先出三百

金造木橋一座。又念不能經久。若石橋則非巨萬不可。長者卽披薙爲僧。法號萬圓。以募橋工自任。往見石奇和上。和上以其老而易之。曰若要石橋成。須是再生來。長者歸鳩工經始。未辦而卒。時再生在瑞光爲化頭。偶至崑山。有杜居士知其事。謂再生曰。石橋之讖。是再生來。今師法號適符此記。詎非橋工待師而成乎。師遂發願以橋工爲己任。初然一指。繼然一指。橋工已就半矣。值康熙十四年吳中大水。時既訕于財。而謗言復沸。橋工幾于中輟。蓋渡船之人。恨橋成而廢其業。故散布流言以限之。再生遂抽刀于縣前斷左臂。血流如注。起走數武。復回故處。血暈而仆。衆善信延名醫以萬金良藥敷之。血止得不死。徐果亭知之。爲募之于慕撫軍暨縣令皆出貲倡首。而橋工次第告成。今惟石闌碑亭未完耳。嗚呼。觀和上之所爲。知有衆生耳。視喪其臂。猶折槁枝也。今世之高談性命。傳佛心宗者。固不乏人。而爭名競利。有甚于販夫屠汙。乃自以爲眞善知識矣。悲夫。

辛未春予寓薦嚴寺中。狂風怒號。雨如覆盆。靜坐無聊。無端忽念諸故人死已過半。今日之存者。如深秋敗葉。零落蕭條。天各一方。不能聚首。余已置身妻子兄弟之外。所恃

以爲性命者。惟朋友耳。乃所遇又復如此。斯淚亦不能爲之墮。心亦不能爲之哀矣。中年以來。苦多忘失。庚午孟夏。始有日記。又錄友譜一帙。記丁卯入都以來之新相知。大都有三百餘人。而丙寅以前。丙午以後。所交四方之士。其間事關性情學問。振古今而軒天地。雖海枯石爛。精神不可磨滅。若夫杯酒言歡。意氣推許。雖實繁有徒。亦記一不識十矣。每思追錄存沒諸友姓氏。錄成一卷。置之座右。暇時偶一披閱。其性情意思之所在。歷歷見之目前。以代把晤。年來奔走風塵。略無寧晷。今雨窗獨坐。無客無書。遂取筆研。游神往昔。見二十年來。袞袞諸公。去來我前。如野馬塵埃之奔馳于窗隙也。人人有此一種境界。但未一靜觀耳。盡一日心力。憶得三百餘人。草錄一紙。他日有觸緒而來者。可以續入。亦非何劉沈謝矣。

偶念小雅綿蠻章。因念螭螭巢于深樹。不過一枝。知止乎其所不知。至矣。吾將止于斯乎。進而觀之。天人上下之間。未嘗有一息之或止也。草木不止于地也。鳥獸不止于草木也。人不止于禽獸也。何也。草木若止于地。胡爲乎脫甲而蒙芽也。鳥獸若止于草木。胡不樹根于土而走陸飛空也。人若止于禽獸。胡爲乎不披毛而戴角也。由此觀之。則

天固不止于人矣。天之不止于人。猶氣之不居于水下。而火之不伏于地中也。氣居水下。必泡而起。火伏地中。必奮而出。天不止于地。故必學以求通也。聖人因是。故天池爲鵬之所止。而王畿爲民之所止也。至矣哉。大學之言曰。止于至善。噫。微至善。吾將誰止焉。

追憶往昔。念四十年以來。惟學問一事。冷煖自知。餘皆蟻螻耳。語云。鑑于水。不若鑑于人。予曰。鑑于人。不若鑑于己也。又曰。前車之覆。後車之鑒。予曰。前步之躓。即後步之戒也。取譬莫近于此矣。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未知今之所是者。非四十九年之非乎。雖然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夫惟此一爲無過之地。故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淵乎。微乎。吾將語誰。

趙鄰初言無錫秦留仙之弟號赤仙。有奴子七人。于甲子年五人同謀。手刃其主。肢體零落。五人皆逃。一顛死于水中。一死于厠。餘三人者。次第擒獲。時值捕獲。法寶閉城門者四日。而翠華北來。錫人凶懼。奉旨三人凌遲處死。刑畢。刑人之椿已拔。置室中矣。其夜忽自起立。如人相杵而行。春者然。下築于地。周行室中。五日夜而後仆。室中之輒皆

糜碎如粉。亦千古未有之大異也。抑五人之死皆冤乎。而實非冤。鄰初言予聞之。其甥當必不繆也。他日至梁谿。當詢之秦維生也。

鄰初又言秦赤仙有異相。性奇淫。棄其內。而狎比頑童。故及于難。七人皆其所寵也。以千金買寶刀二。一挂牀頭。一置枕畔。時執以自舞。後奴即取此以弑其主焉。有女一人。聰慧絕倫。適陸氏。陸氏豐于財。其夫之文章書法威儀言辭。皆婦自教之。才能爲梁谿之冠云。

辛未之春。予至玉峯。診立齋先生之脈。頗異于常時。蓋立齋本六陽脈。加平人一倍有餘。始得其平。少弱即病矣。今脈如常人而少弱。其病可知。惟左關一部獨旺。其病在肝。余爲之書一方。用乳金丹以調胸膈之血。二陳湯以豁其痰。鉤藤以平其肝。黃連以清其熱。硃砂黑鉛以墜其逆。淡秋石以開其關。疾其有瘳乎。

立齋先生始患隔食。繼復嘔血。紅黑相間。舉家遑如也。余曰。公肝脈獨旺。食隔不下。皆此物爲之祟。黑者瘀血。紅者新血也。瘀者不可留。新者不可吐。一日諸醫麇集。共議一方。平安耳。用石斛阿膠丹參等。余竊意立齋久鬱。肝脈不平。且見膈症。適又吐血。則其

胸中必多瘀積。法當用升麻紅花。盡吐其胸中之瘀血。瘀盡自愈。否則用九蒸大黃為丸。徐徐服之。而愈少遲也。富貴人惟喜溫補。聞用此等法。必大驚異。雖盧扁當前。亦不聽信。予亦無如之何也。

與吳修齡論業字之義。業乃鐘磬簾上橫木如鋸齒者是也。

吳修齡先生論聲音之道。頗為有見。深以守溫字母劉鑑門法為非。以二合翻切。收盡諸法。立二十四條。以盡諧聲之變。亦可為振古人豪矣。然以二合為局狹門。乃實不知二合之奧理。以諧聲通翻切。而立法太多。實無異于劉鑑。若取其書刪之。附予音韻書後。亦可備中華翻切之一法。其言曰。聖人言治平之道。必本之身。審聲之士。顧可外其身以求用乎。作聲有鼻膠喉舌齒唇之六體。竭耳目以自審。六體所作之聲。可以纖微不混。其法有二。曰二合。曰翻切。二合乃佛法秘密中事。字聲之晦昧者。合兩字之聲為一聲以顯之。最為親切。如多翁合成東字也。翻切大同而小異。翻之多者有二十餘聲。切聲有二百之外。以摩盪之法行之。可得翻切千數。如多翻宗切。登翻翁切。都翻風切。東字二合。如以父母求其人。必無第二。翻切如以兄弟求其人。或妻妾求其人。不能不

多也。與二合同條而稍異者。又有切身之法。乃譯場中所立有東字。乃可合多翁二字

以顯之。并無東字。將何以顯。于是切身之法生焉。合二字之聲以為聲。即合二字之形

以為字也。如丁也為地。丁可為河是也。翻切為震旦之法。顏之推以為三國時孫炎所

作。見王肅傳中。

近日顧炎武以為左傳之鞠窮為弓。句瀆為穀。己是翻切。皆未窮源。說文萬

言諧聲者八千。其中自成聲者十之一。餘九皆以翻切得聲者也。苟無翻切字內。但有

二千字。何以周用八千字中。諧本聲諧四聲諧翻聲諧切聲輩。凡有二十四條。朗然可

據。此豈先有字。後立聲乎。翻切必出于始制文字者。形聲一時所就耳。東漢為殤帝諱。

改隆慮為林慮。隆林一翻故也。周易兼義及洛誥釋文。皆言馬鄭已有翻切而未盛行。

其曰孫炎就所見者言之耳。炎書不傳。而所立翻切之名。最為精當。昔人之丁顛寅言。

雖未成書。翻法甚密。六朝人能通翻語。史冊載之。唐高宗有通朝天窮之避。李陽冰云。臬不從自得聲。從臬省也。德宗時有任饒調甜珍張藥鑑之翻。皆灼然不謬。守溫作字母三十有六。翻法遂壞。後人著述如林。皆醉以狂泉者也。又有言翻即切。切即翻者。夫既即一多翁。翁多皆可得東邪。天地即一陰陽。即一人物。皆廢失矣。梓人作博子。先作

長條。乃爲方塊。長條翻也。切則截之爲方塊也。此豈有難解者。而憤憤至此乎。二合立體爲本翻切。旁通爲用。無二合則無以質翻切之錯誤。然二合本能生一切諸聲。而不能自生其聲。藉翻切以揆出之。又二合雖得一字之真聲。而不旁通諸字。得翻切乃可旁通也。二合翻切二法。猶有不能顯之聲。不得已而用四聲四呼陰陽切聲四法以助之。十得八九。不知昔之居然自任者何故。二合切身佛家綱要絕非僻書也。儒生不知神珠。守溫清泉佛弟子而茫然。誠不可解。平論昔人著述。孫愐翻切。雖不縝密。猶能傳近似之聲。有功斯道。四呼束于字母。破碎汨亂。而能顯撮口字聲門法。爲字母四呼所夾束。進而愈窮。然其局狹音和。闇合于二合翻切。惟守溫蠡爾一物所立字母一母兼三四翻之聲。誤殺後人。直當投溷者也。夫聲發于形。不關心事。心有智愚。形無凡聖。列子云。聖人廢心而用形。知此則牧豎之審聲。與孔孟等矣。又曰。孫叔然翻切之書失傳。唐有孫勛之唐韻。守溫之三十六字母。何人之四呼。劉鑑之門法。餘如司馬君實清泉韓孝彥著述紛然。要不出于四家。孫愐不知翻經切緯之意。廣收雜物。金矢一囊。四呼如盲人摸象。僅得一肢。以爲全體。而所得者是眞非贗。門法如唐肅代之朝行間。非無

李郭不能專任。使與七節度爲等夷。令出多門。終至相州之敗。至于守溫直是無知妄作。貽毒後人而已。予謂先生之論局狹音和二門二合翻切之說。暨平論昔人。皆精微確當。有功聲韻。先生亦嘗自負誇。予曰。諧聲之道。蒼帝而後。直至小生。獨是于二合之說。猶未能心知其事也。先生雖發悟于華嚴字母。而金剛頂大海陀羅尼。暨涅槃十四首。未嘗寓目。于五天梵音半滿字學。茫如也。二合之中。已不辨其多含。况三合以上乎。蓋先生于天竺陀羅尼太西蠟語小西天梵書暨天方蒙古女直諸書。皆未究心其所爲聲韻者。特震旦一隅之學耳。若其合翻切于諧聲。實發前人所未發。而列門過多。失同劉鑑。使蒼帝本意如此。亦可云漫無紀綱者矣。修齡有自著書三十餘卷。紀流寇事甚詳。半藏家塾。半在潘次耕處。陳青來執贄于予。問爲學之方。予言爲學。先須開拓其心胸。務令識見廣闊。爲第一義。次則于古今興廢沿革禮樂兵農之故。一一淹貫。心知其事。庶不愧于讀書。若夫尋章摘句。一技一能。所謂雕蟲之技。壯夫恥爲者也。

與青來言趙寒山草篆。予之惡草篆者。非惡寒山之草篆。惡今人之學寒山者耳。若寒

山者所謂從容于法度之中。故能變化于規矩之外。今人未嘗一日從事于玉筋。執筆輒擬寒山。所謂學邯鄲之步。未有不失其故者也。

人有不由楷法。竟學章草者乎。無有也。篆籀何反不然邪。

辛未夏。諸商人聞江北旱蝗。相繼爭糴米而東。舳舻首尾相銜。蔽江而下。漢江之間。米價日增。而江南依然如故。利之所在。人爭趨之。反貴爲賤。翻賤成貴。甚矣白圭計然之術。不可不講也。

姜西溟有端研一方。長五寸。闊四寸。式製古樸。絕愛之。予昔亦甚賞鑑。近爲顧華峯醉後使酒所碎。雖以膠漆附會之。非完璧也。西溟言及。氣猶填塞胸臆也。西溟又言舊有一硯。乃天然石子。十倍于此。乃爲某人竊去。貧士一佳硯。亦不易蓄。可憐哉。

余前閱客座贅語。標云遯園居士撰。皆記金陵事。余意遯園必金陵前輩也。問之黃予邵。果出顧陵初手。陵初本姓張。尊公諱國輔。嘉靖中甲科。官太守。陵初名起元。戊戌會元鼎甲。有文名。故其書多可觀。

南潯朱相公有大事記大政記二書。舊已有版。莊氏因此以成明史賈禍者也。更有續

大事記三卷。皆逆案以來事。南潯與蒲州交好。蒲州當國時。一一錄記以成此書。更有列傳數千紙。皆未流布。南潯之孫。與陶子師交好。已許借鈔矣。明史又獲此秘本。不啻貧兒忽發覆藏也。

顧景范家有書曰三朝紀略。紀泰昌天啓崇禎也。未知出何人手筆。記載甚詳。

子師言諸省志書。多有紀其地之時事者。皆當采出以備參攷。今廣東通志後一卷。已經割出。余取而觀之。果皆諸書之所未載者。年來郡縣諸志。汗牛充棟。聚于東海。乃無一人能發此竅。徧爲搜出。今已不及。可惜也。

西溟言家藏寶晉齋帖二十卷。甚佳。余向所見只十卷耳。他日過甬東。當索觀之。黃子鴻有元豐九域志一部。乃毛斧季所藏善本。遠勝傳是樓者。

辛纘修陝西統志。余問以連昌宮故跡。亦不辨也。查之通志。西安府志。皆不見。余意其或在東京。更檢河南統志。亦不見。問之景范云。在陝州。而方輿紀要不載。當必不謬耳。元朗言其尊人欲著春秋八考。一天文。二輿地。三職官。四世族。五禮。六樂。七兵。八刑。惟輿地世族已經成書。後世之沿革。皆備載春秋八攷。主意絕佳。若分類而求。尙不止此。



也。

向予見楚辭聽直一書。能使靈均別開生面。每出一語。石破天驚。雖穿鑿附會不少。然皆能發人神智。閩人黃文煥所著也。予意必予部。族人詢之。果然。卽贊玉之父。予部之族兄也。前在淮陽。乃當面錯過。予部言文煥字惟章。號坤五。名進士。明季流寓南都。鼎革後。卒于浙中。所著之書。聽直而外。有陶詩析義。杜詩掣碧批。老莊史記等書。

黃漳浦之囚于南都也。洪經略門人山東傅觀光爲江寧同知。字對揚。與坤五友。奉命監視。漳浦問閩人之在江南者。觀光以坤五對。漳浦索宣紙百幅。草出閩入浙以來之詩文。以半寄坤五。半贈對揚。又畫巨松一幅。後人刻其原書于池州。復有彙刻之于浙江者。名大滌函書。又合倪鴻寶劉念臺陳臥子集爲一部。

東山翁式金同一少年來會子師曰路同文名煒。詢之則路文貞之曾孫也。文貞名振飛。字見白。廣平曲周人。明季總督漕運于淮安。弘光朝公奉太夫人避居吳。而南都已不守矣。遂卜居洞庭之東山。有家丁三百人。一方賴以保障。鄉人至今德之。乙酉思文卽位于福州。召公爲左都御史。丙戌三月駕幸延平。公居守建寧。進太子太師武英殿

大學士。八月仙霞關陷。上蒼皇西幸。命公以文淵閣印視師安關。公趨赴延平。遂與乘輿相失。航海走廣州。廣州復陷。依國姓于廈門。造隆武四年。歷用文淵印頒行。戊子六月。永歷御極于端州。手詔召公。公力疾赴命。三年己丑四月。道卒于順德。享年六十。贈太傅。諡文貞。蔭一子中書舍人。夫人王氏守太夫人喪。于吳公之喪。至自粵。一慟嘔血。踰月遂不起。己亥十一月也。合葬于東山法海塢中。男三人。長中書舍人澤溥。字蘇生。次中書舍人澤淳。戊戌省墓卒。次澤濃。奉思文詔。改名太平。孫五人。長玄齡。後改玄鼎。澤溥子也。同文乃玄鼎之孫云。

次宣言其昔年阻風江上。邂逅土人趙茂先者。因主其家。其所居地屬鎮江府。與焦山相值。名大港鎮。有山曰瞿。半出江岸。其始乃宋藝祖之後南渡後一人居此。後成巨族。今已二萬餘丁矣。有總祠一人。族長八人。職之。舉族人之聰明正直者四人爲評事。復有職勾攝行杖之役者。亦八人。祠有祠長。房有房長。族人有訟不鳴之官。而鳴之祠。評事議之。族長判之。行杖者決之。有干名教犯倫理者。縛而沈之江中。以呈官。無不厭衆心者。後有族人與他姓訐訟。族長請之于官。判決明允。官民皆服。後遂以爲常。余嘗謂

聖人之治天下。自宗法始。宗法不立。民事日煩。天下不可得而治也。余別有專書論其事。今聞趙氏之風。益自信其不謬矣。茂先之父魁梧奇偉。長七尺餘。日飲酒四五十斤。以爲常。家貲八千金。以飲盡。自言終身曾有二更不飲酒。以病故耳。鼎革之後。常泛巨舟。往來海上。曾遭風飄至一島。間無居人。見有石橋。壯麗瓌瑋。橋上置一銅盤。徑可二三丈。復有一亭。範銅爲之。有人云。名乘仙島橋。乃秦始皇所築。以望安期生者。不知何據。當更考之。後又遇風。飄泊既久。時值昏黑。吹入一港中。而帆檣數丈。戛戛有聲。若與物相觸者。舟亦止而不行矣。迨明視之。舟在山岸石洞中。檣之有聲者。石礙之也。其洞石下垂者。五色陸離。玲瓏萬狀。水皆紺碧色。奇花異卉。徧滿山谷。不可名目。後復往求之。不復見矣。

金陵人林六口。牛仲雲姪婿。玉工也。其人多巧思。工琢玉。言製珠之法甚精。碾車渠爲珠形。置大蚌中。養之池內。久則成珠。但開蚌口法未得其要耳。舊法用碎珠爲末。以烏菱角殼煎膏爲丸。納蚌腹中。久自成珠。此用車渠較爲勝之。

張東昇言有鹽城人韓震。字雷門。自言昌黎之後。能作一丈二尺大字。

鄰初言余淡心所著。有汗青餘語。部帙甚廣。皆記明末黨局事。此書當極力求之。

鄰初修誦齡自序文一聯云。隴廩易盡。終磨海島之頭。側理若窮。願寫彭城之背。上聯不審所出。晤修齡時問之。

武曾述聞撫張儀山義僕事。武曾向館于儀山。故知之甚詳。儀山有世僕李國華。待之厚。而僕素無異寒士家人。儀山有別業在紹興。使往守之。與鄉紳沈姓者同居。沈宦得罪于鄉人。鄉人毀其居。并及李氏。遂復歸于閩。儀山罷官後。憐其忠。除其籍。使爲民。國華服役如故。及將入都。使先于浦城具舟楫。州縣官以其罷任甚怠其事。國華忿曰。主人數萬之貲。皆爲它人賠累。待人如此。而獲此報。天道焉在。且未出境。人已蔑之。余不忍見也。遂四日不食。人勸之不應也。一夜于鷓首旌竿自縊而死。儀山至浦城。撫其尸。慟哭而殮之。予謂儀山之僕。賢于翟公之客。至既脫籍爲良民。方有飛鳥出籠。困鱗縱壑之樂。乃能捨其生。以報主。以媿天下之負恩者。尤人情之所難也。相與感嘆久之。伊在言童西爽。嘗爲予作畫冊二十八副。藏之久矣。昨聞其凶問。遽命裝裱之。廣陵散于今絕矣。遂出二冊以視予。幅幅精妙絕倫。惜尙無人題跋耳。猶憶丁卯春。予將北上。

西爽爲予作畫屏一曲。予向苦圖本草者不得其真。學者案圖而索。茫如也。因謂先生曰。予南歸取本草所載草木魚蟲。請先生圖之。彙爲一冊。天下之偉觀止此矣。西爽亦慨然許之。予南歸而西爽死矣。天也。

猶憶亡友王寅旭嘗爲予言天元歷理一書。嗤其妄誕。且曰曾見有開方者自中心開至四面者乎。此千古未有之奇也。後于朱姓菴坐上見之。其紕繆實甚。真無知妄作也。大東先生松坪之祖。深有得于西學。曾譯幾何體論幾何用法。小測全義三書。皆世所未有者。幾何原本有十二卷。徐玄扈所譯者只前六卷耳。綫則備矣。體未之及也。原本推論其理。作用全未之及。即幾何要法四卷。刻之于崇禎歷書者。只取有關於歷者。大測二卷。割圓八綫之本也。若三角形銳角鈍角諸測法未之有也。余聞松坪有此三書。如獲異寶。松坪許予已三年矣。當力索之。

與熊占論三禮頗有入微語。其言曰。出繼之子。惟降弟兄姊妹之服。以儀禮爲證。不當并降伯叔諸姑之服。知家禮之非。皆確當不易。以所著譯書及諸經論。出以示予。予讀其論孟子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歎其能發古之所未發也。

熊占又論今人稱庶祖母之非。經有明文。曰祖。庶母。置庶字于母上。以別于祖母也。若置庶字于祖上。是別庶祖于祖矣。天下安有所謂庶祖者哉。予聞而甚樂之。爲之解頤。西溟出晉唐小楷一冊視予。則宋搨樂毅論破邪論也。余見宋搨多矣。破邪推此本爲第一。乃嘉定程孟陽所收藏者。孟陽西溟皆有題跋。

孟陽題樂毅論云。平生見樂毅論二善本。一爲崑山張氏物。其一汪象武所藏。今在方季康家。後十三行洛神賦及東方像贊。皆精妙。偶從都下購得此本。又兼黃庭曹娥。可以樂之忘老矣。壬戌正月偈菴老人書。

孟陽題破邪論云。小楷帖世所傳模而已。其筋骨神彩。非真舊本。遂無由見。以故識真者愈少。若唐書中破邪論。似此搨平生未一二見也。偈菴老人書。

西溟跋云。樂毅論是右軍書付官奴者。正是王氏家法。故舊推楷書第一。予家藏宋搨寶晉齋所刻最善。此本差可伯仲。永興破邪論亦舊本。此二帖皆程孟陽所收。程不以書名。其風流故足重也。

又云右軍之書樂毅。勁筆偏多。而婉麗不乏。永興破邪變爲險峭。筋多肉少。此晉唐之

分界也。若不善學之。便墮近來王雅宜一種惡道矣。此臨池家所以貴于運腕。運腕得法。下筆自無枯槁之病。隱人甲子清明第二日又識。

西溟出手卷二。一明祝枝山離騷經墨跡。一宋搨定武本蘭亭。枝山離騷經純本章草。其結構轉換多得之孫過庭書譜。西溟以爲似藏真。聞余言深以爲然。自始至終。二千餘言。無一筆溢出規矩之外。絕無平日狂怪怒張之態。非此卷幾不識枝山本領矣。允明自跋小楷佳絕。跋云。東國紙此佳品。其筆亦甚好。予有而失之。使用此寫。不啻尙可觀也。兩美難合。騷中語亦世事人情。丙戌佚老堂記。六十七歲祝允明。

王雅宜跋云。山居雨雪。長林風吼。塞瑾擁爐。紙窗明映。但聞竹樹淅瀝。寒鳥悲哀。茗筍時薦。展枝山翁離騷經快讀數次。真覺太古以前人也。壬辰仲冬廿又三日。雅宜道人王寵識。

又一跋云。予向藏祝京兆書法二卷。一用金粟箋書古詩十九首。用筆樸大。令一爲此卷。其運用處少有不同。要之皆本章草。誠臨池之神品。伯兄蘼令僱賞之極。謹各藏其一。以誌同好。乙未孟冬前二日弟彥暉敬誌。

西溟跋云。此書雖本章草。其結構之法多得之藏真。余所見枝山十九首真跡。遠不如此。脫盡蹊徑。獨造天然。明一代書法推枝山第一。此帖又枝山第一。乙丑六月因暑展玩終卷遂記之。

其宋搨定武本蘭亭卷。有高麗國庫收藏印。前有唐蕭翼僧辨才象。畫非子昂而印皆松雪。結構雖佳。其衣褶皆用細筆勾畫。絕非文敏筆意。此卷本秦辛纘先世家藏。後有人以重價購求。獻之成容若。而此本石刻。則藏西溟家。西溟于成容若齋中見此卷言及。容若遂舉以相贈。辛纘云。松雪圖後。尙有董宗伯跋一紙。不知何故割去。予曰。此不難解。割此真跡。裝入他贗卷矣。辛纘亦跋一紙。文甚長。後跋亦多。俱不及錄矣。

王子秀言昔聞薄子珏曾製一鏡。能返照梳竿。斗中鳥雀。歷歷可數。凡物之在高在深。非有蓋覆者。皆可照見。余思之不能驟通其故。必于一處攝光返映。如蜃樓之現于海氣中然。但其製器之方。尙大費思索耳。

許激雲。楓江人。豪傑士。能詩。向與崔兎牀輩往還。其人可知。在金陵與諸游俠同寓。有相士密語激雲曰。我觀諸少年。皆當過鐵者也。公胡久與處耶。激雲不解所謂。曰。頭臨

白刃。非過鐵而何。激雲懼而辭歸。諸少年果皆朱光燦黨。以此得免。過鐵二字甚新奇。其金陵詩數聯云。端門有店堪沽酒。內殿無牆好種田。又云。耆老盡參新幕府。野人還避舊宮門。又云。若向西山問遺老。依稀只說舊吳宮。又云。南去婦輕鸞。鳳佩北來人重虎。狼皮又云。自束弓刀看虎去。卻驚車馬載騷來。似此數聯。中原老成。尙不易得也。當覓其全帙讀之。

顧昫滋。梁溪人。與其弟恒修。蕭嘉猷。譚洪舟。黃斐然。武進章我仁。吳斗文。宜興謝弼臣。蔣景文。靖江朱式屏輩。同究性命之學。昫滋弼臣。曾受學于宜興湯世調先生。先生諱之珂。讀高忠憲遺書。悟其微旨。潛修三十餘年。人無知者。常州金廓明先生師事之。廓明別號闇齋。住靖江縣。世調先生去世。昫滋輩遂以闇齋爲師。講東林之學。以默認天理爲宗旨。主靜存養爲工夫。常結社靜坐。宗夏于庚午中秋嘗就之問學。稼躬亦與偕焉。昫滋爲之結七日之期。教其默坐體認。宗夏恍惚有得。稼躬坐久成勞。因之致疾。自南歸。宗夏隨予南北奔馳。曾無晷刻暇。前之所得。已成唐喪。昫滋邇日復于錫山建學舍一區。約諸同志共修靜功。余謂昫滋正人傑也。當此時士之爲學者。名聞耳。詞章。

而外。不復有學。乃昫滋獨能以身心性命之故。闇然自修。且能捐重貲。築學舍以待同人。誠斯世之祥麟威鳳也。

婁勝功有姪。清初在李定國營中。曾至緬國哇哇城。余問以往事及城中風土。恨其人愚懵。言之不甚了了。地多番僧精舍。滿貯梵書貝葉。永明入緬。晉藩兵駐孟坑。其地人居。以板爲之。上大下小。如椀竿之斗然。

康甲夫有恙。諸公子皆病痲症。從者亦莫能興。湖南人多此症。病痲忌食魚。并家人皆不得食魚。病者不得見魚。若犯忌則他日必復病。更忌韭。誤食韭。他日必發九次。此理之不可解者。

揭昭儀曾客交趾。余問以其地之風土。云安南與交趾。今分二國。安南王今交趾之壻也。地產象。以象爲陳。善火攻。交鎗。爲天下最。然其人柔弱不堪用也。又曰臺灣地向有大肚禮嘉二種。番人鄭芝龍始開其地。後紅毛國假于鄭氏以開市。國姓以金門廈門逼近內地。恐不能守。遂復取臺灣以建國。余今日始知臺灣爲芝龍所開。當更政之于楊涵齋也。

壬申夏紫庭失馬。適某處捕盜。同知被盜。予笑曰。司馬失馬。捕盜被盜。偶同紫庭。攷青綠出處。案本草有空青。曾青。綠青。扁青。石膽。五條。予以法製鍊之。皆可成精銅。幾能亂金也。

空青。梅楊青也。別錄云。生益州山谷及越嶲山有銅處。銅精薰則生空青。其腹中空。能化銅鐵鉛錫作金。弘景曰。越嶲屬益州。益州諸郡無復有。恐久不采之故也。今出銅官者色最鮮深。出始興者勿如。涼州西平郡有空青山亦甚多。恭曰。出銅處兼有諸青。但空青爲難得。今出蔚州蘭州宣州梓州宜州者最好。塊段細。時有腹中空者。蔚州蘭州者片塊大。色極深。無空腹者。藏器曰。銅之精華大者即空綠。小者即空青也。宗奭曰。真宗嘗詔取空青。中有水者。久而方得。其楊梅青。信州穴山而取。極難得。庚辛玉冊云。產上饒似鐘乳者佳。大片含紫色。有光彩。次出蜀嚴道及代北山生金坑中。生生不已。爲青爲口丹。有如拳大及卵形者。中空有水如油。治盲立效。出銅坑者亦佳。又有楊梅青。石青皆是一體。而氣有精粗。造化指南曰。曾空二青。乃石綠之得道者。均謂之鑛。李時珍曰。方家以藥塗銅物。生青刮下。僞作空青者。終是銅青。非石綠之得道者也。劉繼莊

曰。予昔在杭。遇一滿洲老人。雙目皆瞶。藥不能立時奏效。有貨空青者。索價頗高。甚言其效。滿洲人信之。酬以重價。將用之矣。始問之予。予曰。此物生銅坑中。必銅精也。銅性能伐肝有餘之症。自無不愈。今公年老。而症俱虛。法當用溫補之品。若用此恐無益有損。聞予言且信且疑。乃破青取水。先點右目。效則遂用之。一夜大痛。無故目睛爆碎。始悔不用予言。而猶賴予獲全其左目也。後用養肝滋陰之劑。將及一載。左目復明。學者不可不知也。予有一法曰。假空青。用古鏡一圓。以礪沙砥石等分爲末。水調塗鏡背上。如錢。上以磁碗覆之。埋入土中尺許。必在人走路之下。月餘取起。則鏡蝕成一窩。中包青綠水少許。用之與空青無異也。何必重價購求石中之水哉。余意此石以法製鍊。得銅必多。然未之試也。

曾青別錄曰。生蜀中山谷及越嶲。普曰。生蜀郡石山。其山有銅處。曾青出其陽。青者銅之精。弘景曰。今銅官無曾青。惟出始興。恭曰。出蔚州者好。鄂州者次之。時珍曰。但出銅處年古即生形。如黃連相綴。又如蚯蚓屎。方楞色深。如波斯青黛。層層而生。打之如金聲者爲真。造化指南云。曾青生銅礦中。乃石綠之得道者。劉繼莊曰。此物予未之見。蓋

亦石青類也。造化指南以此等爲石綠之得道者。其言怪誕。殊可笑。見之令人噴飯。而時珍亦爲此言何邪。

綠青卽石綠。亦曰大綠。別錄曰。生山之陰穴中。頌曰。本經次空青條上云。生益州山谷及越嶲山有銅處。此物當是生箕山之陰爾。今出韶州信州。時珍曰。石綠生銅坑中。乃銅之祖氣也。今人呼爲大綠。范成大桂海志云。石綠。銅之苗也。出廣西古江有銅處。生石中質如石者。名石綠。一種脆爛如碎土。名泥綠。品最下。劉繼莊曰。石綠以法製鍊。每兩得銅五錢如金。今丹家每以此誑人。不知此卽取鑛法也。

扁青卽石青。一曰大青。別錄云。生朱厓山谷武都朱提。弘景曰。朱提音殊匙。在南海中。普曰。生蜀郡。恭曰。此卽綠青也。朱厓以南。及林邑扶南舶上來者。刑塊如拳大。武昌者片塊小。而色更佳。簡州梓州者。形扁作片而色淺。時珍曰。蘇恭言卽綠青非也。今之石青是矣。楚蜀諸處亦有之。而今貨石青者。有天青大青西夷回回青。種種不同。而回青尤貴。本草所載扁青曾青碧青白青。皆其類耳。劉繼莊曰。真老坑佛頭青。以法製鍊。每兩可得真赤金二三錢。然真者不易得也。

石膽卽膽礬。別錄云。生秦州羌道山谷大石間。或羌里句青山。恭曰。此物出銅處有之。出蒲州虞鄉縣東亭谷窟。及薛集窰中。頌曰。今惟信州鉛山縣有之。生于銅坑中。采得煎鍊而成。又有自然生者。尤爲珍貴。李時珍曰。石膽出蒲州山穴中。鴨嘴色者爲上。出羌里者色少黑次之。信州又次之。沈括筆談載鉛山有苦泉。流爲澗。挹水熬之。則成膽礬。所熬之釜。久亦化爲銅也。劉繼莊曰。膽礬以水銀製之。成精銅。與石綠中所分者無異。若以分石綠法分之。亦得。但甚少。此理予尙未究其微也。

廣陽雜記卷第四終

廣陽雜記卷第五

湘江之源出粵西陽海山。入永州與瀟水合。入衡州與蒸水合。入沅州與沅水合。寰宇志稱湘鄉曰上湘。湘潭曰中湘。湘陰曰下湘。

大興 劉廷獻 繼莊

癸酉正月十三日部議。議得原任總河靳輔疏山東東昌府通判。原管十一州縣衛。河道共計六百餘里。道理綿長。不能分身兼顧。今查德州原設有管河州判一員。但德州河道止一十八里。誠可兼歸州同帶管。將此州判裁出。添入東昌府。改爲下河通判。分轄德州一州二衛恩縣夏津武城直隸之清河故城八州縣衛。河道駐札武城縣。仍以現任通判改爲上河通判。分轄聊城唐邑博平臨清館陶六州縣。河道駐劄郡城。又直隸河間府管河通判一員。專轄景州吳橋等十一州縣衛。河道綿長八百里。內天津同知止于分催滄州青縣靜海。并天津三衛六州縣衛之重空漕船。其修防疏浚之處不與焉。今應將景州吳橋東光交河南皮五州縣河道。與夫重運回空漕船。舊責令通判修防挑浚催償外。其滄州青縣靜海三州縣。并天津三衛河道。與夫重空一船。一并分



與天津同知崑管修防挑浚催償。至青縣河道二百餘里主簿一員。不能兼顧。應與該縣興濟鎮巡檢分管料理。又直隸故城縣河道。夾在山東武城恩縣二縣之中。江南沛縣河道。夾在山東魚臺滕縣二縣之中。故城現隸河間府管河通判。崑轄遠住泊頭沛縣。現屬徐州同知。崑轄遠住徐州。俱不能兼顧。應照直隸清河縣例。將故城改隸山東東昌府下河通判兼轄。將沛縣改隸山東伽河通判兼轄。至凡有河道州縣。俱有管河丞簿以專司之。今山東博平一縣直隸之香河南皮吳橋故城清河五縣。俱無專員。乃係典史帶管。夫典史有城社捕盜之責。不能兼管河道。查鄰近城僻之縣。可以不設縣丞。并有丞簿兼設之縣。如山東之冠縣。直隸之魏縣。南樂清豐東明元城滑縣。俱可通融裁并。應將冠縣等縣之丞裁去。改爲博平縣管河縣丞。將魏縣之縣丞裁去。改爲吳橋縣管河縣丞。將南樂縣之丞裁去。改爲故城縣管河縣丞。將清豐縣之丞裁去。改爲清河縣管河縣丞。再查大名府元城滑縣。各有縣丞主簿兩員。應將元城縣主簿裁去。改爲香河縣管河主簿。將滑縣主簿裁去。改爲南皮縣管河主簿。所遺元城滑縣衛河河道。並長垣縣新涇黃河徙至境內。剏築堤工。俱應歸并各縣之丞。又大名縣亦有衛

河。並無專員。應將東明縣縣丞裁去。改爲大名縣衛河縣丞專管而責成之。并內黃濬縣二縣管河縣丞。俱令大名府通判管轄。至于河南丹衛兩河。每年春夏之交。資其東流清運。而修武湯陰二縣。並無專設河員。應將尉氏縣縣丞裁去。改爲修武縣丹河縣丞。并河南武涉縣管河縣丞。令懷慶府通判管轄。再將永城縣之丞裁去。改爲湯陰縣衛河縣丞。又安陽縣恆水流入衛河濟運。令該縣縣丞專管疏濬。一并交與彰德府通判管轄。又衛輝府汲縣新鄉獲嘉淇縣管河縣丞輝縣管河主簿。相應交與該府通判管轄。再江南揚州府管河通判。管轄高寶江儀四州縣之運河事務頗煩。更兼興泰如通四州縣之下河地方遼闊。一員不能兼顧。且下河已設立運河減水壩。且又建閘疏通一切溝洫渠堰。不必專員。豈可置之不問。應將下河興泰如通并范公堤串場河等處。分與揚州府管糧通判兼管。移駐泰州。幅員甚廣。州判一員。亦難綜理。應與該州州同酌量分管。以期無悞。若夫如臯縣亦無管河專員。查泰興縣僻處空間。亦應將縣丞裁去。改爲如臯縣管河縣丞。其通州興化鹽城海州四州縣河道。俱應責成該縣州州同州判縣丞管理。而令廟灣同知兼轄等因具題前來。查通判縣丞主簿。俱各因事設

立之員。倘若更調。各官職務。以致廢弛。亦未可定。且黃運兩河俱設專員。責成分管。已經年久。若照所題更調。事屬繁多。相應無庸議。奉旨管河官員分調調駐之處。俱照該督題行。

顏乃來堂聯云。明哲保身。醉月高風。杯在手。大夫告老。餐霞舊德。杖於朝。又云。性不因人。熱情能到處。流亦佳。

康熙二十七年平武昌。塘報六月二十四日。湖廣提督徐治都督兵馳抵金口。初遇賊擊敗之。隨廣發牌諭招攜逆黨。二十八日。據陷逆撫標把總沈朝相等五人密款。偕夏包子于五月二十二日。密糾裁兵。乘各官上撫院衙門蜂擁擒綁。脅從撥隨逆總兵楊兆先。統駐蒲圻。共一千四百餘名。約期進勤。請爲內應。臣思我兵已搗逆賊肘腋。咸清二邑。關係岳常一帶要害。隨給諭密授機宜。屬其速行去後。于七月初二日。朝相等擒楊兆先。并其兵九百餘名投降。其父母妻子俱被殺。自六月二十四夜擊敗之後。夏逢龍窺我兵單。私回武昌。起發戰船。悉兵赴金口。又密期楊兆先七月初二日抄我後路。合兵齊犯。臣軍前止有本標官兵二千餘員。名偏撫標兵三百。辰協水師六百。衡協

二百。岳州洞庭共六百餘員名。令由岳州一路前進蒲圻。恢復咸甯縣。餘寶慶等營。尙未調到。倏聞此信。惟戒嚴以待。至初二日。逆兵水路之船隻。泊金口龍床磯。下達磨亭邊。陸路僞兵撲我營盤。密布山頭。施放鎗炮。自辰至酉。揣知蒲城已經投誠。于戌刻各處齊發。喊聲震天。攻近各營。被我兵鎗炮弓矢擊死甚衆。初三初四彼此對放鎗炮。初五日午刻。乘北風順便。又發沙船戰船三十餘隻。由北岸而上。順風放下。施放大炮。陸路大肆猖獗。見我官兵船隻搶風上迎。水陸嚴整。不敢親迎。又將船隻忽攏磯下。船兵上岸。齊力攻我營盤。臣督率兵將登牆迎敵。殺死逆副將大小首領官數十員。逆兵不計其數。天晚方收兵。停未寸晷。又復攻犯各營。直至初六晝夜截殺。鎗炮之聲聞四野。又初七月初更時分。乘暴風天黑。大隊齊犯。我兵衝敵數陣。擊退回巢。見今攻打不休。前後接戰六晝夜。官兵不能刻停。臣捐貲賞賚。人人思奮。雖極勞而未見甚疲。臣思此項叛兵。已見臣深入肘腋。拚命迎敵。以求逃遁。乃敢如此大膽。公然四犯。且思在城從叛原兵無幾。何以有如此之多。審據拿獲逆兵供稱。在城兵丁除撫標幾百名。已投誠外。原兵不過三千。兼招來裁兵三四千。以及招募無賴等。合二萬多人。今來金口者。有

老本兵三千多人。夾挾新募水陸共八千多人等語。臣查此會接戰。若非撫標官兵擒獲逆首投獻。則我有首尾之勞矣云云。

逆以各路漢滿官兵船隻尚未逼近。惟臣駐札金口。扼彼咽喉。勢所必爭。是以自七月初三日起。今止旬有餘日。晝夜未曾停刻。臣惟親列行伍。鼓厲官兵。水陸督戰。逆被鎗炮矢石擊死甚衆。我兵傷亡無多。豈逆于十三日五鼓陸路站隊架梁直迫我營。水路乘駕戰沙船四十餘隻。順風前來。施放鎗炮。意謂我疲。若水陸拚命一戰。以爲死中求生之策。臣隨將本標辰協衡協等營。水陸俱分二股。其陸路令一股出營站梁逆殺。一股暗伏柵內。施放鎗炮矢石。水路船兵一股搶風上逆。遏來勢以便下壓。一股靜泊江岸。密排鎗炮矢石。更番迭出。聯絡水陸。自五鼓鏖戰至酉。逆首施放號煙。陸路約有三千餘衆。一齊奔我木柵。被我鎗炮矢石打死跌落陷坑甚衆。餘逆奔潰。被我站梁官兵掩殺回巢。其水路兵撲我泊岸船。被炮子擊入逆船中火藥桶內。燒逆沙船二隻。沉四隻。逆衆大敗。

逆自十三日敗後。復調存省兵萬餘。于十五日黎明乘北風大起。駕沙船四十餘隻。夏

包子親領直至紗帽山對江鯉魚料地方龍岸。臣知其牽制官兵。前去抵敵。乘虛攻我大營狡謀。臣密調中軍前去。會合彼處駐營衡協都司勦殺去後。移時上游煙起。賊船下奔。臣指揮沿岸及先鋒營開放戰船鎗炮。打壞沙船二隻。淹死逆兵五百餘名。該將馳至楊都司營。會同密商。案兵休息。俟逆船兵盡數上岸。以便一鼓追擒。賊果移兵扛擡。擡鎗率逆衆布作方陣。以爲衝我營盤之勢。值大風猛雨。乘彼安置未定。我兵齊力一擁。推毀擡鎗。平踏賊營。鎗炮弓矢。擊死逆兵七百餘人。趕落水中淹死八百餘名。活擒僞總兵一員。衆官二十餘員。兵三百餘名。夏包子奔命上船。官兵追趕去訖。臣以賊膽已喪。親率水陸官兵合力齊攻。晝夜不休。奮勇奪彼山梁。賊衆如山崩海瀉。奔潰上船。于十六日夜半。水陸逃遁去訖。至三十里外聚住。夏逢龍十六日帶殘兵數百連夜逃回武昌。不得入城。十七日至黃岡縣。被民擒赴振武將軍瓦代軍前磔死。隨從止三人。十八日僞中軍總兵胡耀乾等。殺妖僧僞軍師大員赴軍前投誠。武昌平。張耕煙。嘉興人。雲南江川縣知縣。僞周時教授諸世子。闕鶴灘。江川人。進士。出家爲道士。被徵。其師兄臨江貢生于雲龍山出家。

四川獄囚黃金玉安酋之亂。執兵扞賊。守圉圍而不去。

程兼字抑若。號樵髯。黃山人。家繁昌。有峨溪外譜。尤悔庵為之序。

雷如。滿州人。長沙守備。鄭司直嘗授以兵書。夏逢龍之變。鯉魚料有功。徐提督薦之。今

為貴州黎平府副將。

李希膺。字雪村。平西時儒將也。與韓非有齊名。

周少參。陳海槐。廣東蠟丸。皆此二家所製。周賣中土。陳主外夷。

張靖。逆慕客宋適之。周子柔極言其人。今出家于華山為道士。

施雄山。隴州人。在秦州圍城。說偽監道馬口投誠者。技勇絕人。不可一世。翰墨雜藝無

不通。惟以傲物。不合於人。今出家矣。汪天倩友也。

嘉定四先生。乃程嘉燧。孟陽。李流芳。長蘅。婁堅子柔。唐時升。叔達也。孟陽號松圓。

衡陽鄒統魯。字近野。與王而農先生同登壬午賢書。

江出岷山。其源自西羌萬山來。至嘉州而沫水自雋州合。大渡河穿邊界千山以合之。

至叙州而馬湖江會之。又十五里而南廣江會之。至瀘州而內江又自資簡會之。自涪

州而黔江合。南番諸水會之。至萬縣而開江水自開達等州會之。然後總而入峽。是江

自峽而西。受大水凡八。及出峽而下岳陽。則洞庭湖所受南北諸水也。又自是而下鄂

渚。則會之者漢口與興元諸水也。又自是而下黃州東四十里。則會之者巴河也。又自

是而下九江。則會之者彭蠡。今名鄱陽湖。所受江東西諸郡水也。又自是而下。則皖水

所受淮西諸水也。然後總而入海。是以自峽而東。又受大水凡五。略計天下之水會于

江者。居天下之半。其名稱之大而可攷者。凡十有三焉。

洪武二十六年正月。升萊州府膠水縣為平度州。以濰州為濰縣。併昌邑縣隸之。

孤樹哀談。閩人趙可與著。

黃性震。字靜庵。漳浦道士。為鄭氏百夫長。投誠後為千夫長。在姚總督麾下。以招劉國

軒說姚。姚命往探得其肯綮。顧假口以間之。為致國軒書。誤遣臺灣。遂有疑。因說國軒

來投誠。

漢陽府魏晉末為沔口重鎮。蓋漢水入口處。屈完謂楚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魏

初定荊州屯沔陽。復移夏口。晉陶侃為荊州刺史鎮沔口。宋紹興中賊成留漢上。經營

襄鄧。趙元鎮上疏乞下湖北帥司提備賊情是也。至長江之險。與武昌共爲門戶。曰大別山。三國吳之所守者禹功磯也。磯之旁爲鐵門關。古置戍守。商舶鱗集。闌闔外屏。則今之漢口。而蔡店沌口。音撰新灘百人磯。亦皆要害。至劉家隔居漢沔之間。湖泊遼曠。荊葦叢密。盜逆竄匿之區。明正德間。邱仁楊清倡亂于漢川之同塚。嘯肅萬人。立寨沔陽之麻陽。僞稱大王。臺臣奏聞。以右布政司陳鎬副使蔣昇率漢土兵擒之。嘉靖間。漢川風門河一帶。上下數百里。羣盜出沒。截掠商賈。知縣昌應會率兵捕之。盜拒戰。割應會左耳去。隆慶元年。羣盜白晝入劉家隔市鎮。殺捕盜人役。解其支體。地方團保不敢窺。其猖獗如此。皆防禦當嚴之地也。

晉宋間佛學初行。其徒猶未有尊稱。通曰道人。其姓則皆所從授學者。如支遁本姓關。學于支謙爲支。帛道猷本姓馮。學于帛尸黎密爲帛。是也。至道安始言佛氏釋迦。今爲釋子。宜從釋氏。乃請皆姓釋。世以釋舉佛者。猶言楊墨申韓。今以爲僞者。自不知其爲姓也。貧道亦是。當時儀制定以自名之辭。不得不僞者。疑示尊禮許其不名云耳。今乃反以名相呼而不諱。蓋自唐已然。而貧道之言廢矣。

顏魯公吳興地記烏程縣境有顓頊冢。圖經曰。晉初衡山見顓頊冢。有營丘圖。衡山在州之東南。春秋傳所謂楚子伐吳克鳩茲至衡山者是也。今謂之衡山。或謂顓頊都帝丘。今濮州是。無緣冢在此。古今傳流雖不可盡信。然舜葬蒼梧。禹葬會稽。何必其都耶。今州之西南有杼山。亦隸烏程。其旁有夏駕山。王邨相傳以爲夏杼巡狩所至。杼夏之七王也。禹葬會稽。則杼之至此固無足怪。庸俗之言。未可謂全無據也。越王句踐本禹之後。蓋吳越在夏皆中國地。其後習于用夷。故商周之間變而爲夷。豈真夷狄也哉。六合之大自開關以來。迭爲華夷。不知其幾變。如幽燕故壤。淪陷不滿二百年。已不復名爲中國矣。而閩廣隴蜀列爲郡縣者。亦安知秦漢之間皆夷狄耶。

常德萬人傑。其父僞周時守備。後因安插歸常德。以販木在武昌。適夏逢龍之變。授以僞總兵節。并以僞空箭數十通銀數千金。令歸常德。招來誘煽。後武昌平。人傑伏誅。李登周顓沈約陸詞之書及唐韻。今皆絕傳。宋韻屢易。皆一東二冬三鐘者也。最後爲平水韻。夫切爲源。韻爲流。源密流疏。源分流合。今欲爲其密者分者。豈可不遵疏者合者乎。度曲須知。亦有見于諧聲之道爲韻所束。遂致支離破碎。豈可蹈其覆轍耶。

汪涯字萬頃。漢陽人。賈似道爲宣撫時請爲客。元世祖圍武昌。似道乞和。師退。當作露布獻功。涯瞋目曰。啗以利而退其師。又兒弄主上。何露布爲。似道怒。搃殺之。其母聞之曰。汝以直死。我則不辱。可以下報先君矣。亦自沉。涯有江帆詩及采石獨酌之詠。江帆詩。江帆去去可腸斷。千古萬古越王臺。掃風黃葉晚風定。□□飛盡碧鳥回。平生無成作筆研。萬事不理開樽壘。年年看梅今白首。已矣英雄留七哀。采石獨酌詩云。欲落不落月在手。百年幾何持釣綸。不知春色萬象表。綠煙漠漠入江濱。天翻地覆有今夕。酒醒詩成無可人。向來談笑今黃土。墮泪未了雞司晨。

天童悟赴黃蘗請上堂云。雙葉扁舟泛海中。乘風坐往福城東。洪波浩渺無餘事。祇作拋綸擲釣翁。

金粟費隱諱通容。閩之福清縣人。唱水巖詩云。巖上草色肥。巖下水流急。策杖上巖頭。空山人獨立。

吳暢春字梅初。漢陽人。崇禎八年。以吏員爲潛山縣天堂寨巡檢。時流賊自河南東蔓延安廬黃麻間。暢春謂天堂雖小鎮。而北扼舒六。西連英霍。南包桐太。勢爲賊所必爭。

苟或飄忽突據。且震驚江皖矣。造器械。積糗糧。募勇敢。練鄉兵。結死士。據巖險。誓書衣裙。有誓死報國負盟天誅之語。史閣部可法方備兵安慶。心知暢春賢。馳札相慰勞。且曰。賊氛未殄。主上焦勞。凡爲臣子。皆當枕戈飲血。共奮同仇。官有崇卑。忠義無兩。暢春益感激自命矣。是年十月。賊來犯乾坎。暢春督兵拒之。身中二矢。鬪愈疾。賊欲走金鐘潭。聞路已先斷。始大懼宵遁。乃于明年二月。焚掠英山。以漸近天堂寨。暢春結草千束。深夜舉火爲疑兵。賊復驚退。可法又致手書以寇雖退而必來。新穀既登。正宜預備。且深嘉暢春積糧守險。語諄諄如家人。暢春太息曰。此一腔血爲知己者酒矣。又踰年丁丑正月。勁賊十餘萬。漫入至槎水龍潭。暢春用炮弩力戰卻之。賊更從旛羊嶺擣查林河。暢春再戰再捷。相持至二月壬午。偵者來言賊僅七八十騎。可破也。暢春奮往。遇賊于埭口。斬首十七級。然已墮賊圍中矣。丁亥賊僞以百人誘戰。暢春窮追至梅家寨。伏兵四起。夾擊我師。且盡。暢春猶力鬪。久之。手刃數賊。力屈。被執。賊且逼降。暢春大罵不屈而死。因南蹂太湖。守備趙蔭亦死之。可法聞報。深加悼惜。以其事白應天巡案御史張萱。萱爲請議于朝。命兵部查議。于是尙書楊嗣昌等奏曰。趙蔭以加銜守備。領新兵

三百人去太湖九十里。戰于雞飛灘。勢窮身陷。怒賊自亡。居然壯夫之概也。暢春以卑卑末職。練鄉勇當賊者兩年。著奇功。挫賊者七次。死于梅家寨。報國勒銘。征裳遺墨。凜凜烈士之風也。蓋自有賊患以來。文武大吏中。媿此兩人者多矣。當武宗世宗之時。知縣段豸。王鉄。唐一岑。頭目鍾富等。俱以流賊倭寇戰亡。恤錄。今宜贈趙蔭懷遠將軍。褒暢春本身三等。贈迪功郎安慶府經歷。蔭一子世襲外衛。所鎮撫仍入祠。潛山太湖名宦。以慰忠魂。而暢春子諸生卿。請于苑城劉太史若宰。爲作吳梅初傳。史記伯夷傳所謂青雲之士者。謂聖賢立言傳世者。附青雲則伯夷。顏淵是也。後世謂登仕路曰青雲謬矣。京房易傳云。青雲所覆。其下有賢人隱。續逸民傳。稽康有青雲之志。南史陶弘景年四五歲。曰仰青雲觀白日。不爲遠矣。梁衡陽王鈞謂孔稚圭曰。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又袁象贈隱士庾易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睹臺尙。阮籍詩。抗身青雲中。網羅孰能施。李太白詩。獵客張兔置。不能挂龍虎。所以青雲人。高歌在巖谷。合而觀之。青雲豈仕進之謂乎。自宋人用青雲字于登科詩中。遂誤至今不改。

史記載堯舜皆黃帝後。今試攷其相傳世系。則堯之二女。乃舜高祖輩矣。以之作配。瀆倫甚矣。案黃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姬祁酉已。滕臧任。荀僖。媯依。是也。然堯姓伊祁。而舜之姚氏不在十二姓之列。非同姓可知矣。且年命修短。不甚相遠也。黃帝至堯止四世。至舜已八世。蓋皆緣秦人焚書。太史公得書不多。故有此等謬誤耳。

方言凡葬無墳者。謂之墓。有墳者謂之塋。檀弓古者墓而不墳。是。邯鄲曹娥碑丘墓起墳。蓋言正其平墓而爲高墳也。後世以墳墓渾而爲一。遂疑其重複。改爲立墓起墳非也。左傳楚成得臣與晉文公遇。曰。請與君之士戲。戲者兵也。三軍之號。戲下者是也。若曰以兵相見云耳。林堯叟謂得臣輕用民命。便解作戲弄之戲。學者習而不察。以爲實然。夫得臣亦英雄。豈有此失。真千古不白之冤。杜征南。不下一字。蓋已得其解矣。否則左邱明能無扼腕。

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所出。只杜牧之詩。有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鷓夷之句。而附會

之耳。案墨子曰。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沈其美也。此吳亡後西施亦死于水。不從范蠡之證。墨之去吳越之世甚近。所言得其真。然猶恐別有見。後檢修文御覽。見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于江。令隨鴟夷以終。乃知此事正與墨子合。杜牧之未審也。蓋吳既滅。即沈西施于江。浮者沈也。反言之也。隨鴟夷者。子胥之譖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鴟夷。今沈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鴟夷以終。范蠡去越。亦號鴟夷子皮。牧之遂以子胥鴟夷。爲范蠡鴟夷。乃墮後人于疑網之中。今三年一鄉試。謂之大比。不知其語不侔也。禮記小司徒三年則大比。使天下簡閱名數財物。豈是校士。

俗云夏至有風三伏熱。重陽無雨一冬晴。驗之殊不然。及閱感精符云。夏至酉逢三伏熱。重陽戌遇一冬晴。乃知俗說之誤。

周室卜年八百。始武王己卯。終赧王乙巳。凡八百六十七年。而孟子曰。七百有餘歲。夫孟子生定王三十七年。終赧王一十六年。當其時宜云八百歲。而云七百歲何與。因孟子雜攷他書。知爲七百。而非八百。後人誤增周歷一周無疑也。漢皇甫謐曰。武王卽位

在乙酉。與所傳己卯相去六年。予謂從乙酉爲是。商湯之後。外丙二年。仲任四年。孟子亦有明文。而紀商者失之。武王之誤六年。疑即失紀六年與口歸商者也。昭王南征不返。實二十五年。而云五十一年。則又誤二十六年矣。厲王以二十三年出奔。二相共和聽政。凡十四年。王崩乃立太子。統厲王凡三十七年。共和十四年。已在其中。世傳在厲王三十七年之外。宣王四十六年之前。則又誤十四年矣。由數端而推之。孟子所云七百餘歲。信不誣也。

禹貢曰。既修太原。修者因其功而修之也。後世功禹而忘鯀。是執于成敗之見耳。案北方尙有鯀隄。城郭亦始于鯀。當時備水而作。至今因之。鯀之功德信遠。然後知舜不宗瞽瞍。而禹獨宗鯀。鯀誠有可郊之理也。

天王天皇攷。天王道悟法嗣馬祖所出龍潭崇信。信出德山宣鑑。鑑出雪峰存義巖頭全齋。其雲門法眼二宗。實乃天王之系也。有宋景德年間。吳僧道源條集傳燈。未識從上碑版。謬收龍潭系于天皇之下。雲門法眼相隨而去。是故混淆之始。由于道源。百世而下。競起而爭。亦始于傳燈也。張無盡公竊嘗疑之。雪峰迅速當出馬祖。後得達觀



穎公所獲節度使邱玄素所撰天王塔銘。始知雪峰爲馬祖五世孫。無盡眼目擇法驗人。果不謬矣。諸家辯論代有其人。奈何久假一期難歸。此徑山容和上五燈嚴統之所爲作也。然辨而不能清者。已有景德傳燈錄矣。不辨而自清者。已有唐之侍郎歸登所製南岳讓碑。列法孫天王道悟圭峰答相國裴公宗趣狀。馬祖之嗣。首日江陵道悟。權德輿所撰馬祖塔銘弟子十一人。道悟在焉。歷代帝王稽古略。引載天王詳而且明。宋有佛國續燈叙明雪竇重顯爲馬祖九世孫。呂夏卿銘雪竇顯之塔。亦係馬祖九世孫。覺範林間錄辨天王拱辰祖源通要。乃載天王于馬祖之下。大川五燈會元辨清天王晦巖人天眼目五家宗派序。亦博論天王雲壑心燈。并續天王元有念常佛祖通紀載入天王碑銘。現載北藏我字函中。明有少秋聯芳碑記。原載天王于馬祖之派。汝稷指月錄。亦載天王。黎眉教外別傳。天王係于馬祖之統。天童直說明析天王虎巖傳燈世譜。編正天王吳定氏之定祖圖。亦收天王歸于馬祖之說。大興善寺一花五葉之圖。雲門法眼祥于天王。王谷正名錄。備悉天王之由。或謂傳史無玄素之名。殊不知宋儒避國諱。玄素爲元素。歐陽修貶夷陵令。嘗集神女廟詩。李吉甫一首。邱元素一首。貞元十

四年。石刻黃牛峽下夔州巫山界石刻亦然。可考也。

東漢嚴光本姓莊。因避顯宗諱。遂稱嚴氏。范曄作史。不究其由。遽曰嚴光。其臺灘俱以嚴稱。又如蘇州因吳殺子胥投之江中。後人憐而立祠。山上人亦稱爲胥臺也。吳滅。人又稱爲孤胥山。言獨胥山在耳。奈何吳人稱胥爲蘇。訛孤爲姑。後隋平陳。因山名。遂更爲蘇州。

邠風曰無衣無褐。鄭氏云。褐毛布也。此說非是。褐乃編絮短衣。不黃不皂。賤者之服。非毛布也。孟子曰。若刺褐夫。以褐夫對萬乘。亦言貴賤之殊耳。鄭氏誤以褐爲氈。遂云褐毛布也。不知褐字從衣。氈字從毛。乃今之斜氈。價貴于苧麻多矣。豈賤者服乎。

左傳輔車相依。林注輔頰輔。車牙車。人頰骨似車輔。故曰輔車。左右相持。故曰相依。唐韓文公詩云。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一牙。無故脫去。今人不知。直以爲輔車。若詩無棄爾輔之義。則唇亡一句。何所附麗乎。

易訟卦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健字句如此之象。有八。訟之外。蒙豫隨蠱恒解井。皆于卦名上截句。童蒙初學時塾師點句混上。遂以健訟相連。今日頑民好訟者曰健訟。

殊爲大謬。

離騷注皇覽揆予初度兮。肇錫予以嘉名。初度猶言初節也。古者子生三月。父命之名。謂命名之初節。非謂生也。今自小至壯至老。但遇生辰。輒云初度。是期頤皆三月時矣。

豈不大謬。瑚案先師嘗曰初度謂初生之時。日尙未離初度也。

今人呼私印爲圖書。非也。古者圖畫書籍。皆有印記。後以印記爲圖書。正如豎碑于某處。必有記銘。後遂以碑爲文章之名耳。日久相沿。恬不知怪。惜無有正之者。

自廈門至澎湖七更。自澎湖至臺灣五更。凡十有二更。

海舶上司羅盤者曰夥長。置一龕。下鋪細砂。安盤于上。取平周回置燈。夥長晝夜視之。較之以刻漏而定方向焉。其水之淺深。泥之顏色臭味。皆知之。驗之毛髮不爽。一見山。則事在舵工。夥長之任卸矣。

臺灣土蠻男子。皆贅婦家。而從其姓氏。故族貴女而賤男。向也男女皆無衣裳。今女亦以布纏身矣。今臺灣已立學塾。鄉試必舉一人。

臺灣惟有一城。乃紅毛國所築者。臨海畔。俗呼紅毛城。鄭氏向居之。今臺灣府治不在

此城內。

臺灣知府蔣集公家人翁總管。于康熙二十三年自臺灣歸過澎湖。遭風折舵。急安櫓。櫓亦折。遂斫去其桅。割斷篷索。舟中惟木錠四具。以纜沈之海中。隨風浪飄泊。任其所之耳。凡二十八日。水久竭矣。舟中二百餘人。渴死者四分之一。死者之尸。以氈裹之。從水門投海中。巨魚日俟其下。隨取吞之。慘甚矣。後至一處。見竹木蔥蔥。知有地矣。然未見其人。隨放銃炮以驚之。久之有象四十餘騎。自叢篁中出。其人言語不通。畫砂爲字。則可識。蓋安南國界也。既登岸。則以兵圍之。食以魚飯。館之茅屋中。奏聞國主。然後具舟。送至瓊州界。

人初入海。船必暈眩嘔吐。久亦安之矣。迨震蕩既久。初登平地。反昏瞶搖顛。行則顛仆。甚矣慣習之能移人也。能不慎哉。

楊雄甘泉賦屬堪輿以壁壘兮。說文堪輿天地之神也。今稱他師爲堪輿。非是。

金剛三昧經失譯人名。附北涼錄案。梁慧皎撰道安傳有云。自漢魏迄晉。經來實多。而傳譯之師。不言其名。後學追究。莫知年代。安乃總集名目。表其時人。詮品新舊。撰爲經

錄。衆經有據。實由其功。又隋朝費長房漢亦有費長房地仙也先爲沙門周武沙汰反俗。隋興文帝詔爲翻經學士。開皇十七年進歷代三寶錄十五卷于中。載金剛三昧經。是梁僧佑新集道安涼土異經。而目錄中爲失譯源。今還附入涼世。又如三慧經等。皆標僧佑錄安公涼土異經。今附北涼錄云。考安師入滅于晉孝武大元十年乙酉。明年丙戌。呂光僞後涼。又越十五年辛丑。沮渠蒙遜始僞北涼。今據入涼世。應是涼州張氏稱國時。非必北涼也。又三寶記載符秦道安。亦嘗譯經二十四部。况僞僧佑新集道安涼土異經。或即道安法師之所譯與。

又案金剛三昧經。有新羅國元曉法師疏考。宋贊寧高僧傳。載元曉國師。新羅國人。初與義湘法師發心航海求法。至唐州抵暮遭雨。宿于土龕間。乃古塚骸骨旁也。已而致疑。恍然悟三界惟心之旨。即還國中。著華嚴疏大弘員頓教義。一日新羅國王因夫人腦癭癰腫。巫言應往大國求藥。王即遣使渡海。舟行將半。龍王邀入宮中。曰有三昧金剛經。乃二覺圓通示菩薩行也。今托夫人之病爲增上緣。令持此經。至彼流布。又云汝去上白國王。當請元曉法師。造疏講演。夫人之疾自愈。使還具陳。王即請法師造疏。曉

乃悟是經。以本始二覺爲宗。白王具角乘。將儿案在兩角間置筆研。始終于牛車造疏成五卷。夫人之疾果愈。王刻日請曉于黃龍寺演義。又因簿徒盜其疏去。復重錄成三卷。名爲略疏。後廣略二本俱行本土。略本傳入中國。後有翻經三藏。改爲論云。宋時覺範禪師林間錄中。亦載前事。明萬歷末顯聖澄禪師有注。而華嚴元談宗鏡錄智證傳等。皆引用金剛三昧經語員覺略疏。又引東海疏說。略見一斑。第全書不可得見矣。又翻譯名義集中載僧道法眼有注。今亦無傳。

天台華頂沙門誅震撰金剛三昧經通宗記十二卷。師號仁山法嗣尉剖公。退居姑蘇天平山白雲禪寺華頂。仁叟自著書目金剛三昧經通宗記一十二卷。禪宗正傳燈史二十五卷。輯兩土諸祖。迄于天童。凡六十七代之傳。各系以表。名宿分化燈史四十卷。輯四祖下法嗣。及六祖下二支五宗尊宿止于第十五世佛鑑佛眼一輩。凡一百六十四家。濟宗續補燈史一十六卷。輯臨濟十二世。至三十世。自東山演及昭覺勤下。旁出法系除徑山杲。餘皆指月錄所未載者。凡一十九世。計四百八十四家。三峰燈史八卷。輯三峰鄧山兩世下諸尊宿共爲一編。濟洞燈史續略六卷。輯天童下兩

世尊宿。及洞宗先輩并法嗣世數未詳者合成一編。法苑獻徵錄五卷。編輯古今尊宿唱明之語。及天童三峰授受事實。并法宗先輩交誼。如序跋簡牘書銘筆記法語機緣之類。燈史紀年三卷。校定周昭王甲寅至明崇禎甲申傳燈中攷年紀事。

惕厲本乾九三。古注多惕若厲句。淮南人間訓夕惕若厲。以陰惜也。漢書張竦為陳崇奏王莽功德。夕惕若厲。公之謂矣。張衡思元賦夕惕厲以省譽兮。唐白居易賀雨表發于若厲之誠。散作如膏之澤。今人亦常用憂勤惕厲。

淮北沛陳汝南南郡。西楚也。彭城以東吳廣陵。東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南楚也。見史記貨殖傳。今人以湖廣為三楚。太狹矣。

蘇州。東吳也。潤州。中吳也。湖州。西吳也。見地理指掌圖。今以蘇州為三吳。非。

魏斯趙藉韓虔共滅范中行氏。而分其地。謂之三晉。今山西河南北直三處也。見資治通鑑。今人直以山西為三晉者非。

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司馬欣為塞王。王咸陽以東。董翳為翟王。王上郡。謂之三秦。見史記項羽本紀。今人以陝西為三秦者非。

詩小雅景行行止。景訓明。行訓道。言人有明道。當效而行之。如山之高當仰也。魏文書云。高山景行。深所仰慕。今人但用景仰二字者非。

洪武三年五月初一日。初設科舉條格。詔內開第一場五經義。各試本經一道。限五百字以上。易程朱氏注。書蔡氏傳。詩朱氏傳。俱兼用古注疏。春秋左氏公羊穀梁張洽傳。禮記專用古注疏。四書義一道。限三百字以上。至十七年三月初一日。命禮部頒行科舉成式。始定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第一場試四書義三道。二百字以上。經義四道。三百字以上。未能者許減一道。四書主朱子集注。易主程朱傳義。書蔡氏傳。及古注疏。詩主朱子集傳。春秋主左氏穀梁公羊胡氏張洽傳。禮記主古注疏。案此兼用古注疏。暨諸家傳。後不知何緣遂斥古注疏。不用春秋。止用胡傳為主。左公穀第以備攷。張洽傳經生家不復知其書與人矣。禮記專用陳澹集說。古注疏盡斥不講。近日舉子文師心勤說。浮蔓無根。誠舉明朝初制一申明之。使通今博古者。得以自見。亦盛事也。

永樂十二年在。北京應天鄉試。皇太子命洗馬楊溥編修周述為攷試官。至十五年

命侍講梁潛陳全。十八年命修撰張伯頴左贊善陳仲完。皆監國事也。時猶以宮贊列修撰之後。至七年己丑會試取中陳璩等。以上幸北京俱寄國子監讀書。至辛卯始廷試。而皇太子乃以副榜第一人孔諤爲左中允。賜出身。尤爲異典。

陽溝有書爲羊溝者。崔豹中華古今注曰。羊溝爲溝。以阻羊之抵觸也。又曰楊溝。植高楊于其上也。詳之當是陰陽之陽。蓋潛行地中者曰陰溝。則顯行于地面者爲陽溝矣。周禮春官小史掌詔王之忌諱。鄭氏注先王死。日爲忌。名爲諱。觀此則忌諱二字。胡可妄用耶。

漢書東方朔傳談何容易。何容猶言豈可也。則容字不連易字讀矣。

常棣之華。小雅第四篇。宴兄弟之詩也。唐棣之華。逸詩也。今人論兄弟事多引棠棣爲言。而因常誤。唐間有書唐棣者。及攷爾雅諸書。乃知常棣。棣也。子如櫻桃可食。唐棣。移也。似白楊。凡木之華皆先合而後開。惟此花先開而後合。故曰偏其反而。反則不相親矣。豈可以比兄弟乎。

左傳成公二公。杜注云不中爲之役使。史記始皇本紀。吾全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晉人尤多。此語中字。皆作去聲讀。

明季臺諫與部疏議漕運總兵改用流官不必沿推口世爵。案此官舊制。流官世爵。原相兼並推。不待改也。嘉靖中劉都督璽黃都督印。皆以衛官任至總兵管漕運。議者不舉此以聞于上。第云欲革世爵。改用流官。遂奉旨。祖宗舊制。原用勛臣。不知兼用流官。正祖宗朝舊制也。

受人儀物。謙曰拜領。然不獨我受。望人受亦言領。趙松雪與人柬云。輒有素綢一匹。以表微意。伏冀笑領。又云拜手持納。祈笑領之。

掉闔。掉音擺。開也。今書作押謬。

漕運舊例。軍民各半。互相轉運。民運淮安徐州臨清德州水次交收。漕運官分派官軍。轉運于通州天津二倉。往返經年。多失農月。于是周忱議將民運糧儲俱于瓜州淮安補給脚價。兌與運軍。自是轉運變爲兌運。至成化七年右副都御史滕昭議罷瓜淮兌運。令南京各衛官與浙直等處官。徑赴水次州縣交兌。民加過江船費。視地遠近有差。由是兌漕。又變爲長運矣。

漢書司馬遷報任安書。李陵張空拳冒白刃。拳音圈。又音患。亦作拳。皆訓爲弩末。史記長平四十萬衆。張空拳。猶可畏也已。先用此字。漢書師古注曰。拳丘權。反讀以爲權聲之權。大謬。乃至竟有刻作拳字者。

尙書音上官名。與書名皆當作去聲。讀平聲者誤。

里中字音。有相沿而呼。而與本音謬。相習而用。而與本義乖者。或亦通之海內。而竟不知所從始。姑就南都舉一二言之。如惹之音。人者切。野之音。羊者切。寫之音。悉姐切。且之音。七也切。在二十一馬韻中。宜與鮮叶。而南都惹作熱之上聲。未有作馬韻呼者。士之音。鈕里切。是與氏之音。承紙切。視之音。承豕切。在四紙韻中。上聲也。而作去聲呼。皆如肆跪之音。去委切。兄弟之弟。徒禮切。上聲也。而音作貴。與第呼。屬去聲。隸阜之阜。造作之造。音與早同。而讀作去聲。如躁字。大之音。不作徒蓋切。亦不作口个切。而別音打之去聲。入之音。本與日同也。而作入音。此與本音謬。而呼相沿者也。又如鈔略取也。而寫書曰鈔。書官曰鈔。案造紙曰鈔紙。弔問終也。而官府取文書曰弔卷。或曰弔鈔。糧打作都冷切。今作丁把切。本取擊爲義也。而今預事曰打疊。探事探人曰打聽。先計較曰

打量。臥曰打睡。買物曰打米。曰打肉。治食具曰打麵。張蓋曰打繖。屬文起草曰打稟。稟賜穀也。與也。供也。給也。受也。而今以下白事于上者曰稟。毆以杖擊也。律有鬪毆之條。而今人故以言相謔。曰毆。帳之爲言張也。一曰幃。謂之帳。而呼簿冊紀物事用度者曰帳。仰持也。資也。下託上曰仰。今公文自上而行下曰仰。票一作慄疾也。急疾也。今官府有所分付。勾取于下。其札曰票。正正也。音與雅同。詩大正小正。用此字。今借爲布段之正音匹者。分別事辭也。俾此个爲者个是也。今以俾人之不老實者曰者。假音賈。至也。又借也。今官府借爲休暇之假音嫁。造假給假。此與本義乖。而用相習者也。

漢制以右爲尊。以貶秩爲左。遷居高位曰右職。仕諸侯曰左官。陳平以右丞相遜周勃位第一。平爲左丞相。位第二。周昌相趙。高帝曰。吾極知其左遷。凡謂左戚右賢。居客之右。朝廷無出其右。右文之世。並用此意。自宋設左右僕射。左右諫議。左右正言。明因之。有左右都御史。左右侍郎等官。皆尙左。不復以右爲尊矣。今貶官猶曰左遷。俾尙文猶曰右文。不合于今。然循習已久。不可變矣。且亦雅馴。無害于義。

敷歷之敷。卽揚字。古通用。今人僭人居官日久。中外屢踐者曰敷歷。卽書歷試諸職之

意。乃見有讀駁作別。或寫駁作別者。何不攷之甚耶。

張端義貴耳集曰。嘗聞老儒言漢之周易。不以乾坤爲首卦。然後知太元經以中孚爲首卦。卽漢之易。邵堯夫曰。凡一代之國。必有一卦。一君亦有一卦。所謂大橫庚庚是也。周禮筮人言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筮字字書作彜。六書正譌曰。從竹從彜。彜古巫字。巫主筮。古者以竹代著會意。

今人稱隱士見用多曰渭水飛熊。蓋用呂尙事。而不知飛之爲非也。史記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虵。非虎非羆。後漢崔駰達旨云。漁父見兆于元龜。注引史記非龍非虵。非熊非羆。爲證。然史實無非熊。獨見于此注。杜詩田獵舊非熊。孟詩羆獵有非熊。則往往循用。而李瀚蒙求。亦有呂望非熊之句。特無有用飛字者。且熊又安能飛。俗士可笑。一至于此。

今人不知甲字義。而謂令甲卽法律大誤。漢書宣帝紀令甲死者不可生。如淳注曰。令有先後。故有令甲令乙令丙。顏師古曰。甲乙若今之第一篇第二篇也。則令甲爲最先之令矣。故江表傳有令乙騎乘車。可以互證。至于房屋有甲乙次第。科目亦有甲乙次

第漢謂大世宅甲第。隋唐以來。謂登科目亦曰甲第。

古時之茶曰煮曰烹曰煎。須湯如蟹眼。茶味方中。今之茶惟用沸湯。投之稍着火。卽色黃而味澁。不中飲矣。迺知古今之法。亦自不同也。

學舍曰學官俗謂學宮非也。漢賈誼治安策曰。學者所學之官也。師古注官謂官舍。蓋官者管也。一職立一官。使之典管。故以官舍名官。又劉歆傳諸子傳說。猶廣立于學官。爲置博士。

今以學作黌宮。其字于古無據。考白虎通諸侯之學曰頌宮。半者象玉之璜也。是黌當爲璜。字書雖收黌字。而說文甚辨其非。論字者當以說文爲正。

詩召南于嗟乎騶虞。宋戴氏鼠璞曰。騶虞。二人也。言文王田獵。雖騶從虞人之賤。皆有仁心。故歎美之。其說極是。

安石著新經周禮義二十二卷。熙寧中設經義局。自爲周官義十餘萬言。後楊中立著周官辨疑一卷。以攻安石。

張采曰。周禮冬官之亡。不盡係秦禁。孟子曰。諸侯去其籍。今案冬官所屬。皆應口口吠

澮度地量居。則當井田不行。冬官已先漫滅。蓋戰國時固不可詰。然別書載沅州劉有年。洪武中爲監察御史。永樂中上儀禮逸經十八篇。一云永樂初太平守劉有年進逸禮。則知唐所亡之書。明初猶有表獻者矣。

謁見。師古注謂謁者書刺自言爵里。若今參見尊貴而通名也。又史記酈生踵軍門上謁。案劍叱使者。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入報。則謁卽今之名帖矣。凡言謁見。謂先帖而後見也。

昔人謂楊子江心水。蒙山頂上茶。蒙山在蜀雅州。其中峰頂。尤極險穢。蛇虺虎狼所居。得采其茶。可蠲百疾。今山東人以蒙陰山下石衣爲茶當之。非矣。然蒙陰茶性亦涼。可除胃熱之病。

爾疋釋親父之暈弟。先生爲世父。後生爲叔父。女子謂暈弟之子爲姪。皆學者所當知。而今乃稱父之暈弟爲伯叔。兄弟之子曰姪。舛矣。蓋伯仲叔季暈弟中之次。詩曰伯氏吹埙。仲氏吹篪。又叔兮伯兮。書仲叔季弟。唐書狄仁傑諫武后曰。未聞姪爲天子。而祔姑于廟者。則古人稱伯仲叔姪之義也。今父之兄弟當稱伯父叔父。兄弟之子當稱猶

子。

古人量酒多以升斗石爲言。不知所受幾何。或云米數。或云衡數。但善飲有至一石者。其非一石米。及一百斤。明矣。案朱昱雜記云。淮以南酒皆計升。一升曰爵。二升曰瓢。三升曰罍。此言較近。蓋一爵爲升。十爵爲斗。百爵爲石。以今人飲量較之。不甚相遠耳。

禮有醢醬卵醬芥醬豆醬。用之各有所宜。故聖人不得其醬不食。今江南尙有豆醬。北地則但熟麪爲之而已。寧辨多種耶。又桓譚新論有脰醬。漢武帝有魚腸醬。南越有蒟醬。晉武帝與山濤致魚醬。枚乘七發有芍藥之醬。宋孝武詩有鮑醬。又漢武內傳有連珠雲醬。玉律金醬。神仙食經有十二香醬。今閩中有蠣醬。蠶醬。蛤蜊醬。蝦醬。魚醬。珠螺醬。嶺南有蟻醬。則凡蠶而切之醃藏者。概謂之醬矣。乃古之醢非醬也。

六朝時呼食爲頭。晉元帝謝賜功德靜饌一頭。又謝齋功德食一頭。又劉孝威謝賜果食一頭。一頭卽今一筵也。然古未前聞。不知何義。

稻有水旱二種。又有秣田。其性黏軟。故謂之糯米。食之令人筋緩多睡。其性懦也。作酒之外。產婦宜食之。又謂之江米。



百穀之外有可以當穀者。芋也。薯蕷也。閩中有番薯。似山藥而肥白過之。種沙地中易生。而極蕃衍。飢饉之歲。民多賴以全活。此物北方亦可種也。

婁堅字子柔。蘇州府太倉人。書法爲三吳第一。嘗曰。董華亭質美而未學者也。

後漢書梁鴻娶孟光。舉案齊眉。注以案爲古椀字。又漢書霍光傳。許后五日一朝。皇太后于長樂宮。親奉案上食。注已前解爲椀矣。

尸子曰。楚人有粥矛及盾者。曰。吾盾之堅。莫能陷也。吾矛之利。于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無以應也。矛盾二字。蓋本之此。

詩夏屋渠渠。毛注。夏。大也。鄭箋。屋。具也。渠渠。猶勤勤也。言君始于我。厚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正與字書以夏屋爲大俎相合。自朱子以屋爲房屋。謂渠渠爲深廣。呂氏嚴氏皆從之。今人則通稱房屋爲夏屋矣。

唐初溫大雅撰。瀨業起居注。後房元齡許敬宗敬播等。以編年體爲實錄。姚思廉始撰紀傳三十卷。顯慶初。長孫無忌與于志寧令狐德棻劉涪之楊仁卿顧胤接其後事。復爲五十卷。龍朔中。敬宗又領史職。所紀傳。或希時旨。或釋私憾。毀譽多失其真。後李仁

實牛鳳及。皆有續傳。而鳳及悉收姚許諸本。欲使其書獨行。唐事遂殘落殆盡。已而劉知幾與朱敬則徐堅吳兢更撰之。韋述因加筆削。刊去酷吏傳。爲一百十二卷。至德乾元以後。于休烈令狐恆等又足之。柳芳又做編年法作唐歷四十卷。

孟子注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世盡以公輸魯班爲一人。閱口太平廣記。載魯班燬煌人。莫詳年代。巧侔造化。又六國時有公輸班爲木鳶以窺宋城。似兩人。又古樂府。誰能刻鏤此。公輸與魯班。則明係兩人矣。

案博古圖古器。俱有款識。款謂陰字。是凹入者。識謂陽字。是凸出者。款在外。識在內。夏器有款有識。商器無款有識。識音熾。今人讀款識如見識之識。已謬。而有以器物形象爲款制者。尤謬之謬也。

康熙戊辰年夏逢龍之變。殉難者乃湖北巡撫科口糧道葉映榴松江人。口口口口口口等諸公耳。其他授僞職者。則有督標中軍傅爾學。受僞職爲巡撫。督標左營斬其功。受僞職爲糧道。督標右營王相城守李口督標前營李口及撫標沈嘉相。皆受僞職爲總兵。其中惟沈嘉相駢楊兆先于嘉魚首先反正。而王相繼之。其他皆駢首受戮。

夏逢龍于金口敗後。逃至黃岡縣。爲生員易爲勝所獲。送至將軍瓦代軍前磔死。其始事于五月二十二日。獲于七月二十二日。僅兩月耳。

夏逢龍倡亂時。以譚以禮爲僞東閣大學士。蔡爲僞西閣大學士。以胡耀乾爲僞中軍。趙得爲僞總兵。鎮守黃州府。漢陽人方口爲漢陽府。僞知府易正印爲關防。

湖廣提督徐治都。自常德提兵由西南來軍駐金口。檄辰州協鎮郭忠孝。忠孝至後二日。盛言金口失地利。不可駐兵。與提督左。遂命駐大均山。提屬出兵。屢不利。失二把總。急招忠孝來。忠孝恐失大均。辭得檄而後至。提督見忠孝涕泣。以全軍付之。令其總統。後卒成功。

夷陵鎮總兵嚴弘自西來。駐兵蔡甸。偏沅將軍馬口自西南來。荊州將軍噶口統滿兵由北來。至應城縣。爲賊所困。江南將軍瓦口統兵自東來。未至而賊滅。

史記始皇本紀曰。夫寒食者利短褐。漢書貢禹傳。短褐不完。班彪王命論。思有短褐之褻。注短褐之短。音樹。謂僮豎所著布。長襦也。褐毛布之衣也。荀卿淮南諸子亦有之。皆音樹。絕無言短褐者。杜詩顛倒在短褐。應是誤刻。

宋初有內庭日歷樞密院錄送史館。所記不過朝見辭謝而已。景德中始詔王旦楊億等十九人。撰太祖太宗兩朝史。天聖口年。詔呂夷簡宋綬陳堯佐等加入眞宗朝史。共爲一百五十卷。王珪蒲宗孟李清臣又撰英仁兩朝史。爲一百二十卷。非寇準而是丁謂。蓋託之神宗詔旨。神宗又使曾鞏合纂五朝國史。曾鞏以憂去。紹興末李燾洪邁始修神哲欽徽四朝史。邁奏四朝諸臣雖貴顯。而無事迹可書者。用遷固史劉舍薛澤許昌例口爲列傳。書成共三百五十卷。建炎後有趙牲之李心傳陳均等書。皆編年也。遼有室昉蕭韓家奴耶律庶成耶律嚴等所記。金有完顏勗宗弼紇石烈良弼王若虛等所紀。

贖。五刑中去膝蓋骨之名。齊將孫贖爲龐涓斷其足。故稱孫贖。其名逸不可攷。贖非名也。鯨。墨刑在面之名。漢英布嘗坐法鯨人。稱鯨布。鯨非姓也。今人不察。而稱武官有媿贖並鯨之語。豈不可笑。

世說曰。殷仲文讀書半袁豹則筆端不減陸士衡。蓋惜其有才而不學也。若以半豹作稱頌語用。似有未妥。

周賓所識小篇曰。唐以來六曹尙書。各有四司。以本行爲頭司。餘爲子司。頭司者吏部郎中。戶部郎中之類是也。明初亦仍其職。但改本部郎中。皆爲總部郎中。洪武二十三年。乃改吏部總司曰選部。戶部曰民部。禮部曰儀部。兵部曰司馬。刑部曰憲部。工部曰繕部。二十九年始定令。稱焉。近見南京一議部郎爲人撰文。自稱曰總部。彼蓋止知禮部之有總部。而不知各部皆有之也。明初官稱與今異者甚多。余嘗纂爲明初官制一卷。朕音引。目睚也。兆灼龜也。二者著見幾微。皆先事而知之。韻注云。吉凶形兆。謂之兆朕。今人誤以朕爲朕。又倒爲朕兆。於古無據。韻會注生曰名。死曰諱。左傳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禮記祭義曰。文王忌日必哀。稱諱。是名諱二字。其別久矣。今問人之名曰尊諱。自道其名曰賤諱。謬矣。

廣陽雜記卷第五終

劉繼莊氏廣陽雜記。舊題門人黃曰瑚輯者。皆刪本。德清戴子高藏有足本。書仍五卷。視刪本多十之四。刪本二三兩卷合爲二卷。四五兩卷合爲三卷。節次頗不盡同。書中亦間有曰瑚按語。然亦有刪本有之。而足本轉不載者。又刪本錄醫方極多。而足本僅寥寥數則。殊不可解。豈足本又經人刪節耶。蓋繼莊此書。初亦隨手札記。未有定本。後人傳寫。或詳或略。遂多同異。悉心求之。當以足本爲善。余舊有一本。得于陶島香丈。咸豐庚申失之矣。此本乃趙撫叔所詒得之子高者。屬葉鞠常先生以丁泳之本校之。增墓志一篇。其撥拾疑耀一卷。疑門人誤辱入者。則刪之。付之剗。以廣其傳。潘祖蔭識。

此本予丙午秋鈔之杭州丁氏以視潘刻本節次相同惟字句間偶有一二稍異而已。丁未春以示予友黃君晦聞爲手校刊之并附潘跋于後潘刻本在功順堂叢書中購者頗不便此單行本流傳較易繼莊之學當日昌也予讀王西莊陳言夏傳謂國初東南多隱君子以志節自勵而博達多通毅然以經世自任而人無知之者予謂不特東南有之卽北方亦有之如繼莊及顏習齋王崑繩諸先生均負絕世之學而深晦以自隱者也顧繼莊雖生於北而蹤跡反多在南栖栖吳頭楚尾間敝衣躑躅甘于客死而無悔窺其行事志節正全謝山所謂似有所諱而不欲令人知者即人亦卒莫之能知異矣昔顧亭林生於南而平生足跡多在西北與繼莊相反予則以爲二先生蹤跡雖異所學同而所志同蓋一則志在經畫西北一在志在經畫東南共抱其救時濟變之才欲有所就而未嘗一日忘天下也顧皆以所志遠大非一人一時所能成而人亦無有應之者乃不得已著書以終老今讀其書主于經世實用而于天地陰陽風土民性皆深通其微尤再三置意其意蓋在并包天下利濟萬世而不在學一代一方之利病蓋可知也其論學之言曰學者識古今之成敗是非以開拓心胸爲他日經濟天下之

具又曰今之學者率知古而不知今縱使博極羣書亦祇算半個學者然則繼莊之所學所志其在是矣學者讀其書可不學其所學而志其所志乎光緒戊申十月後學順德鄧實識

光緒戊申十月初版

廣陽雜記二冊

定價洋一元

印行者

上海四馬路老巡捕房東惠福里口  
國學保存會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老巡捕房東惠福里內  
國粹學報館  
國粹叢編社

10

11

112